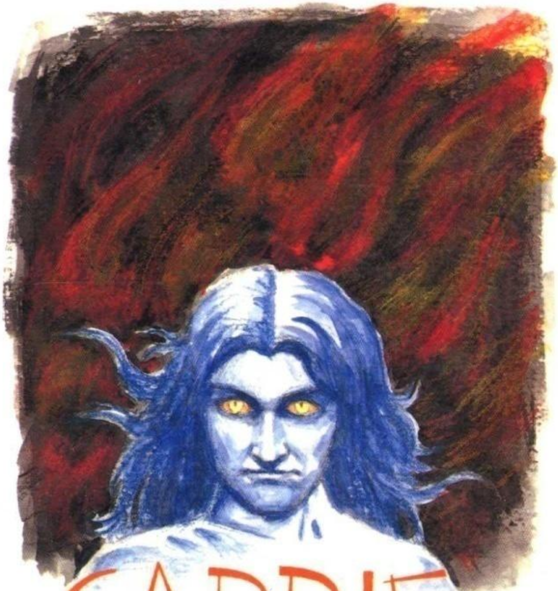


CARRIE

凯丽

〔美〕斯蒂芬·金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凯　　丽

〔美〕斯蒂芬·金　著
陈体仁　译
裴　妮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丽／（美）金（King，S.）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ISBN 7—5001—0432— 4

I. 凯… II. ①金…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834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林　燕

责任校对／李　荭

封面设计／常燕生

印　　刷／外文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5.875

版　　次／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1996 年 10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432－4/H·152　　定价：8.00 元

第一部　流血的嘲弄

1966年8月19日，在缅因州韦斯托弗出版的《创业》周刊上，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

石雨报道

据来自数人的可靠消息称，8月17日，在张伯伦镇卡林街，有一场石雨从碧空突降。石块主要落在了玛格丽特·怀特太太的住宅上，屋顶损坏严重，价值约25美元的两个檐槽和一个雨水管也被砸毁。怀特太太为一寡妇，与三岁的女儿凯丽塔同住。

无法与怀特太太取得联系，以获取她的评论。

事情发生时，没人真的感到惊奇，至少在潜意识中是这样，潜意识只会产生各种残暴的意念。从表面看，淋浴间里所有的女孩子都感到震惊、恐惧、羞耻，或只是高兴这狗娘养的怀特又吃苦头了。有些人也许会宣称自己当时感到惊讶，但她们肯定是言不由衷。凯丽与她们中的一些人从一年级起就是同学，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从那时就形成了，发展虽然缓慢却始终未变，符合支配人性的各种规律，各种反应也都是稳定地一步步发展，直到接近临界点。

当然，她们当时谁也不知道凯丽·怀特具有心灵致动的功能。

在张伯伦镇巴克尔街小学的一张课桌上，潦草地刻着这么几

个字：

凯丽·怀特吃屎。

更衣室里充满了叫声、回声和水溅在瓷砖上的那种空洞的声音。女孩们刚上完第一节排球课，早晨出汗不多，但汗味却很浓。

女孩们在热水下伸展和扭动着身躯，水发出类似哭泣的声音，轻轻地拍打着她们，细长的肥皂在她们的手中传来传去。凯丽郁闷地站在其中，像天鹅群中的一只蛤蟆。她身材矮胖，脖子、后背和臀部长满了小疙瘩，湿头发没有一点儿光泽；毫无生气地贴在脸上。她只是站在那里，微微垂着头，让水溅到身体上，然后顺势流下。她看上去活像一只替罪羔羊，一个永远的倒霉蛋，笨手笨脚总是出错的人，而她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总是闷闷不乐地希望尤恩高中能有单人淋浴间，也就是不是公共的淋浴间，像韦斯托弗或列文斯顿高中那样。她们盯着我看。她们总盯着我看。

莲蓬头一个个关掉了，女孩们走出去，摘掉五彩的浴帽，用毛巾擦干身体，喷上香水，留心看一看门上的挂钟。她们扣上胸罩的搭扣，穿上内裤。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水蒸气；若不是角落里雅库兹按摩水池潺潺作响，这地方倒真像是埃及的大浴室。叫声和嘘声与台球撞击的声音回荡在一起。

“——所以汤米把那事归罪于我，我——”

“——我和姐姐还有她的丈夫一起去的。他挖鼻子，她也挖，他们真是——”

“——放学后洗澡，然后——”

“——花点小钱不算什么，所以辛迪和我——”

她们那位身材苗条、胸部平坦的体育老师德斯佳汀小姐走了进来，伸长脖子快速扫视了一圈，麻利地拍了一下手。“凯丽，你还磨蹭什么？等死吗？还有五分钟就要打铃了。”她的短裤白得耀眼，双腿没有明显的曲线，但肌肉很发达。她脖子上挂着一个在

大学射箭比赛中赢得的银哨。

女孩们吃吃地笑了起来，凯丽抬起头，热气和持续嘈杂的水声使她的眼神有些迟钝和模糊。“啊？”

这声音好像奇怪的蛤蟆叫声，出奇地相像，所以女孩们又笑起来。苏·斯耐尔以魔术师表演精彩节目的速度从头上抽下毛巾，快速地梳起头来。德丝佳汀小姐向凯丽做了一个让她加快速度的手势，然后退了出去。

凯丽关掉了莲蓬头。它滴嗒了一会儿就不再出水了。

直到她走出来，她们才发现血正顺着她的腿往下流。

引自大卫·R. 康古列斯著《爆发的潜能：凯丽塔·怀特案例中有文献记载的事实和明确的结论》（图伦大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4 页：

勿庸置疑，人们没有注意到凯丽幼女时代表现出的心灵致动功能的具体征兆，其原因肯定是怀特和斯特恩斯在他们的论文《心灵致动：再次出现的疯狂才能》中提出的结论，即运用意念移动物体的能力本身只有在个人极度压抑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这种能力确实隐藏得很深；否则它怎么会数百年来仍无人知晓，只藏在江湖骗术的海洋中偶然露出其冰山的一角呢？

在此案例中，构成我们研究基础的，只是很少一些道听途说的证据，但这些已足以说明，在凯丽·怀特身上存在着心灵致动的巨大潜力。令人可悲的是我们现在都是事后聪明……

“月……经！”

这尖叫声首先出自克丽丝·哈根森。它撞到铺了瓷砖的墙上，反射回来，又撞上去。苏·斯耐尔使劲儿吞下自己的笑声，感到一种奇怪的、交杂着憎恶、恶心、恼怒和怜悯的焦虑。她看上去是那么迟钝，站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哪，你会认为

她从来没有——

“月……经！”

这成了一句不断重复的咒语。后面有一个人（在回声的丛林中，苏分辨不出是谁的声音，也许又是哈根森）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厌恶的语调沙哑地喊到：“堵上它！”

“月……经，月……经，月……经！”

凯丽麻木地站在正在形成的圆圈中间，水珠从她身上滚下。她就像一头耐心的公牛一般站着，明白这个玩笑是冲着她来的（总是这样），她虽然麻木，却也有些窘迫，但决没有惊讶。

当第一滴经血落在瓷砖上形成硬币大的暗色斑点时，苏心中泛起一阵恶心。“天哪，凯丽，你来月经了！”她喊道。“把你自己弄干净！”

“嗯？”

她牛一般环顾四周，头发贴在腮上，形成弯曲的头盔形状，一边肩头长着一团粉刺。年仅16岁，她的眼神中已明显地印上了捉摸不定的伤害的痕迹。

“她还以为是口红呢！”露丝·戈根突然隐隐狂喜地叫了起来，然后爆发出一串尖利的笑声。以后苏记起了这句话，认为它符合总的情况，但在当时的混乱中它只不过是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声音罢了。16岁了？她正在想，*她一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

更多的血滴了下来。凯丽仍然在她的同学中间迟钝地、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

海伦·希乐丝转过身，做出假装要吐的姿势。

“你在流血！”苏突然叫了一声，愤怒之极。“你在流血，你这个大傻冒！”

凯丽低下头看看自己。

她尖叫起来。

这声音在潮湿的更衣室中显得非常响。

一个月经棉塞突然打在她的胸部，然后啪的一声落在她的脚前。吸水棉上绽开了一朵红花，慢慢地扩展着。

随后，厌恶、轻蔑、惊恐的笑声似乎爆发得更激烈了，最后汇成了一股刺耳丑陋的声音，女孩们从手包中或墙上坏了的自动售货机中拿出月经棉塞和卫生巾，开始向凯丽狂轰滥炸。它们像雪片一样向她飞去，那单调的吼声变成了“堵上，堵上，堵上，堵上——”

苏也在扔，和其他人一样扔着、吼着，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她像是着了魔，那魔法霓虹灯似地闪动着：**这样做真的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没关系**。这魔法一直在闪光，发亮，使人心安理得，突然凯丽嚎叫起来，一边后退，一边挥动着手臂，发出吱吱咯咯的呻吟声。

姑娘们住了手，意识到突变和爆发终于开始了。回想起来，也就是在这一时刻有些人也许会说自己感到惊讶。因为很多年了，很多年来她们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夏令营中将凯丽的床单剪短；发现凯丽给腼腆的鲍比·波克特的情书，将它复印下来传阅；将她的内裤藏起来；把蛇放在她的鞋子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她按在水里；凯丽在数次自行车旅行中都顽强地跟在最后，一年被叫作“呆瓜”，第二年则被叫作“废物”，总是一身臭汗，却总赶不上队伍；在灌木丛中小便时让有毒的藤蔓蜇了，每个人都知道（嘿，挠屁股的，你的屁股痒吗？）；比利·普雷斯顿趁她在教堂打盹时把花生酱抹在她的头发上；掐她，在学校的过道中伸出脚来绊她；把书本从她的课桌上打掉，把色情画片塞进她的书包；凯丽在教会组织的野餐中笨头笨脑地跪下祈祷，身上那条细条旧布裙顺着拉链裂开一条缝，那声音就像狂风吹过豁口；凯丽总是接不住球，甚至在玩儿童足球游戏时也接不住；二年级上现代舞课时她摔了个嘴啃泥，磕掉了一颗牙；打排球时总是触网；袜子总是掉下来，衬衣腋下总渗出汗渍；还有那次克丽丝·哈根森放学后从闹市区的

克利果品店打电话问她是否知道猪屁的拚法是 C—A—R—R—I—E[*]：突然间，所有这一切达到了临界点。最后的恶作剧，粗鲁的行为，轻辱的语言，这些长久以来等待的临界点，终于出现了。突变。

她后退着，在新的静寂中发出凄厉的咆哮，肉呼呼的前臂交叉着护住脸，一个棉塞贴在她的耻毛中央。

姑娘们注视着她，眼睛中闪烁着严肃的光。

凯丽退到四个大淋浴隔间中一个的墙边，慢慢地瘫坐下去。从她的体内迸发出了缓慢、无助的呻吟。她的眼睛翻着白光，就像屠宰场中猪的眼睛。

苏缓缓地、犹豫地说：“我想这一定是她第一次——”

这时门砰地一声开了，德斯佳汀小姐冲了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41 页：

研究该问题的医学和心理学专家都认为，凯丽·怀特的月经初潮开始得异常晚，而且造成极大的身心创伤，这很可能是诱发她潜伏的特异功能的触机。

在时至今日的 1979 年，凯丽居然对成熟女性的月经周期一无所知，这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女孩的母亲居然在女儿年近 17 岁尚未初潮的情况下，也不去请教妇科医生。

然而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当凯丽意识到她的阴道口在流血时，她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全然没有月经的概念。

她的一位幸存的同学露丝·戈根说起一件事。在我们关心的事件发生前一年，她走进尤恩高中的女更衣室，看见凯丽正拿着

[*] 凯丽名字的英文拼法。——译注

一个月经棉塞在擦抹唇膏。当时戈根小姐说："你他妈的到底在干什么？"怀特小姐答到："这不是干这个用的吗？"戈根小姐说："对。就是。"露丝把此事告诉了她的一些女友（她后来对采访者说她认为此事"有些好笑"）。如果事后有人告诉凯丽她用来化妆的东西的真正用途，她显然会把这一解释当作又是企图捉弄她。这是她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事，所以她是非常提防的……

当姑娘们去上第二节课，铃声停下来时（有几个女孩在德斯佳汀小姐点名之前就从后门悄悄溜走了），德斯佳汀小姐采用了对待歇斯底里病人的常规做法：脆脆地掮了凯丽几个耳光，她不会承认这一动作给她带来的快感，当然也否认她把凯丽当作一个焦躁不安的胖猪。作为初执教鞭的老师，她仍然认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凯丽迟钝地看着她，脸部仍在扭曲和蠕动。"德……德……德斯……"

德斯佳汀小姐平静地说："站起来，站起来收拾一下。"

"*我会流血死掉的！*"凯丽尖叫着，一只手盲目地挥舞着，结果抓到了德斯佳汀小姐的白短裤，在上面留下了一个血手印。

"我……你……"体育老师厌恶地一下子皱起眉头，她突然拖起凯丽，把她扔到一边。"到那边去！"

凯丽在莲蓬头和安着投币式卫生巾自动售货机的墙之间摇摇晃晃地站着，身体前倾，乳房垂向地面，双臂无力地晃悠着。她看上去活像一只大猩猩。她的眼睛发着光，却空洞无神。

"现在，"德斯佳汀小姐咬牙切齿地强调着，"你拿出一条卫生巾……别管投币孔，它是坏的……抽出一条……他妈的，你会不会用呀！你这样子好像从没来过月经似的。"

"月经？"凯丽说。

她那副一无所知的神情太真实了，又充满了愚蠢和绝望的恐惧，让人无法无视或怀疑。一个可怕的黑色念头闪过德斯佳汀的

脑海。这不可能，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她自己刚过 11 岁就来了月经，当时她走到楼梯口兴奋地向下喊到：“嘿，妈妈，我戴上带子了。”

“凯丽？”她说，向她走了过去。“凯丽？”

凯丽向后一缩，躲开了她。就在这时，屋角放垒球棒的架子倒了下来，发出巨大的轰响，垒球棒四处乱滚，把德斯佳汀吓得跳了起来。

“凯丽，这是你第一次来月经吗？”

但是这一想法已经被证实了，她其实完全不必再问。那血是暗色的，很稠。凯丽的双腿上血迹斑斑，好像她刚跳过了一条血河。

“我疼死了，”凯丽呻吟着。“我的肚子……”

“会好的，”德斯佳汀小姐说。怜悯和自惭交织在一起，使她很不舒服。“你必须……止住血往下流。你——”

头顶上的灯闪了一下，灯泡发出咝咝声，随后砰地一声灭了。德斯佳汀小姐惊叫一声，接着觉得

（这该死的地方要陷下去了）

只要凯丽不高兴，这类事情准会发生，就像她浑身都是晦气似的。这个想法一闪即逝。她从已坏的卫生巾自动售货机中抽出一包，打开。

“看，”她说道。“像这样——”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54 页：

凯丽·怀特的母亲玛格丽特·怀特于 1963 年 9 月 21 日生下凯丽，当时的情景只能用古怪来形容。事实上，细心的学者在研究凯丽·怀特的案例之后，首先会有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感觉：凯丽是一个有史以来引起公众注意的最古怪家庭的惟一后代。

如前所述，拉尔夫·怀特死于 1963 年 2 月，他在波特兰一个

住宅建筑工地工作，被脱落吊钩的钢梁砸死。怀特太太在丈夫死后仍然独自住在张伯伦镇郊的平房中。

由于怀特夫妇近似疯狂的原教旨主义宗教信仰，在怀特太太服丧期间没有朋友登门看望。七个月后她临产时也是独自一人。

9 月 21 日下午大约 1 时 30 分，卡林街的邻居们开始听见从怀特家中传来的尖叫声。而警察直到下午 6 点之后才被叫到现场。我们对这一时滞可以有两种不太有吸引力的解释：一是怀特太太的邻居不想卷入警方的调查；二是她人缘太差，以至他们故意持观望态度。乔治亚·麦克劳克林太太是事发时住在卡林街的三位仍活着的人之一，只有她愿意与我交谈。她说她之所以没给警察打电话，是因为她以为这叫声是怀特太太在做礼拜时的“摇喊”。

警察在下午 6 时 22 分到达时，尖叫已变得无规律了。警官托马斯·G. 米尔顿在楼上的床上找到怀特太太，当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她遭到了袭击。床上浸透了鲜血，一把切肉刀扔在地板上。直到这时他才看见伏在怀特太太乳房上的婴儿，她还有部分躯体裹在胎衣中。她显然是自己用刀割断了脐带。

人们很难想象或相信这样一个假设，即玛格丽特·怀特太太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或甚至不清楚该词的含义，而 J. W. 本克森和乔治·费尔丁等现代学者又为这一假设找到了一个更合理的说明：在怀特太太的脑中这一概念是与性交这一“罪恶”根深蒂固地连在一起的，所以她根本不接受它。她可能根本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她身上。

我们至少有三封寄给一位住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的朋友的信，它们可靠地证明怀特太太从怀孕的第五个月起就认为自己的女性器官长了癌，不久就要去天堂与她的丈夫相会了……

15 分钟后，德斯佳汀小姐领着凯丽去了办公室，她庆幸所有的走廊里都空无一人。只有从关闭的门中传来低沉的讲课声。

凯丽的尖叫终于停止了，但她仍然有节奏地抽泣着。德斯佳汀最后还是自己给她垫上了卫生巾，并用湿纸巾为她擦净身体，给她穿上她那平平常常的纯棉内裤。

她两次试图解释有关月经的常识，但凯丽用双手捂住耳朵，一味地哭嚎。

她们走进办公室时，副校长默顿正从套间的里间走出来。因逃初级法语课而等待挨训的男孩比利·德劳伊斯和亨利·特伦南特正坐在那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进来，”默顿先生干脆地说。“进来。”然后他越过德斯佳汀小姐的肩头看着那两个男孩，他们正盯着她短裤上的血手印。“你们看什么？”

“血，”亨利说，笑声中带着某种空虚的惊奇。

“放学后留校两节课，”默顿厉声说。他也看见了那个血手印，不由地眨了眨眼。

他关上里间办公室的门，然后急忙在档案柜最上面的一个抽屉中翻找着学校意外事故表。

“你没事吧，嗯——？”

“凯丽，”德斯佳汀补充说。“这是凯丽·怀特。”默顿先生终于找到一张事故表，上面有一大块咖啡的污迹。“你不用填这个，默顿先生。”

“我想是蹦床出事了。我们刚……我不用填？”

“不用。但我认为今天应该让凯丽回家去。她刚刚经历了一件可怕的事。”她用眼睛示意了一下，他看见了，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好吧，行，如果你说应该这样。好，没问题。”默顿把表格塞回档案柜，使劲一关，却被抽屉夹住了拇指。他嘟囔了一声，然后优雅地快步走到门口，使劲拉开门，瞪了比利和亨利一眼，叫道：“菲什小姐，请给我们拿一张准假单，凯丽·赖特。”

“怀特，”德斯佳汀小姐说。

“怀特，”默顿回应了一声。

比利·德劳伊斯暗自嘻笑。

“放学后留校一周。”默顿吼了起来。他的拇指指甲下出现了一个血泡，疼痛难忍。凯丽仍在发出单调的哭声。，

菲什小姐拿来一张黄色的准假条，默顿用一支银色的铅笔在上面潦草地签上自己名字的缩写，同时因受伤的拇指受压疼得咧了一下嘴。

“你需要搭个车吗，凯希？”他问道。“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叫辆出租车来。”

她摇摇头。他厌恶地注意到她的一个鼻孔中有一大块绿色的鼻屎。默顿把目光移向德斯佳汀。

“我肯定她会没事的，”她说。“凯丽就住在卡林街。新鲜空气对她有好处。”

默顿把黄色的准假条递给凯丽，宽容地说：“你可以走了，凯希。”

“我不叫这个名字！”她突然尖叫起来。

默顿退了一步，德斯佳汀则好像被人从背后猛击一掌似地跳了起来。默顿桌上一个沉重的瓷烟灰缸（它是罗丹的“思想者”的造型，头部做成放烟头的托子）突然掉到了地毯上，好像要躲避她那叫声的力量。烟头和默顿的烟草洒在淡绿色的尼龙地毯上。

“你给我听着，”默顿试图使语气严厉一些。“我知道你不高兴，但这不等于我会忍受——”

“别这样，”德斯佳汀小姐平静地说。

默顿冲她眨了眨眼，然后粗暴地点了点头。作为副校长，他的主要工作是抓纪律，每当他履行职责时，都要试图塑造可爱的

约翰·韦恩*的形象，但并不十分成功。校方（在美国青年会晚餐会、家长教师联谊会活动和美国军团授勋仪式等场合，通常都是由校长亨利·格雷尔代表）一般称他为“可爱的默特”。而学生们则更倾向于叫他“办公室的那个唠叨屁眼”。但是，在家长教师联谊会活动或镇的会议上不可能有比利·德劳伊斯和亨利·特伦南特这类学生讲话的份儿，所以校方的称呼往往占了上风。

于是可爱的默特一边悄悄地护理自己被夹伤的拇指，一边微笑着对凯丽说，“如果愿意你可以走了，赖特小姐。要不你再坐一会儿，恢复一下？”

“我走，”她嘟囔着甩了一下头发，站起身来，打量着德斯佳汀小姐。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射出饱经沧桑后才有的忧郁目光。“她们嘲笑我。扔东西。她们总是嘲笑我。”

德斯佳汀只能爱莫能助地望着她。

凯丽走了。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默顿和德斯佳汀注视着她离去。然后，默顿笨拙地清了一下嗓子，小心地蹲下身子，将烟灰缸碎片扫到一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叹了一口气，厌恶地看着短裤上干了的酱红色血迹。“她来月经了。是初潮。在淋浴间。”

默顿又清了一下嗓子，脸色微微发红。他用来扫地的纸片舞动得更快了。“她是否有点……嗯……”

“初潮来得太迟了？是的。所以她才如此痛苦。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母亲……”这念头断掉了，一下子忘记了。“我想我处理得并不很好，默迪，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以为她会出血死掉。”

* 约翰·韦恩（1907—1979），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以长于扮演“西部硬汉”著称。——译注

他的目光锐利起来。

“我想直到半小时前，她都不知道月经是怎么回事。”

“给我那把小刷子，德斯佳汀小姐。对，就是那把。”她把刷子递给他，刷子柄上刻着“张伯伦镇五金木材公司永远不会拒绝你”的字样。他开始将地上的烟灰扫到纸上。“我想剩下的这些只能用吸尘器了。这块深色的痕迹真难看。我觉得我把烟灰缸放得很靠里。真奇怪它怎么会掉下来。”他的头撞在桌子上，赶快直起身来坐下了。“德斯佳汀小姐，我不相信哪所高中里会有一个四年级*的女孩子不知道月经是怎么回事。”

“我更难相信，”她说到。“但这是我对她的反应所能设想的惟一解释。她在学生中一直是个受气包儿。”

“嗯。”他把烟灰和烟头倒入垃圾筒，掸了掸手。“我想起来了。她是玛格丽特·怀特的女儿。肯定是。那么这件事就有点可信了。”他坐到办公桌后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人太多了。四、五年一过，他们都变成了一个模样。你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很容易犯。”

“确实如此。”

“等到你像我一样在学校呆上20年，”他郁闷地说着，低头看了一眼拇指上的血泡。“你看见一个孩子很眼熟，后来发现你第一年教课时曾教过他的父亲。玛格丽特·怀特上学时我还没有到这个学校来，对此我是庆幸万分。她曾对比森特太太说，愿上帝使她安息，上帝在地狱里为她保留了一个特制的火刑椅，因为她向孩子们讲授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她在这里上学时被停学两次，一次是因为她用手包打一位同学。传说是因为她看见这位同学吸烟。古怪的宗教观。非常古怪。”他那副约翰·韦恩的表情突然全没了。“其他的女生。她们真的嘲笑她了吗？”

“比这更糟。我进去时她们正在叫骂，朝她扔卫生巾。像撒……

* 美国的初中为二年，高中为四年。——译注

花生一样扔她。”

“啊，啊，天哪。”约翰·韦恩消失了。默顿先生变得面红耳赤。“你能说出几个名字吗？”

“能。但不是全部。有些人也许会供出其他人。克丽丝汀·哈根森显然是领头的，她一贯如此。”

“克丽丝和她的喽罗们。”默顿咕哝了一句。

“不错。蒂娜·布莱克，雷切尔·斯皮斯，海伦·希乐斯，唐娜·蒂博多和她妹妹玛丽·莱拉·格雷斯，杰西卡·厄普肖。还有苏·斯耐尔。”她皱了皱眉。“没想到苏也会这般恶作剧。她看上去不像是这种人，去捉弄……一个发育不全的人。”

“你同与这事有关的女孩谈过吗？”

德斯佳汀小姐不快地干笑了一声。“我把她们全轰出去了。我自己当时也不知所措，而凯丽又正在歇斯底里。”

“嗯。”他把手指抵成塔型。“你打算找她们谈吗？”

“是的。”但她的声音中露出一丝迟疑。

“我觉得你有些……”

“你的感觉可能没错，”她阴郁地说。“我自身也有短处，我知道这些女孩的感受。当时我都想抓住那姑娘，使劲摇晃她。也许有某种与月经有关的本能使女人想吼叫，我不知道。我一直盯着苏，观察她的神态。”

“嗯，”默顿先生明智地重复着。他对女人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讨论月经。

“明天我找她们谈，”她允诺着，站起身来。“各个击破。”

“好。以罪量刑。如果你要把什么人打发到，噢，到我这里，尽管打发。”

“我会的，”她感激地说。“顺便说一句，我想安慰她时，一盏灯灭了。真是祸不单行。”

“我马上就派修理工去，”他答应道。“谢谢你能尽力尽责，德

斯佳汀小姐。请你让菲什小姐把比利和亨利叫进来。”

“没问题。”她走了。

他向后一靠，把这件事完全抛在脑后。当比利和亨利蹑手蹑脚溜进来时，他愉快地怒视着这两个超级逃课大王，准备严厉地训斥他们一顿。

正像他多次对亨利·格雷尔所说，他的午饭是逃学的学生。

在张伯伦初级中学的一张课桌上,潦草地刻着: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的，糖是甜的，凯丽·怀特是吃屎的。

她沿着尤恩大道走下去，在街角穿过红绿灯就是卡林街。她垂着头，努力什么也不去想。经期腹痛引发了一阵阵痉挛，使她走起来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活像一辆汽化器有毛病的汽车。她盯着人行道，水泥里的石英粒闪闪发光。粉笔画的跳房子格子在雨后已褪去不少，显得有些古怪。嚼过的口香糖被踩得扁扁的。还有几张锡纸和糖纸。她们都恨我，从没停止过。她们永远不厌烦。地缝里有个硬币。她踢了一脚。想象克丽丝·哈根森浑身是血，尖叫着求饶。耗子在她脸上到处抓着。好。好。真不错。地上有一摊狗屎，上面还有一个脚印。一捆被孩子们用石头砸过的发黑包装纸。烟头。用石头，用石头砸破她的脑袋。砸破她们所有人的脑袋，好。好。

（救世基督是温和的和逆来顺受的）

妈妈认为这样对，这样好。反正她不必日日月月年年都在狼群中行走，成为嘲笑、愚弄、指指点点或讽刺的对象。妈妈不是说过审判日（那个星座的名字应该叫苦艾，她们将受到蝎尾鞭的鞭笞）和手执利剑的天使总会来临吗？

如果审判日就是今天，那该多好！如果基督不是带着羔羊，手执牧杖，而是双手各拿一块大石头，扔向那些嘲弄她的人，根除

邪恶，呼啸着消灭邪恶，那该多好——一个以血还血、正义的可怕的基督。

如果她就是他的利剑和他的臂膀该有多好。

她一直试图去适应。她一直在各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反抗妈妈，从她夹着《圣经》离开卡林街那个小屋，离开那个受约束的环境去巴克尔街的小学校上学的第一天起，她就试图抹去妈妈在她周围划出的红色戒圈。她仍能记得那一天，她在学校食堂吃午餐前跪下时那些凝视的目光和突然降临的、可怕的寂静——从那天起嘲笑就开始了，并延续了以后的这么多年。

那个红色的戒圈就像血一样——不管你怎样刮呀擦呀，它依然存在，不会消失，不会干净。她以后再也没在公共场合下跪过，虽然她并没有告诉妈妈。但是当初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她的和她们的记忆里。在整个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期间她都拚命地反抗母亲，而且她是靠缝纫挣钱自己支付全部夏令营费用的。母亲阴沉地告诉她这是罪恶，这是卫理公会、浸礼会和公理会组织的，这是罪恶和堕落。她禁止凯丽在营中游泳。但她还是游了，而且当她们把她按在水中时还笑起来（直到她无法呼吸，而她们再三地把她按在水中，她感到了惊恐，于是尖叫起来），她还试着参加营中的各种活动，但她们用各种各样的恶作剧来捉弄“作祷告的老凯丽”，因此她比别人早一周眼睛红肿着坐公共汽车回家了。妈妈在车站接她，她冷酷地对凯丽说要珍视这次受惩罚的经历，这是妈妈无事不知、妈妈绝对正确的证据，要获得安全和拯救就只能呆在红色的戒圈内。“因为逆境是通向上帝之门”；在出租车里母亲冷酷地说到。到家后她就把凯丽赶到壁橱里关了六个小时。

妈妈当然严禁她与其他女孩一起洗澡；凯丽把洗浴用品藏在学校更衣室里，还是这样做了。她参加这种使她感到羞耻和窘迫的裸体仪式，只是希望她四周的戒圈能隐退一些，哪怕只是一点点——

（但是今天，啊，今天）

五岁的汤米·厄伯特正在街对面骑自行车。他是一个看上去很认真的小男孩，骑着一辆20英寸、有鲜红色支地轮的施温牌车，正轻轻哼着“斯库比，你在哪儿？”他一看见凯丽，就大为高兴地伸出舌头。

“嘿，丑八怪！祷告的老凯丽！”

凯丽瞪着他，突然火冒三丈。自行车的轮子摇晃起来，一下子倒了下去。汤米尖叫着，自行车压在他身上。凯丽笑着继续往前走。汤米的哭嚎声在她的耳中就像刺耳但甜蜜的音乐。

如果她想到什么，什么就能发生该有多好。

（试试看）

她在离家还有七幢房子的地方突然站住了，眼神木木的。在她身后，汤米满脸眼泪地爬上自行车，抚摸着擦伤的膝盖。他向她喊着什么，但她毫不在乎。她已被那些比他在行得多的专家骂惯了。

她一直在想：

（死孩子，你摔下来，摔下来，摔烂你的死脑袋）

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脑子……她琢磨着用什么词。发力了。这个词并不十分恰当，但已相当贴近了。是有一种奇怪的精神上的弯曲，就像提拉哑铃的曲肘似的。这个比喻也不十分贴切，但她只能想到这些。一个没有力量的肘。弱小婴孩的肌肉。

发力。

她突然使劲盯着约拉蒂太太的大玻璃窗。她想：

（那个愚蠢、邋遢的老母狗，打破这扇窗）

什么也没发生。约拉蒂太太的大玻璃窗依然在早晨九点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凯丽的腹部又是一阵痉挛，她继续往前走了。

可是……

那灯泡，还有那烟灰缸；别忘了那烟灰缸。

她回过头去。

（*那老母狗恨我妈妈*）

似乎又是什么东西弯曲着……但很微弱。她流动的思绪抖动起来，好像里面更深的源头突然冒出了水泡。

那扇大玻璃窗似乎出现了波纹。但仅此而已。也许是她的眼睛作怪。*也许*是。

她开始感到疲倦和头晕，头砰砰直跳，开始痛起来。她的眼睛发热，好像刚刚把《启示录》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她继续沿着马路走向一座有蓝色百页窗的白色小屋，一种混杂着恨、爱和恐惧的熟悉感回荡在她心里。长春藤爬满了这小平房的西墙（他们总是称它小平房，因为叫白宫*太有点像政治笑话，而妈妈说所有的政客都是疯子和罪人，他们实际上把国家交给了不信上帝的赤色分子，这些人会让所有的基督徒——甚至那些天主教徒——通通陷入绝境），长春藤美丽如画，她*知道*这一点，但有时她讨厌它。有时，比如现在，这些长春藤就像一只诡秘的巨手，长着粗粗的血管，从地下伸出，抓住这幢房子。她步履蹒跚地向它走去。

当然还有石头的事。

她又站住了，对着日光无生气地眨着眼。石头。妈妈从不谈论这事；凯丽甚至不知道她的妈妈是否还记得天降石雨的那一天。很奇怪她自己居然还记得。那时她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几岁？三岁？还是四岁？还有那个穿着白色游泳衣的姑娘，后来石雨就降临了。房子里的东西飞了起来。记忆突然闪烁起来，变得清晰了。它好像一直存在着，蛰伏着，等待着某种精神上的青春期。

也许，就是等待今天。

---

* 此处为谐音，因为凯丽姓怀特（White），此字在英文中又是白色的意思，因此怀特家的房子（White House）也可以有“白宫”之意。——译注

引自杰克·加弗著《凯丽：心灵致动功能的黑色发端》（载于《老爷杂志》，1980 年 9 月 12 日）：

埃丝特尔·霍兰已在圣地亚哥郊区整洁的帕里什小镇住了 12 年，从外表看她是一位典型的加州女士：身穿一条艳丽的印花直筒连衣裙，戴着烟色的墨镜；满头金发中夹着几缕青丝；她开一辆轻巧的紫红色大众五型汽车；油箱盖上有一个微笑的图案，后窗上贴着一个要求保护生态的绿色旗帜。她的丈夫是美洲银行帕里什分行的经理；她的一对儿女是南加州“阳光与欢乐”俱乐部的会员，在沙滩上晒得黝黑。在收拾得很漂亮的小后院里，放着一个日本式炭炉，门铃唱着《嘿，朱迪》副歌中的一句。

然而在霍兰女士的内心深处，仍保留着新英格兰人那种因土地贫瘠而养成的性格。当她谈起凯丽·怀特时，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苦恼的表情，与其说是像南加洲的凯鲁亚克*，倒不如说是更像阿克汉姆的洛夫克拉夫特**。

“她当然是个怪人，”埃丝特尔·霍兰说，刚掐灭一支弗吉尼亚女士香烟，又点燃第二支。“她们全家都是怪人。拉尔夫是建筑工人，街坊说他每天都带着一本《圣经》和一支 0.38 口径的左轮手枪上班。他在休息喝咖啡和午餐时看《圣经》。手枪则是为可能遇到的反基督教分子准备的。我亲眼见过他那本《圣经》。至于左轮手枪……那就天知道了。他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大块头，总是剃个平头。他看起来总是恶狠狠的。你不敢正视他的眼睛，一次都不敢。它们太有神了，像是在发光。只要他迎面走过来，你就想马上溜到马路对面去，你甚至不敢在他背后吐舌头，真的不敢。他

* 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美国诗人、小说家，“垮掉的一代”运动的领袖和发言人。主要作品为《在路上》等。——译注

** 洛夫克拉夫特（A. P. Lovecraft，1890—1937）：美国作家，20 世纪写惊险传奇的名家之一。时间和空间脱节是他的神话故事的主题。代表作品为《查尔斯·沃德案件》和《在疯狂的山上》。——译注

就是这么瘆人。”

她停了一下，向天花板上横着的仿红木横梁吐着烟圈。埃丝特拉·霍兰在卡林街一直住到 20 岁，在莫顿的列文商学院走读。她对石雨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有时，”她说，“我怀疑是自己引起了那场石雨。她们的后院与我们相邻，怀特太太种了一排树篱，但那时它还没有长起来。她好几次给我妈打电话，抱怨我在我家后院的“表演”。可是我的游泳衣是相当正统的——按现在的标准甚至是太保守了——就是老式的简森牌，不是三点式的。怀特太太没完没了地抱怨这对‘她的孩子’太不像话。我母亲……嗯，她试图做到有礼貌，但她的脾气很暴躁。我不知道玛格丽特·怀特说了些什么——猜想是叫我巴比伦娼妓——终于使她克制不住了，我母亲告诉她这是我家的后院，如果我们母女都乐意，我尽可以在那里光着身子跳肚皮舞。她还说她是个满脑子长蛆的老妖婆。当时她骂了很多话，这是最后的话。

“我当时就想立刻停止日光浴。我讨厌惹事生非，它让我反胃。但是我妈她一旦介入事端，就成了难缠的人。她从店里买了一件白色的比基尼，一点儿小，告诉我这样可以全身晒到太阳。她说：‘不管怎么样，这不过是我们自己后院的私事，别人管不着’。”

埃丝特尔·霍兰想起这些往事，微微一笑，捻灭了手中的烟。

“我想和她争论，告诉她我不想再惹事了，不想成为她们后院之战的卒子，但无济于事。我妈非想做某件事时，要阻止她比让一辆没有闸但正冲下山坡的大卡车停下来还难。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我很怕怀特家的人。千万不能与真正的宗教狂开玩笑。拉尔夫·怀特是死了，但万一玛格丽特还带着那把枪怎么办?

“但是星期六下午我还是在后院铺了条毯子，涂上防晒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排行榜。我妈讨厌那玩艺儿，往常至少要向我嚷两次，让我关掉它，否则就会火冒三丈。但是那天她自己

却两次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大。我开始感觉自己真是个巴比伦婊子了。

“可是怀特的房子里并没有人出来。那老女人也没有出来晾衣服。这是另一个话题——她从不在后花园的衣架上晾内衣，包括凯丽的，那时她才三岁。总晾在房子里。

“我开始松弛下来。我猜想玛格丽特一定带着凯丽到公园野外向上帝祈祷去了。于是过了一会儿，我翻过身平躺着，一条胳膊放在眼睛上，打起盹来。

“我醒来时，凯丽正站在我旁边，低头看着我的身体。”

她停下来，皱着眉头。外面，来往的汽车声从未间断过。我可以听到我的录音机发出低低的嘶嘶声。但它似乎显得太尖利、太刺耳了，就像覆盖在一个更暗淡世界——一个恶梦频繁的真实世界——表面的廉价的光泽。

“她那时是那么漂亮，”埃丝特尔·霍兰回忆着，又点上一支烟。“我见过几张她高中时的照片，还有登在《新闻周刊》上那张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我看着它们，我能想到的只是，上帝！她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个女人对她做了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恶心、难过。她小时候是那么漂亮，粉红的脸蛋上一双褐色的眼睛亮晶晶的。金发是长大会变暗、变成灰褐色的那种。形容她最适当的词是可爱。可爱、活泼、天真。她母亲的病态还没有太深地影响到她，那时还没有。

“我惊醒过来，想笑一笑。当时很难决定该怎么做。我被太阳晒得麻木了，脑子也迟钝了。我说了声‘你好’。她穿着一条黄色的小裙子，很可爱。但夏天小女孩穿那裙子有点儿太长了，一直拖到踝骨。

“她并没有报以微笑。她只是指着问，‘那是什么？’

“我低头一看，原来我睡觉时上半截乳罩滑落了。我一面整理一面说，‘凯丽，这是我的乳房。’

“这时她说——非常严肃地：‘我希望我也有。’

“我说：‘你还要等一段时间，凯丽，你还要过……八、九年才能长出来。’

“‘不，我不会长，’她说。‘妈妈说好姑娘不长。’作为一个小姑娘她看上去有点怪，有些悲哀，又有些自以为是。

“我几乎不能相信她的话，所以脑子里想什么就脱口而出了。我说：‘可我是个好姑娘。难道你妈妈就没有乳房吗？’

“她低下头很轻地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清楚。我请她重复一遍，她挑衅地看着我说，她妈怀上她，是个坏女人，所以她长乳房。她把它们叫作脏枕头，好像这是一个词似的。

“我简直不能相信，目瞪口呆。我想不出什么话来，于是我们就互相对视着，我想做的就是抱起这个可怜的小东西逃之夭夭。

“就在这时，玛格丽特·怀特从后门出来，看见了我们。

“开始她只是瞪大眼睛看着，似乎不相信，随后就开口吼叫起来。我一辈子也没听见过这么难听的声音，像雄鳄鱼在沼泽地中发出的声音。她吼叫着，怒不可遏。癫狂的愤怒。她的脸红得像消防车，手捏成拳头挥舞着，向天空吼叫。她全身颤抖着，我以为她中风了。她脸上的五官挤作一团，就像是一头怪兽的脸。

“我以为凯丽会晕倒，或当场死去。她完全屏住了呼吸，小脸憋成软奶酪的颜色。

“她母亲喊叫道：‘凯…………丽！’

“我跳起身来回敬道：‘别这样冲她喊！你应该感到羞愧！’尽是这些傻乎乎的话。我记不得了。凯丽开始往回走，一会儿停下来，一会儿又走起来，就在她跨过我家和她家的草坪连接处时，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哦，可怕。我无法形容它。希冀和仇恨和恐惧……还有凄惨。似乎生活本身像石头一样砸在她身上，就在三岁的时候。

“我母亲走到了后露台上，她看见那个孩子，脸色就变了。而

玛格丽特，哦，她尖声地叫骂着破鞋娼妓之类的词，和祖宗十八代犯下的罪孽。我的舌头木讷得就像一根干草。

“有那么一瞬间，凯丽站在两个院子之间，踌躇不定，接着玛格丽特·怀特抬起头，我向基督发誓这个女人在对天吠叫。然后她就开始……打自己，抽自己。她挠自己的脖子和脸，挠出许多红色的道道，还撕扯自己的衣服。

“凯丽尖叫着‘妈妈！’向她奔去。

“怀特太太蹲下身子……有点像蛤蟆，她的手臂一下子伸得很开。我想她是要撞凯丽，我尖叫起来。这个女人狞笑着。狞笑着，耷拉下腮帮子。哦，我当时觉得很恶心。上帝，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她抱起她走进房间。我关掉了收音机，我能听见她的声音。只是一些话，不是全部。你不用听见所有的话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祈祷、呜咽和尖叫。疯子般的声音。玛格丽特让小女孩把自己关进壁橱里祷告。小女孩哭着喊着说她错了，她忘了。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和母亲只是对视着。我从未见过妈妈气色那么坏，父亲死时都没那样。她只说了一句‘那孩子——’就停住了。我们进了房间。”

埃丝特尔站起来走到窗前，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穿着袒露着背的黄色太阳裙。“真像又重新经历了一次”，她说，仍然背对着我。“心里又是火冒三丈。”她笑了一声，两手交叉托着肘。

“哦，她那时真漂亮。从这些照片上根本就认不出来。”

外面的汽车熙熙攘攘，我坐在那里，等待她讲下去。她使我想到一个撑杆跳选手看着横杆，怀疑是否放得太高了。

“妈妈煮了苏格兰茶，很浓，加上牛奶。每次我像假小子一样疯玩，被人推进荨麻丛中，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时，她都给我煮这种茶，它很难喝。但我们还是面对面坐在厨房的角落里喝着。她穿一件旧的家常衣服，背后的贴边已经开线，而我还是穿着那件

巴比伦婊子的三点式泳装。我想哭，但因为这一切太真实，反而哭不出来，它和看电影不一样。有一次我在纽约看见一个醉鬼，牵着一个穿蓝裙子的小姑娘。那女孩哭得鼻子都红了。醉鬼有甲状腺囊肿，脖子像汽车内胎一样。脑门中间还有一个大红包。他的蓝色哔叽上衣上挂着一条长长的白线。所有的人都来去匆匆，所以，如果你也这样做，很快就再也看不见他们了。那也是真的。

“我想把这告诉妈妈，但我刚张嘴，那件事就发生了……我想就是你想听的那件事。外面传来一声巨响，我家餐柜中的杯子都跳了起来。它既是声音又是感觉，沉重而实在，好像有人刚把一个铁保险箱从房顶上推下来。”

她又点了一支烟，开始快速地喷吐起来。

“我走到窗前，向外望去，但什么也没看见。我正准备回过身，又有一个东西掉了下来。阳光在上面闪烁，一瞬间我还以为是一个玻璃球。它砸在怀特家的房檐上，砸得粉碎，原来不是玻璃球，而是一大块冰。我正要转身去告诉妈妈，它们一股脑都落了下来，像一阵淋浴。

“它们落在怀特家的房顶上，前后草坪上，她家地窖的门上。那门是铁皮的，第一块冰砸在上面，发出‘嘭’的巨响，就像教堂的钟声。我和妈妈都尖叫起来。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像暴风雨中的两个小女孩。

“然后它停下了。她们的房子里没有一点动静。你可以看见，在阳光里，溶化的冰水从她们房子的斜瓦上滴落下来。一大块冰还卡在屋顶的拱角和小烟囱之间。它的反光太强烈了，把我的眼睛都刺痛了。

“妈妈刚开始问我是否一切都结束了，玛格丽特就尖叫起来。这声音我们听得十分真切。它比以前更难听，因为这次还夹杂着恐惧。然后又是乒乒乓乓的声音，好像她把屋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砸向小女孩。

“后门‘砰’地一声开开，又‘砰’地一声关上。没有人出来。尖叫声更激烈了。妈妈让我去给警察打电话，但我却动弹不得，好像被定在那里了。科克先生和妻子弗吉尼亚从房里出来，走到自家的草坪上观望。史密斯夫妇也出来了。不久，凡是在家的街坊都出来了，甚至连住在一个街区以外的耳聋的沃里克老太婆也来了。

“东西开始发出剧烈碰撞和破碎的声音。瓶子、玻璃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后来侧窗打开了，一张餐桌出来了一半。上帝作证，那是一张很大的红木桌子，上面还拖着窗帘，足有300磅。一个女人——即便是一个大个女人——怎么能扔动这家伙？”

我问埃丝特尔是否有所暗示。

“我只是讲述事实，”她坚持着，突然有些迷惘的样子。“我不要求你相信——”

她似乎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声调平板地接着说：“大约在五分钟时间里什么事也没有。屋檐还在往下滴水。怀特的草坪上都是冰。它融化得很快。”

她发出一声短促的干笑，掐灭了烟头。

“当然化得快，当时是八月。”

她漫无目的地走向沙发，又转身离开。“然后就是石头。突然从碧蓝碧蓝的天上落下。呼啸着，尖叫着，就像炸弹一样。我妈叫了起来，‘怎么回事，看在上帝的份上！’并用手捂住头。但我还是不能动弹。我看见这一切，但就是不能移动身体。不过这并没有关索，因为它们只落在怀特家的地皮上。

“一块石头击中了雨水管，然后落到了草坪上。其他石头把房顶砸出许多洞，落入了阁楼。每块石头击中房顶时，房顶都发出嘎嘎的声音，扬起一片尘土。还有的石头砸在地上，一切都在震动。你会觉得它们就落在你脚边。

“我们的瓷器发出叮当的声音，时髦的威尔士梳妆台摇晃起

来，妈妈的茶杯掉在地板上碎了。

“石头把怀特家的后草坪砸出很多大坑。怀特太太从镇那头雇了一个清洁工把石头拉走。住在那条街上的杰瑞·史密斯塞给了清洁工一美元，让他从石头上砸下来一小块。他把它送到了 B 大学，他们看了石头，说就是普通的花岗岩。

“最后一阵石雨中，有一块石头击中了她们后花园里的一张小桌子，把它砸得粉碎。

“但是没有，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她们的宅院之外。”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背对窗户看着我，她的脸由于回忆往事而显得憔悴，一只手无意识地摆弄着随意但时髦的蓬松短发。“当地报纸并没有详细报道。当报道张伯伦镇新闻的比利·哈里斯到场时，她已经把房顶修好了，所以当人们告诉他石头穿透房顶而落时，我想他一定以为我们在骗他。

“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件事，甚至现在也是如此。你和所有读你的书的人希望可以对此一笑了之，认为我又是一个傻子，让太阳晒昏头了。但这事确实发生过。那个街区的很多人目睹了这件事，它和醉鬼领着哭红鼻子的小女孩一样真实。而且现在又发生了这另一件事。同样谁也不能对此一笑置之。死的人太多了。

“而且这不仅是发生在怀特宅院里的事了。”

她微笑了一下，但全无一丝笑意。她说：“拉尔夫·怀特保了险，所以玛格丽特在他死后得到一大笔钱……双倍的补偿。他还给房子保了险，但她并没有拿到一分钱。这损失是上帝造成的。罪有应得，是吗？”

她轻轻地笑了一声，但同样毫无笑意……

在凯丽·怀特在尤恩高中使用的笔记本中，发现有一页反复抄着这么一段歌词：

每个人都猜想 / 这孩子不会有福享 /

除非她最终看到她和大家都一样……

凯丽走进房子，关上门。明亮的阳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褐色的阴影、清凉和滑石粉呛人的气味。仅有的声音来自起居室里黑森林杜鹃挂钟的嘀嗒声。这钟是妈妈用现钞买的。六年级时，她曾想问妈妈钞票是否邪恶，但她没有这个胆量。

她走进前厅，把衣服挂在衣柜里。衣钩上方有一幅夜光画，画着围坐在餐桌旁的一家人，上方幽灵似的耶稣在飞翔。下面是标题（也是夜光的）：*看不见的客人*。

她走进起居室，站在褪了色、开始磨光露白的地毯中央，闭上眼睛，注视着黑暗中飞舞的斑点。她的太阳穴隐隐作痛，她感到晕眩。

一个人。

妈妈在镇中心的洗衣房工作，操作快速熨衣机和叠衣机。自凯丽五岁起她就在那里工作了，那时因父亲的事故得到的抚恤金和保险金已所剩无几。妈妈的工作时间是早晨7点半到下午4点。洗衣房的人不信上帝。妈妈对她说过很多次。那个叫埃尔顿·默特的工头尤其不信上帝。妈妈说撒旦已经为埃尔特（洗衣房里大家都这么叫他）在地狱里准备了一块地方，戒律特别严。

一个人。

她睁开眼。起居室里有两把直背椅，还有一个带灯的缝纫台，凯丽晚上有时在那里做衣服；而妈妈则一边编织花边，一边谈论着神降。黑森林杜鹃钟挂在对面的墙上。

起居室里有很多宗教画，凯丽最喜欢的一张挂在她椅子上方的墙上，画的是耶稣在山坡上牧羊，那山坡就像里弗塞德的高尔夫球场一样绿草如茵。其他的画就没有这般平和了：耶稣把钱商赶出神庙，摩西把诫板掷向膜拜金牛的人，怀疑一切的托马斯将手放在耶稣的伤口上（哦，这幅画具有恐怖的魔力，她小时候常

常因为它做恶梦！)，诺亚方舟在挣扎的、濒于溺死的罪人上面漂浮着，罗得及其家人正从烈火焚烧的所多玛和蛾摩拉城逃离。

在一张小木桌上，有一盏灯和一摞小册子。最上面的散页上画着一个罪人(他挣扎的表情一览无遗地暴露出其精神的卑下)，背负巨大的石头还试图爬行。标题赫然写着：**到那天石头也不容他藏身！**

但是真正主宰房间的，是对面墙上那个巨大的塑料十字架，足有四英尺高，是妈妈专门从圣路易斯邮购来的。钉在上面的耶稣被定格成一副怪诞的样子，因痛苦而肌肉抽搐、呲牙咧嘴，嘴像是在呻吟似地耷拉着。从他头上那顶用荆棘编成的冠冕到他的额头，都沾满了鲜血。充满痛苦的双眼按中世纪的表现方式向上翻着。双手也浸满了血，双脚被钉在一个小塑料平台上。这个躯体也给凯丽带来无数的恶梦，在梦中，遍体鳞伤的耶稣手执木槌和钉子在梦幻的走廊里追逐她，恳求她背起十字架和他一起走。只是最近这些梦变得更难理解，也更可怕。梦中人不再貌似凶手，但更凶恶。

一个人。

她的大腿、腹部和私处渐渐不那么痛了。她不再以为自己会流血致死。这个词叫月经，一下子它变得符合逻辑和必然了。这是她的每月时光，在起居室庄重的沉寂中，她发出奇怪的咯咯的笑声。这听起来好像是智力抢答。你也可以在每月时光节目中赢得一次费用全免的百慕大旅行。就像对石雨的记忆一样，月经的知识好像一直就在一个地方等候着，被掩盖着，但却在等候你。

她转过身，步履沉重地上楼去。浴室是木地板的，擦得已近乎白色(清洁仅次于虔诚)，还有一个带兽爪支脚的浴缸。镀铬水龙头下方的瓷上有一些锈迹。没有淋浴设备。妈妈说淋浴是罪过。

凯丽走进浴室，打开毛巾柜，有目的地仔细寻找着，小心不弄乱任何东西。妈妈的眼睛很尖。

那个蓝盒子放得很靠里，在不再用的旧毛巾后面。盒子的侧面是一个身着轻薄长袍的女人剪影。

她抽出一张卫生巾，好奇地看着。她曾用它抹掉口红，她把它们和口红一起塞在手包里——有一次就在街拐角。现在她想起（或仿佛曾见过）那些困惑、惊讶的目光。她的脸直发烧。她们曾告诉过她。红晕变成了愤怒的苍白。

她走进自己的小卧室。这里也有许多宗教画，但是羔羊多些，天罚的场面少些。一面尤恩学校的校旗钉在她的梳妆台上方。梳妆台面上放着一本《圣经》和一个塑料的耶稣像，它在幽暗中发着光。

她开始脱衣服，先是衬衫，然后是讨厌的齐膝的长裙、衬裙、紧身褡、内裤、吊袜带、袜子。她带着十分厌恶的表情看着这一堆厚重的衣物，各种纽扣和松紧带。在学校图书馆里有一摞旧杂志《十七岁》，她经常翻阅它们，脸上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满不在乎的表情。那些模特穿着刺激的短裙、连裤袜、镶花边有图案的内衣，显得无拘无束，潇洒极了。当然“无拘无束”也可以说是“水性杨花”，这是妈妈在描述她们时最爱用的词（她知道妈妈会说什么，哦，毫无疑问）。这会使她感到难为情，她知道这一点。裸体、邪恶、暴露癖的罪名。微风淫荡地吹拂着她的大腿，激起欲望。她也知道她们会知道她的感觉。她们总是知道。她们会使她感到尴尬，粗鲁地把她仍然当作小丑对待。这是她们的做法。

她可以，她知道她本可以是

（什么）

另一种样子。她的腰之所以很粗，是因为她时时感到痛苦、空虚、无聊，所以充填那个可以打哈欠、吹口哨的窟窿的惟一办法，就是吃、吃、吃。但她身体的中间部分并不太大。她的身体中的某种神秘力量不让她太过分。她认为她的腿还是很漂亮的，可以和苏·斯耐尔或维基·汉斯康姆媲美。她可以

（什么、哦、什么、哦、什么）

可以不吃巧克力，她的粉刺也会消失。它们总是这样。她可以做做头发。买连裤袜和蓝的、绿的紧身衣。按照名牌服装的纸样来做短裙和连衣裙。那不过是一张公共汽车或火车票的钱。她可以，可以，可以——

充满生气。

她扯开厚棉布乳罩，任它落下。她的乳房是奶白色的，挺立、光滑。淡褐色的乳头。她让双手在上面游走，一阵轻微的颤动传遍了全身。哦，邪恶、败坏。妈妈告诉过她有一种东西。它是危险、古老、不可言喻的魔鬼。它可以使你感到虚弱无力。小心，妈妈说。*它在夜晚出现。它会让你想到出没于停车场或路边旅馆的魔鬼*。

但是，尽管现在只是早晨 9 点 20 分，凯丽认为那个东西已经降临了。她用手又一次抚摸自己的乳房（脏枕头），皮肤很凉，但乳头滚烫，而且硬梆梆的，她捻动它时，感到浑身无力发软。对，这就是那个东西。

她的内裤血迹斑斑。

她突然感到想嚎啕大哭，尖叫，或把那个东西从体内抓出来，打它，踹它，杀死它。

德斯佳汀小姐给她垫上的卫生巾已经皱成一团，她小心地又换了另一条。她知道她有多糟，她们有多糟，她多么恨她们和自己。只有妈妈是纯洁的。妈妈同恶人斗，消灭了他。凯丽在梦中见过这场战争。妈妈用扫帚把他赶出前门，恶人逃离卡林街，遁入黑暗之中，他的蹄子在水泥地上溅出红色的火星。

她的妈妈已经把那个东西拽出了自己的身体，所以她是纯洁的。

凯丽恨她。

她从挂在门背后的小镜子里瞥见了自己的脸，这个镜子镶着

俗气的绿色塑料框，它只适于梳头用。

她恨自己的脸，这张愚钝、毫无生气、呆头呆脑的脸，无神的双眼，红得发亮的粉刺，一团团黑疣子。她最讨厌自己的脸。

镜子里的形象突然被齿形的银色裂口分开了。镜子掉在地上，就在她的脚前摔得粉碎，只剩下塑料框像瞎子眼睛一般瞪着她。

引自奥格尔维的《心灵现象辞典》:

心灵致动是一种通过精神力量移动物体或造成物体变化的能力。据可靠报道，这种现象发生在危机或遭受压抑的情况下，如使汽车从被压住的人体上或瓦砾从倒塌的建筑物中漂浮起来。

这种现象常常被误认为吵闹鬼作祟，其实吵闹鬼是一种快乐的精灵。应该指出吵闹鬼是否存在尚有怀疑，而心灵致动则被认为是有实例的精神功能，可能具有电化学的性质……

他们的做爱结束了，苏·斯耐尔坐在汤米·罗斯的 63 型福特车后座上，慢慢地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凯丽·怀特。

这是星期五晚上，汤米（他正心事重重地望着后窗外，任凭短裤吊在脚踝上，这场面有些滑稽，但很可爱）带她去玩保龄球。当然，这只是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借口。而他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想着要私通。

从去年 10 月开始（现在是 5 月），她就多少固定地与汤米约会了，但他们成为情人只有两个星期。七次，她纠正自己，今晚是第七次。还没有焰火，没有乐队演奏“星条旗永不落”，但感觉已经好些了。

第一次简直痛得要死。她的女友海伦·希乐斯和珍妮·高尔特都曾干过，她们都向她保证，只疼一分钟，就像打一针青霉素，然后就会飘飘欲仙了。然而她的第一次就像被锄柄杵了似的。后

来汤米笑着向她坦白，说他把避孕套戴反了。

今晚是她第二次开始觉得有些快感，但好景不长。汤米尽力坚持长久些，但随后也就……完事了。就像摩擦半天才产生一点热量。

事后她觉得沮丧和忧郁，所以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她的思路转向了凯丽。一阵懊恼冲开了她情感的闸门，当汤米收回目光，不再看布里克亚德山的风景时，她正在哭泣。

“嘿，”他吃了一惊。“噢，嘿。”他笨手笨脚地搂住她。

“没事，”她说，还在啜泣。“与你无关。我今天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我只是想起了那件事。”

“什么事？”他温柔地拍了拍她的颈背。

于是她发现自己开始讲述发生在早晨的事件，她几乎不相信她是在倾听自己的叙述。坦诚地说，她意识到自己委身汤米的主要原因，是她与汤米相处得不错（出于爱情或是出于糊涂都无关紧要，结果都一样），而现在，把自己扮演的角色——一场肮脏的浴室恶作剧的同谋——暴露出来，可不是把一个男人弄到手的可行办法。汤米当然是个有人缘、受欢迎的人。像她这么一个一辈子受人喜爱的姑娘，几乎命中注定一定会遇上一个与她一样的人并坠入爱河。他们几乎肯定会在高中的春季舞会上被选为国王和王后，高年级已经选定他们为这个年级载入年刊的一对。他们已成为高中男女关系这一多变星空中的一颗恒星，公认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她突然厌恶地意识到，在全美每一所白人郊区高中，都有他们这样的一对。

在拥有了她一直渴望的一些东西——地位感、安全感和身份之后，她发现与之同来的还有不安。这与她的想象完全不同。在它们温暖的光环外，还有一些黑暗的东西在缓缓而行。例如，一想到就因为他有人缘就让他和她性交

（你非得那样说是的这次可以）

他们适于一起散步，或她看着商店橱窗映出的影子，想着来了一对漂亮夫妇。她几乎肯定

（或只是希望）

她不是那样软弱，不是那样轻易温顺地屈从父母、朋友甚至她自己的那些沾沾自喜的期望。但现在发生了淋浴室的这件事，她跟着一起积极参加到野蛮的亢奋中去。长久以来，她一直回避的就是“随大流”，这个词使人看到许多可怕的景象：当丈夫在一个无名的办公室里苦苦劳作时，自己头戴发卷，在烫衣板前伴着肥皂剧渡过漫长的下午；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随着收入增加到五位数再加入富人俱乐部；那些放在无数黄色小圆盒中的避孕药丸，以保证在没有绝对必要之前不失去少女的体形，并防止那些半夜尿裤、大哭大喊的陌生小家伙突然闯入生活；与特里·史密斯（1975年的土豆节小姐）和维基·琼斯（妇女联盟的副主席）并肩而立，手持标语牌和请愿书，脸上带着甜蜜又有点儿绝望的微笑，（以绝对高雅的手段，拒绝让黑鬼进入白人住宅区）。

凯丽，就是那个该死的凯丽，全是她的错。也许在今天之前，她已听到周围遥远的脚步声，但是今晚，在听见她自己可鄙的、令人厌恶的故事之后，她看到了这些事情真实的剪影，以及黑暗中像闪光灯一样在周围闪动的黄色眼睛。

她已经买了舞会长裙，是蓝色的，漂亮极了。

“你是对的，”她说完后他说。“坏消息。一点不像你。”他的脸很严肃，她感到一丝凉飕飕的恐惧。随后他笑了，笑得很开心，于是黑暗稍稍退去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孩被打倒后，给了他肋骨一脚。我告诉过你这事吗？”

她摇摇头。

“哦，”他若有所思地揉揉鼻子，脸颊稍稍抽动了一下，他在承认第一次戴错了避孕套时就是这个动作。“那小孩叫丹尼·帕特

里克。六年级时他狠狠揍过我。我恨他，但又怕他。我一直等着机会。你明白吗？”

她不明白，但还是点点头。

“他在一年后惹错了人。皮特·泰伯。他个儿不大，但肌肉发达。丹尼向他要一样东西，最后皮特发起火来，揍得他屁滚尿流。这事发生在肯尼迪初中的操场上。丹尼倒在地上，磕着了头，晕了过去。大家都跑了。我们以为他要死了。我也跑了，但我先朝他的肋骨上狠狠踢了一脚。后来想起来这事我就难受。你准备向她道歉吗？”

这问题让苏感到很意外，她惟一能做的是轻轻拖住汤米：“你道歉了吗？”

“哈？他妈的没有！我可没有时间去做这种拉拉扯扯的事。但这两件事可大不一样，苏。”

“是吗？”

“我们现在不是七年级小孩儿了。此外，我多少还有个理由，即便是个扯蛋的理由。那个可怜的傻娘们儿惹过你什么？”

苏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法儿回答。她一辈子和凯丽说过的话没有一百个字，其中不少还是今天说的。自从她们从张伯伦镇初中毕业后，体育是她们惟一共同上的课。凯丽上的是销售／商业课程。苏当然是修学院课程。

她突然觉得自己很讨厌。

她觉得无法忍受这种想法，就故意曲解他的话。“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出这些重大的道德判断的？从你开始和我性交？”

她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幽默消失了，又觉得后悔了。

“我猜我应该保持沉默，”他说着提上了裤子。

“不是你，是我。”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我感到羞愧，明白吗？”

“我知道，但我不应该提出忠告。我不擅长于此。”

“汤米，你讨厌过……如此……受人喜爱吗？”

“我？”这问题让他脸露惊讶。“你是指球队或班长之类的事吗？”

“是的。”

“不。这并不很重要。高中并不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你上高中时会认为这是件大事，但毕业后没人会真把它当回事，除了喝啤酒狂饮时。我哥哥和他的朋友都是这样。”

这话并不能安慰她，反而更加剧了她的恐惧。尤恩高中可爱的小苏茜，时髦女生群体中名列前茅的娇小姐。结果舞会长裙却被包在塑料袋中，永远存放在衣柜里。

有点儿水汽蒙蒙的车窗外是浓浓的夜色。

“我最后的结局也许是在我爸开的车场工作，”他说。“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到比利大叔酒吧或骑士酒吧喝酒聊天，吹嘘星期六下午我接住了桑德斯的臭球，我们打败了多特斯特队。娶一个唠唠叨叨的婊子，开一辆去年型号的车，投民主党的票……”

“别说了，”她说到，嘴里突然充满了难解的、但是甜蜜的恐惧。她把他拽向自己。“爱我。今晚我脑子真是不灵了。爱我，爱我。”

于是他又和她做爱，而这一次不同了，这次终于有了需要而不再是乏味的摩擦而是美妙的摩挲，愈来愈强烈，他不得不停下两次，喘气，抽身退后，然后又挺进

（他在我之前还是童男子承认它我会相信一个谎言）

坚硬地挺进，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大口喘着气，然后她开始喊叫并抓住他的背部，她已不能自持，大汗淋漓，难闻的气味被洗净了，每个细胞似乎都达到自己的高潮，身体里充满了阳光，脑海响彻着音符，原先不适的感觉被抛在脑后，关入了思想的牢笼。

稍后，在回家的路上，他正式询问她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参加春季舞会。她说愿意。他问她是否已决定怎样对待凯丽。她说还

没有。他说这没有关系。但她认为有关系。她开始觉得这事还真是关系重大了。

引自迪安·D. L. 麦古芬撰写的《心灵致动：分析与结果》（载于《1981 年科学年鉴》）：

当然，现在仍有一些科学家——抱歉地说，杜克大学的学者们是他们的代表——拒绝承认凯丽·怀特事件可怕的潜在意义。就像弗拉特立德协会、罗泽克卢茨派或亚利桑那的科利斯派断定原子弹没有什么作用一样，这些不幸的人在逻辑面前把头扎进沙子里——请原谅这个比喻具有多重含义。

人们当然能够理解科学会议上出现的惊愕、升高的嗓门、愤怒的信件和争论。对于科学界而言，心灵致动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粒难以下咽的药丸，更何况再加上术士行术用的灵应板、巫师、桌灵击、漂浮的小冠冕等等恐怖电影式的装饰。但理解并不能成为科学上不负责任的藉口。

怀特事件的结果提出了一些严肃、难解的问题。这是一场大地震，它摧毁了我们关于自然界如何运动和反应的既定概念。诸如杰拉尔德·卢彭内特这样著名的物理学家无视怀特委员会提出的大量证据，说整个事情都是捏造出来的，这是无稽之谈，但我们能指责他们吗？因为如果凯丽·怀特是真的，那么牛顿是什么？……

凯丽和妈妈坐在起居室里，听着韦伯科尔牌唱机里播放的坦内西·厄尼·福特演唱的《让灵光照耀》（妈妈把这台唱机叫作维克特罗拉，她在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干脆叫它老维克）。凯丽坐在缝纫机旁，用脚蹬着机器，给新衣缝上袖子。妈妈坐在那个塑料十字架下，一边编织头巾，一边用脚打着节拍，这是她最喜欢的歌。这首赞美诗的作者 P. P. 布利斯先生写了无数首赞美诗，他是妈

妈关于上帝施威于地球的明证。他过去是水手又是个罪人（这两个词在妈妈的字典里是同义词），他亵渎上帝，嘲笑全能的上帝。后来巨大的风暴降临大海，船就要倾覆了，布利斯看见大海底下的地狱咆哮着要掠他而去，他跪下了因罪孽而发软的双膝，向上帝祈求宽恕。布利斯先生向上帝保证，如果上帝饶恕他，他将用余生侍奉上帝。于是，刹那间风平浪静。

从天父的灯塔中永远
闪烁着仁慈的亮光，
他给予我们的是追循
那沿着海岸的灯光……

布利斯先生全部的赞美诗都有航海的味道。

她正在缝的这件衣服真是相当漂亮，红葡萄酒的颜色，是妈妈所允许的最接近红色的颜色，袖子是宽松式的。她想全神贯注于缝纫，但她还是走神了。

头顶的灯光是黄色的，强烈刺眼，满是灰尘的长毛绒小沙发当然没人坐（凯丽从未请男孩到家里来坐坐），对面的墙上映着两个影子：十字架上钉着的耶稣，和他下面的妈妈。

校方给在洗衣房工作的妈妈打了电话，因此她中午就回家来了。凯丽看见她慢慢地向家走来，腹部又抽搐起来。

妈妈是个大块头女人，总戴着一顶帽子。最近她开始腿肿，脚似乎要把鞋子撑破了。她穿了一件带黑色毛领的黑色布外套，蓝色的眼睛在无框的双光眼镜后面显得很大。她总是背着一个大大的黑挎包，里面放着装零钱的小钱包、皮夹子（都是黑色的）、一本很大的詹姆斯钦定版《圣经》（也是黑色的），封面上烫金印着她的姓名，还有一摞用橡皮筋捆住的小册子。它们通常是橙黄色的，印得模模糊糊。

凯丽隐约记得妈妈和爸爸拉尔夫曾是浸礼派教徒，但后来因相信浸礼派从事反基督的活动而脱离了这一教派。从那时起，所有的祈祷都是在家中进行的。妈妈在星期日、星期二和星期五祈祷。这些天被叫作圣日。妈妈充任神父，而凯丽就是教众。仪式要持续两三个小时。

妈妈开开门，木呆呆地走了进来。她和凯丽在前厅里近距离对视了一会儿，就像枪手在互射之前那样。这种短暂时刻在回忆中似乎要长久得多。

（恐惧妈妈眼中流露的真的可能是恐惧吗）

妈妈关上身后的门。“你是女人了，”她轻轻说。

凯丽感到自己的脸扭成一团，但却无法控制。“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哭喊着。“哦妈妈，我真是吓死了！所有的女生都取笑我，拿东西扔我——”

妈妈向她走过来，她的手突然敏捷地挥动起来，这是一只硬梆梆的、在洗衣房中磨出茧子、肌肉发达的手。它的背面打在凯丽的下巴上，凯丽摔了出去，倒在门厅和起居室之间的过道里，大声哭泣起来。

“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了夏娃，”妈妈说着。她的眼睛在无框的眼镜中显得很大，看上去像水煮荷包蛋似的。她用脚的侧面踹着凯丽，凯丽尖叫起来。“起来，女人。我们进屋祈祷去。为我们女人软弱、邪恶、罪孽的灵魂祷告。”

“妈妈——”

强烈的抽泣使她无法再说下去。潜藏的歇斯底里爆发了，她又哭又笑，根本站不起来。她只能爬进起居室，头发垂在脸上，一面大声、刺耳地抽泣着。妈妈随时都会飞起一脚。她们就这样穿过了起居室，一来到摆放着祭坛的地方，那里原来是一间小卧室。

“夏娃是软弱的和——说，女人。你说不说？”

“不，妈妈，请帮帮我——”

一脚飞了过来。凯丽尖叫了一声。

“夏娃是软弱的，她把欲望释放到世上，”妈妈接着说，“这欲望就叫作原罪，而第一条原罪就是性交。所以上帝用诅咒惩罚了夏娃，这个诅咒就是血的诅咒。所以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来到了尘世，夏娃发现自己的肚子里有了孩子，越来越大。”

脚飞了起来，踹在凯丽的屁股上。她的鼻子擦在木地板上。她们进了摆放祭坛的地方。在一张盖着绣花丝巾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十字架。它的两侧是白色的蜡烛，后面是几幅画像，基督和他的门徒们依次排列着。右面就是那个最糟糕、最可怕的地方了，那个令一切希望、一切对上帝——还有妈妈——的意志的抵抗彻底灭绝的洞窟。壁橱的门开着一条缝。里面，在长明、可怕的蓝灯泡下，是德罗尔特对乔纳森·爱德华兹著名布道词的精解：一个愤怒的上帝扼住了罪人。

“还有第二个诅咒，这是对生育的诅咒，于是夏娃在汗水和血泊中生下了该隐。”

她连滚带爬地被妈妈拽到祭坛前，二人都跪下了。妈妈死死捏住凯丽的手腕。

“可是在生下该隐之后，夏娃对性交之罪仍不思悔改，她又生下亚伯。于是上帝又用第三个诅咒来惩罚她，这是谋杀的诅咒。该隐长大了，用石头砸死了亚伯。可是夏娃仍不改过，夏娃的女儿们也是这样，所以诡计多端的蛇依照夏娃建立了一个淫荡和瘟疫的王国。”

“妈妈！”她尖声喊着。“妈妈，请听我说！这不是我的错！”

“低下你的头，”妈妈说。“让我们祈祷。”

“你应该早告诉我！”

妈妈一只手放在凯丽的后颈上，支持这只手的是经过 11 年抛接沉重的洗衣袋和搬动成摞的床单而锻炼得非常发达的肌肉。凯丽双目凸出的脸被搡得往前一冲，前额撞到祭坛上，留下一个印

儿，蜡烛也被撞得抖动起来。

“让我们祈祷，”妈妈轻声轻气、但不容改变地说道。

凯丽一边哭泣，一边抽着鼻子，低下脑袋。一条鼻涕晃晃悠悠地挂在她的鼻子上，她用手背

（如果每次她把我弄到这里哭叫一场都有五分钱就好了）抹了一下。

“主啊，”妈妈头向后一扬，慷慨陈词起来，“帮助我身边这个罪孽深重的女人认清她生活和行事中的罪恶吧。告诉她如果她永无罪孽，血的诅咒就永不会降临到她身上。她可能已犯了思淫欲罪。她可能听了收音机里的摇滚乐，她可能受到反基督分子的引诱。向她表明这是您的仁慈的复仇之手的威力，而且——”

“不！放开我！”

她试图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妈妈那强壮的大手像一把铁钳，无情地压得她重新跪下。

“——而且您警告她如果要免受地狱之火的煎熬，就必须从现在起走正路。阿门。”

她那双被眼镜放大了的、闪闪发光的眼睛转向女儿。“现在到壁橱里去！”

“不！”她感到自己的呼吸因恐惧而变粗了。

“到壁橱里去。独自祈祷。请求宽恕你的罪孽。”

“我没有罪孽，妈妈。你才有罪。你没有告诉我，所以她们全取笑我。”

她似乎又一次看见妈妈的眼睛里闪动着恐惧，但它像夏日的闪电一样，迅速无声地消失了。妈妈开始逼她向充满蓝光的壁橱挪动。

“向上帝祈祷，也许你的罪孽能洗刷干净。”

“妈妈，你放开我。”

“祈祷，女人。”

“我要让石雨再次降临，妈妈。”

妈妈愣住了。

一瞬间，她甚至停止了呼吸。然后妈妈的手掐住了她的脖子，越掐越紧，直到凯丽满眼冒金星，脑子发晕，周围的一切都在离她远去。

她面前游动着妈妈的大眼睛。

“你这个小妖孽，”她耳语道。“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凯丽混乱的大脑极力想找到一个足以表达她的痛苦、耻辱、恐怖、愤恨和惧怕的东西。似乎她的全部生命都缩小到这痛苦、沮丧的反抗点上。她眼球向外凸着，像痱子一样，张开的大嘴里满是唾沫。

“你这个吸血鬼！”她尖利地喊叫着。

妈妈像一只被烧着了的猫似地发出咝咝的声音。“罪孽！”她嚷着。“哦，罪孽！”她开始抽打凯丽的背、脖子和头。凯丽连滚带爬地被推进壁橱封闭的蓝光中。

“你这个婊子！”凯丽嘶叫着。

（哦，哦终于说出来了。你觉得还能用别的什么话让她明白你，哦上帝好啊）

她被扔进壁橱，头撞在墙上，然后懵懵懂懂地摔在地上。门被撞上了，接下来是钥匙转动的声音。

她一个人面对妈妈的愤怒的上帝。

蓝色的灯光照在一幅画上，长着胡子的巨大耶和华正驱赶着哭天抢地的人群穿过厚厚的云层进入烈焰熊熊的深渊。在他们的下方，可怕的黑影在地狱之光中挣扎，魔鬼手执三叉戟端坐在火一般颜色的巨大宝座上。他的身躯像人，却长着尖尖的尾巴和豺狼的头。

这次她绝不屈服。

但当然她还是屈服了。她坚持了六个小时，但还是屈服了，哭

喊着让妈妈开门放她出来。她要小便，憋得要死。魔鬼咧着狼嘴向她狞笑，他那双血红的眼睛洞察妇女流血的一切秘密。

凯丽喊叫了整整一小时，妈妈才放她出来。凯丽疯了似地向厕所跑去。

只是到了现在，三个小时以后，当她像一个忏悔者那样低头坐在缝纫机旁时，她才想起妈妈眼中的恐惧，她想她知道其中的原因。

以前妈妈曾把她关在壁橱里一整天，一次是因为她在苏伯街的廉价商店里偷了一只四角九分钱的戒指，还有一次是因为妈妈在她的枕头下发现了一张闪电鲍比·皮克特的照片。这两次中有一次她因饥肠辘辘和自己粪便的气味而晕倒在壁橱里。可是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顶过嘴。今天她甚至说了粗话。可是妈妈居然一俟她讨饶就把她放了出来。

好了，衣服做好了。她把脚从踏板上移开，拿起衣服打量着。它很长。难看死了。她不喜欢它。

她知道妈妈为什么放她出来。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吗？"

"可以。"妈妈没有抬头，仍在钩她的小方巾。

凯丽把衣服搭在胳膊上，低头看着缝纫机。踏板突然自己垂了下去，针头开始上下运动，一闪一闪地闪着光，线筒呼呼地抽动着线头，引带皮轮转动起来。

妈妈猛地抬起头，眼睛睁得滚圆。她正在钩织的小方巾边儿，复杂的圆形图案刚才明明很精细平整，却突然变得七扭八歪起来。

"只是清除线头，"凯丽轻声说了一句。

"上床去，"妈妈生硬地说，恐惧又回到了她的眼中。

"是，

（她害怕我能把门的铰链砸坏）

妈妈。"

（我想我能我想我能对我想我能）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58 页：

玛格丽特·怀特是在莫顿出生和长大的，这个小镇与张伯伦镇接壤，镇上的学生都是送到张伯伦镇的初中和高中去上学。她的家境不错，父母在莫顿镇外经营一家名叫“快乐旅馆”的夜总会，生意兴隆。玛格丽特的父亲约翰·布里格姆 1959 年夏天在一场酒吧枪击事件中中弹毙命。

玛格丽特·布里格姆当时已年近三十，开始参加原教旨主义者组织的祈祷会。她母亲与另一个男人（哈罗德·艾利森，后来她母亲嫁给了他）来往，两人都希望玛格丽特离开家。她认为她母亲朱迪丝和哈罗德·艾利森都生活在罪孽中，并时常将这一观点公布于众。朱迪丝·布里格姆以为她的女儿会一辈子做老处女。那个不久后成为她继父的人的话就更难听了：“玛格丽特的脸就像油罐车的屁股，身材也和这张脸很相配。”他还说她是“整天祈祷的小耶稣”。

玛格丽特一直到 1960 年都拒绝离开家，后来她在一次教会的奋兴布道会上遇见了拉尔夫·怀特。那年 9 月，她离开了莫顿镇布里格姆家，搬进位于张伯伦镇中心的一个小公寓。

玛格丽特·布里格姆和拉尔夫·怀特恋爱的最终结果是 1962 年 3 月 23 日的婚礼。1962 年 4 月 3 日，玛格丽特·怀特在韦斯托弗医院短期住院。

“她没有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哈罗德·艾利森说。“有一次我们去看她，她却指责我们尽管结了婚，却一直过着通奸的生活，我们肯定要下地狱。她说上帝在我们的额头上打了无形的印记，她可以看出来。她就像一只关在鸡笼里的蝙蝠，做的全是疯事，她就是那样。她妈想关心她，弄清楚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她却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开始胡说八道什么一个天使拿着宝剑，要到旅馆的停车场去杀死坏蛋。后来我们就走了。”

然而，朱迪丝·艾利森对她女儿的病至少有一种猜测，她认为玛格丽特流产了。如果是这样，那胎儿就是在他们未结婚的情况下怀上的。如果这一猜想得到证实，它会为揭示凯丽母亲的性格提供有趣的线索。

在一封日期为 1962 年 8 月 19 日的相当歇斯底里的长信中，玛格丽特说她和拉尔夫过着无罪的生活，没有“性交的诅咒”。她敦促哈罗德和朱迪丝·艾利森结束他们“与恶为伍”的生活并仿效他们。玛格丽特在信的结尾宣称，“这是你和**那个男人**避开即将来临的**血雨**的维一［原文如此］方法。拉尔夫和我就像玛丽和约瑟夫一样，将不会知道和泄毒［原文如此］彼此的肉体。如果有子嗣，那一定是神赐的。”

当然，日历告诉我们，一玛格丽特是在同年稍后时怀上凯丽的……

女孩们换着衣服，准备上周一上午第一节体育课，她们很安静，没有以往的恶作剧或尖叫。当德斯佳汀小姐砰地推开更衣室的门走进来时，没人感到惊讶。她的银哨在两只小小的乳房当中晃悠着，即便她的短裤还是星期五穿的那一条，上面也已没有了凯丽的血手印的痕迹。

姑娘们仍然沉闷地换着衣服，谁也不看她一眼。

“你们就是要被打发毕业的那帮人吗？”德斯佳汀小姐轻声说。“什么时候？还有一个月？春季舞会还不到一个月了。我打赌你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有了舞伴和长裙。苏，你是和汤米·罗斯。海伦，和罗伊·埃瓦茨。克丽丝，我想你会有你的选择。谁是那个幸运的小伙子？”

“比利·诺兰，”克丽丝·哈根森闷闷不乐地说。

“噢，他就是那个好运气的家伙？”德斯佳汀说。“你打算送他什么礼物，克丽丝？血乎乎的卫生巾吗？还是用过的手纸？我想

这些东西近来格外让你钟情。”

克丽丝脸涨得通红。“我走了。我可不听这些话。”

整个周末，德斯佳汀都无法将凯丽的影子赶出脑海。凯丽尖叫着，哭诉着，一张湿纸巾方方正正地粘在她的阴毛的正中央，还有她自己那种厌恶、愤怒的反应。

现在，当克丽丝一阵风似地从她身边冲过去时，她伸出手，一巴掌把她搧到门边一排褐色的有凹坑的衣柜上。克丽丝的双眼因震惊和不相信而睁得大大的，接着狂怒的表情布满了她的脸。

“你竟敢打我们！”她尖叫起来。“你会为此被解雇的！我们走着瞧，你这*母狗*！”

其他女孩吓得直往后退，屏住气，盯着地面。局面正在失去控制。苏从眼角看到蒂博多姐妹拉起了手。

“我才不在乎呢，哈根森，”德斯佳汀说。“如果你或你们中任何一位认为我现在还会受教师守则的约束，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我是要你们所有人都明白，你们在星期五干了一件屎事。一件十足的屎事。”

克丽丝·哈根森低着头，嘴里发出哧哧的声音。其他姑娘可怜兮兮地环顾四周，就是不敢正视她们的体育老师。苏发现自己正望着淋浴室——犯罪现场——马上就把视线转到了别处。她们从未听到一个老师把一件事叫作屎事。

“你们有没有人想过凯丽·怀特也是有感情的？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想过这一点？苏？弗恩？海伦？杰西卡？有没有人？你们认为她丑。哼，你们都很丑。我在上星期五上午领教过了。”

克丽丝·哈根森嘀嘀咕咕地说她父亲是个律师。

“*闭嘴*！”德斯佳汀冲她喊。克丽丝吓了一大跳，脑袋一下子撞到后面的更衣柜上，她揉着脑袋哼唧起来。

“你要再说一句话，”德斯佳汀轻声轻气地说，“我就把你扔到对面去。想试试看吗？”

克丽丝显然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疯婆子，于是闭上了嘴。

德斯佳汀把手放在臀部。“校方已决定处罚你们这些姑娘。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不是**我的**处罚。要是我的话，我会停你们三天课，而且不发给你们舞票。”

几个女孩交换着眼色，不情愿地嘟囔着。

“这样会让你们一辈子忘不了这个教训，”德斯佳汀继续说。“不幸的是，尤恩的管理层尽是些男人。我认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下流。所以，下课留校一周。”

一阵如释重负的叹息。

“但这是**我的**留校。在体育馆里。我要让你们没有喘气的功夫。”

“我不来，”克丽丝咬着嘴唇迸出一句话。

“那是你的事，克丽丝。你们大家随便怎么决定。但是逃避留校的处罚是停课三天和不发舞票。明白吗？”

没人言语。

“好，换衣服。也想想我的话。”

她走了。

长时间令人难堪的寂静。然后克丽丝·哈根森哑着嗓子、歇斯底里地大声喊：

“她不会得逞的！”她随手打开一扇柜门，抽出一双运动鞋，扔到屋子对面。“我要报复！他妈的！他妈的！看我不整她的！我们抱成一团，就能——”

“闭嘴，克丽丝！”苏喊，她惊讶地听到自己的声音里夹杂着成年人死气沉沉的成份。“快闭嘴！”

“这事没完，”克丽丝·哈根森说，狠狠拉下裙子的拉链，接着抓起她那条时髦的水洗布绿色体操短裤。“这事离完早着哪！”

这次她没说错。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60—61 页：

本研究人员认为，很多研究凯丽·怀特事件的人，无论他们是为科学杂志还是为大众传媒所做的研究，都错误地把重点放在相对来说徒劳地寻找这个女孩童年时代心灵致动的具体事例上。打一个大致的比方，这就像花费数年光阴去研究一个强奸犯儿时的手淫。

惊人的石雨事件在这方面是个转移人们注意力的话题。许多研究人员错误地相信祸不单行，肯定还有类似事情发生过。如果再打一个比方，这就像把一群观察流星的人派到格雷特国家公园，因为 200 万年前曾有大量陨石落在这个地方。

据我所知，并没有关于凯丽儿时心灵致动的其他记载。如果凯丽不是独生女，我们或许至少还会得到一些有关其他细小情节的传闻。

在安德烈亚·科林茨案例中（关于更详尽的情况，见附录二），我们被告知，安德烈亚因爬房顶挨了一顿揍，后来，“小药柜突然打开了，各种瓶子掉了一地，好像是自己在浴室中滚动，所有的门都乒乒乓乓关上又打开，登峰造极的是一台三百磅重的音响倒在地上，唱片在起居室中满天飞，像炸弹似地落在人的头上，或在墙上撞得粉碎”。

重要的是，据 1955 年 9 月 4 日《生活》周刊报道，这是安德烈亚的一个兄弟提供的细节。《生活》谈不上是最具学术性和严谨的资料来源，但是还有大量其他的文件，另外我认为亲属的见证还是可信的。

在凯丽·怀特一案中，关于导致后来一系列高潮事件的可能前奏，其惟一的见证人是玛格丽特·怀特，可是她，已经死了……

尤恩高中的校长亨利·格雷尔，整整一周都在等着克丽丝·哈根森的父亲来访，但他到星期五才露面。那是克丽丝逃避令人

生畏的德斯佳汀小姐的留校的第二天。

“什么事，菲什小姐？”他在对讲机中一本正经地问到，尽管他从窗户中已看见这个人在外间，而且他根据本地报纸上登载的照片也认识这张脸。

“格雷尔先生，约翰·哈根森求见。”

“请他进来。”他妈的，菲什，你何必用这种讨好的语调说话呢？

格雷尔总是克制不住自己要掰弄曲别针或撕餐纸或折书角的毛病。为了应付本镇法律界的头面人物约翰·哈根森，他准备了充足的武器库：他在办公桌上的文具盒里放了整整一盒大号曲别针。

哈根森是个神态威严的高个男人，自信的举止和稳重而不拘泥的表情都在表示出，他在胜负差之毫厘的社会角逐中是一个赢家。

他身着一套萨维尔·罗设计的棕色西服，有细细的绿色和金色暗纹，使格雷尔身上那套本地制作的现成西服相形见绌。他的公文箱是那种真皮薄形的，镶着闪闪发光的不锈钢边。他的微笑无可指摘，露出许多包过的牙。这微笑能使许多女陪审员的心像热锅上的奶油一样溶化。他的握手像职业棒球手：长久、有力、温暖。

“格雷尔先生，近来我一直想见见您。”

“我也很乐意会见那些关心学校的家长，”格雷尔干巴巴地一笑。“这就是我们每年 10 月举行家长接待会的原因。”

“当然，”哈根森微笑着。“我想你是个忙人，而我 45 分钟后也必须出庭。我们可以开始谈正题了吗？”

“当然。”格雷尔把手伸进曲别针盒，开始掰弄第一只曲别针。“我猜想您光临本校是与对您女儿克丽丝汀的纪律处分有关。您应该知道学校对此类事件的规定是既定方针。作为一个本职工作与

司法有关的人，您应该明白违反规定是很难或者……”

哈根森不耐烦地挥挥手。“显然您是在自说自话，格雷尔先生。我来此是因为我的女儿受到你的体育老师丽塔·德斯佳汀小姐的粗暴对待，恐怕还有谩骂。我相信你的德斯佳汀小姐对我女儿使用的词是‘屎’。”

格雷尔暗自叹了一口气。“德斯佳汀小姐已经受到了训斥。”

约翰·哈根森的微笑降温了三十度。“恐怕仅仅训斥还不够吧。我相信这是这位年轻，噢，女士教学生涯的第一年？”

“不错。我们认为她相当出色。”

“显然你的相当出色的定义包括把学生推到更衣柜上，还有像水手那样骂人的本事？”

格雷尔并不正面回答：“作为律师，您一定知道本州赋予学校在负有全部责任的同时，拥有‘替代父母’的权利，即在学生在校期间继承父母的全部权利。如果您不熟悉，我建议你去查阅《莫农多克公立中学校区诉克伦普尔案》或……”

“我了解这一概念，”哈根森先生说。“我还知道，无论是你们校方非常喜欢引用的克伦普尔案，还是弗里克案，都与体罚和语言谩骂没有丝毫关系。但是还有一个第四校区诉大卫案。你知道吗？”

格雷尔知道。第四校区公立中学的副校长乔治·克拉莫是个扑克迷。克拉莫现在不怎么打扑克了。他在承担剪掉一位学生头发的责任后，去为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最后校区支付了七千元赔偿费，差不多一绺头发一千元。

格雷尔开始摆弄另一个曲别针。

“我们别再互相引经据典了，格雷尔先生。我们都是忙人。我可不想弄出许多不快，我也不想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女儿现在在家，星期一和星期二她也一样要呆在家里。这样她的三天禁闭也就执行了。这样就行了。”另一个轻蔑的手势。

（快抓住这机会乖乖这个实惠可不小）

“我所要求的是，”哈根森继续说，“一、发给我女儿舞票。高年级春季舞会对她来说可不是小事，所以克丽丝现在很沮丧。二、不与那个德斯佳汀女人续签合同。这是为了我。我相信只要我愿意把校方带上法庭，我最终就能让她被解聘，并使自己得到相当可观的赔偿费。但我并不想起诉。”

“这么说如果我不满足你的要求，对簿公堂就是惟一的选择了？”

“我猜想在此之前会有学校委员会的听证会，但这不过是走形式罢了.。但是当然，对簿公堂将是最终结果。你会很倒霉的。”

又一个曲别针。

“起诉体罚和谩骂，对吗？”

“基本如此。”

“哈根森先生，你知道吗？你的女儿和十几个同学向一个第一次来月经的女孩扔卫生巾。这个女孩子还以为她会因流血而死呢。”

轻微的皱眉破坏了哈根森的五官，好像听到有人在一间很远的房间里说话似的。“我不认为这与指控有什么相干。我所说的是在此之后的行为……”

“别操心，”格雷尔说。“别操心你说的是什么。这个女孩，凯丽塔·怀特，被人称作‘傻冒’，被告诉‘堵上它’，并被指以各种下流的手势。她这一星期都没来上学。你不认为这是肉体上和语言上的虐待吗？我认为这是。”

“我可不打算，”哈根森说，“坐在这里听一套半真半假的谎言，或者你们老师习惯的训导，格雷尔先生。我很了解我的女儿……”

“好啦。”格雷尔从文具盒旁放置来往公文的筐中拿出一捆粉红色的卡片，把它抛到桌对面。“我很怀疑你是否像你自己所想的

那样了解这些卡片上记录的你女儿的行为。如果你了解的话，哪怕只有一半，你就应该意识到该好好教训她一下。你若再不对她严加管教，她就会给别人造成严重伤害。”

“你不要……”

“尤恩，四年。”格雷尔的声音压倒了他。“毕业定在79年6月，就是下个月。智商测试140。平均分83。可是我看到她已被奥柏林大学录取了。我猜想有人——很可能是您，哈根森先生——对此进行了操纵。74次被罚放学留下。其中有20次是欺侮残疾学生，我要补充一下，多余的人。我知道克丽丝的同伙称他们为莫蒂默·施耐德。她们认为这很有趣。她逃了51次放学留校。在张伯伦初中，有一次停学，是为了处罚她将鞭炮放在一个女孩的鞋里……卡片上的记录说，这次小小的恶作剧几乎让那个叫伊尔玛·斯沃普的小姑娘失去两个脚趾。我知道斯沃普小姑娘长着兔唇。哈根森先生。我谈论的正是你的女儿。这是否能够说明问题了？”

“是的，”哈根森说着站起身来。他那张漂亮的脸因不快而微微发红。“这说明我们将在法庭上见。等我们完了事，你能找到一份挨家推销百科全书的工作，就算你幸运了。”

格雷尔也生气地站起来，两人隔着桌子对视着。

“那就法庭上见，”格雷尔说。

他注意到哈根森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他祈求能够走运，希望他能击倒对手或至少是一次技术性击倒，以便能保住德斯佳汀的饭碗，并把这个自命不凡的狗杂种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你显然还没完全理解‘替代父母’在这件事中的全部含义，哈根森先生。保护你女儿的伞同样也保护凯丽·怀特。所以你只要以体罚和语言侮辱造成伤害为由提出起诉，我们也将以同样理由替凯丽·怀特反诉你的女儿。”

哈根森的嘴张开又闭上。“你这种卑鄙的小花招别想成功，你这——”

“讼棍？你是不是要用这个词？”格雷尔冷酷地微笑着。“我相信你知道怎么出去，哈根森先生。对你女儿的处罚仍然有效。如果你想使这件事升级，那是你的权利。”

哈根森僵硬地移动着脚步，穿过房间，停下来，好像还要说些什么，没有说，走了。他勉强克制住自己想使劲摔门的念头。

默顿随后走进房间。“怎么样？”

“走着瞧吧，默蒂，”格雷尔说。他满脸苦相地看着扭弯的曲别针。“不管怎样”他还值七个曲别针。这也算是一项纪录了。”

“他打算把这件事弄成民事纠纷？”

“不知道。我说我们会反诉，这给了他当头一棒。”

“我打赌是这么回事。”默顿瞥了一眼格雷尔桌上的电话。“我们现在该让教育局长知道这件倒霉事了，对不对？”

“对，”格雷尔拿起电话。“谢天谢地我付了失业保险金。”

“我也是，”默顿忠心耿耿地说。

引自《爆发的潜能》附录三：

七年级时，凯丽塔·怀特交过下面这首短诗作为诗歌作业。埃德温·金先生是凯丽七年级时的英语老师，他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保留它。她在我心中并不是个好学生，这也不是一首什么了不起的诗。她很沉默寡言，我不记得她上课时举过一次手。但在这首诗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呐喊。”

耶稣从墙上注视着我，
但他的脸冷如岩石，
如果他是爱我的
像她说的那样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孤单？

写着这首小诗的纸上，边角画了许多十字花，它们看上去似乎在翩翩起舞……

汤米周一下午参加棒球训练，所以苏到镇中心的克利果品店去等他。

张伯伦镇是个分散的居民区，自从多伊尔警长在一次大的扫毒行动后关闭了娱乐中心，克利果品店就成了中学生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它的经营者是一个名叫休伯特·克利的胖子。他性格乖僻，总把头发染成黑色，而且总是抱怨他身上的电子心脏起搏器差一点把他电死。

这个地方既是杂货铺，又是冷饮店和加油站。店前有一个锈迹斑斑的詹尼牌油泵，公司兼并了加油站后，休比并没有费心去更换它。他还出售啤酒、廉价酒、黄色书刊和各种不出名的香烟，如穆拉茨牌，萨诺皇帝牌，还有前进牌。

冷饮柜台是真正的大理石板做成的，屋里有四、五个隔间，供那些因倒霉或没有朋友而无处可去无酒可喝的孩子们在那里厮混。那台总是打到第三个球就倾斜的老式弹球机，在后面黄色书刊的架子旁边一明一灭地闪着光。

苏进去后一眼就看见了克丽丝·哈根森。她坐在一个靠后的隔间里。她现在的情人比利·诺兰正在杂志架旁翻看一本新出的《大众技师》杂志。苏不知道像克丽丝这样的时髦富家女孩看中了诺兰哪一点，他就像个五十年代的人，刚从时间隧道里钻出来，怪模怪样的。他头发油亮，穿着拉链上镶嵌宝石的黑皮夹克，开着一辆叮当乱响的雪佛莱牌老破车。

“苏！”克丽丝打招呼道。“过来呀！”

苏点点头，又扬了扬手，尽管厌恶之情像一条纸蛇似地从她的喉头升起。看着克丽丝就像透过倾斜的门廊看到凯丽·怀特捂着头蹲在那里。可以料想，她觉得自己的（在挥手和点头中内含

的）伪善真是不可理解而且令人恶心。她为什么不把她宰了?

“一毛钱的根汁汽水，”她告诉休比。休比卖纯正的散装根汁汽水，而且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毛面大杯子里。她每次一边看畅销小说，一边等汤米时，都想要喝上一大杯，尽管根汁汽水使她的脸色很难看，但她已经上瘾了。可是这次她一点不奇怪自己会一点胃口没有。

“休比，你的心脏好吗？”她问到。

“你们这些孩子，”休比说着，用刀撇去汽水上的浮沫，又把杯子斟满。“啥事不懂。今天早上我插上电剃刀的插头，就从这个起搏器上接到 110 伏电。你们小孩子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得对吗？”

“我想不对。”

“不对。老天不会让你们知道的。我这个老破钟还能走多久?等我买了农场，等那些重建城市的傻子把这个地方变成停车场时，你们这些孩子就会明白了。一毛钱。”

她把一个硬币推过大理石板。

“这些老血管里通上了 5000 万伏电，”休比闷闷不乐地说，低头看着自己胸前衣袋处微微鼓起的地方。

苏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溜到克丽丝所在隔间的空座上。克丽丝看上去格外漂亮，黑发用苜蓿绿的发带束在一起，巴斯克式的紧身衬衫衬出她那对结实、向上挺起的乳房。

“你好吗，克丽丝？”

“我他妈的好得很，”克丽丝的语气过于轻快了。“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不让我参加舞会。但我打赌，那个狗杂种格雷尔会他妈的丢了饭碗。”

苏已经听到了这个消息，尤恩的每个人都知道。

“我老爸正起诉他们呢，”克丽丝接着说。她转过头:“比……比利！过来和苏打个招呼。”

他扔下杂志蹈跳过来，拇指插在边扣的武装带上，其他手指无力地垂下来，正指着因穿包腿牛仔裤而鼓鼓囊囊的裤裆。苏感到眼前涌起一片幻觉，她极力克制自己，才没有用手去捂住脸疯狂地大笑。

“嗨，苏，”比利说。他溜到克丽丝身边坐下，马上就开始抚摸她的肩膀。他的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好像在摸一块牛肉。

“我们准备破坏这个舞会，”克丽丝说。“作为抗议什么的。”

“是吗？”苏显然很吃惊。

“我不知道，”克丽丝回答道，试图结束这个话题。她的脸上突然布满了狂怒的表情，这种变化就像龙卷风一般突兀，让人吃惊。“那个天杀的凯丽·怀特！我真希望她和她那些假正经的仪式见鬼去。”

“事情会过去的。”

“要是你们其他人当时和我一起退出……上帝，苏，你当时为什么不干？我们就可以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充当校方的走狗。”

苏开始觉得脸发烫。“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回事，但我不是任何人的走狗。我接受处罚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罪有应得。我们干了一件傻事。就是这么回事。”

“狗屁。那个该死的凯丽四处散布，除了她和她那位一流的好妈妈之外，所有的人都要下地狱。你还和她搞在一起？我们应该拿抹布塞住她的嘴。”

“当然。没错儿。回头见，克丽丝。”她冲出了隔间。

这次轮到克丽丝脸色变了；血一下涌上了她的脸，就像一块红云飘过隐蔽的太阳。

“你别想在这里充圣女贞德！我好像记得你和我们大家一起起哄来着。”

“是的，”苏说，声音颤抖着。“但我停下了。”

“噢，你倒成了好人了？”克丽丝惊奇地说。“噢，天哪，是。把你的根汁汽水拿走。我怕喝一口就会变成圣人呢。”

她没有去拿自己的根汁汽水，而是转过身，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她心里非常难受，难受得既流不出泪也发不出火。她本是个很随和的姑娘，从小学被人拉小辫时起，就没有与别人打过架或争吵过。这是她第一次与人冲突，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地坚持一种原则。

克丽丝当然击中了她的要害，击中了她最脆弱的地方：她确实是一个伪君子，她没办法回避这一点，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下课留下参加德斯佳汀小姐的健身操班，汗流浃背地在体育馆里跑步，其原因与悔过的高尚行为全无关系。她只是不想因为任何事情错过她的最后一次春季舞会。只是因为这个。

汤米依然不见踪影。

她开始向学校走去，她感到有些反胃。女生联谊会的娇小姐。苏珊甜妞。只和要嫁的男人发生关系的好姑娘——当然星期日要到教堂去忏悔一下。生两个孩子。如果他们有任何诚实的迹象，就要把他们揍得半死；乱搞，打架，任何时候都不苟言笑。

春季舞会。蓝色长裙。在冰箱存放一个下午的胸花。汤米身穿白色礼服，配宽腰带，黑裤子，黑皮鞋。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让家长们用柯达或波拉相机拍摄摆成各种姿势的照片。体育馆裸露的钢梁上覆上了绉绸。两个乐队：一个摇滚乐队，一个轻音乐乐队。不要那些傻瓜。笨蛋们，免进。只有那些雄心勃勃的富人俱乐部成员和未来的干净的白人住宅区居民才允许入内。

眼泪终于流了出来，她开始奔跑。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60 页：

下文摘自克丽丝汀·哈根森给唐娜·凯洛格的一封信。这位叫凯洛格的女孩在 1978 年秋季从张伯伦迁居罗得岛的普罗维登

斯。她显然是克丽丝·哈根森的少数密友和心腹之一。信上的邮戳是 1979 年 5 月 17 日。

"所以他们不让我参加舞会，而我那个胆小如鼠的父亲说他无法让他们受到应得的教训。但他们不会就这样得手。我还没完全想好我要采取什么行动，但我向你保证，每个人都会大吃一惊的……

那天是 17 日。5 月 17 日。她刚套上白色的长睡袍，就把房间里日历上的这一天划掉。她在每天结束时，都用粗粗的黑笔把这一天划掉，她猜这表明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生活态度。但她并不真的在乎。她真正关心的是妈妈正打算让她明天去上学，她将不得不面对她们所有人。

她坐在窗边的小摇椅上（这是她自己掏钱买的），闭上眼睛，把她们和所有零乱的想法全扫出脑海。这就像扫地一样。掀起你的潜意识的地毯，清扫下面所有的垃圾。再见。

她睁开眼睛，看着梳妆台上的发刷。

发力。

她提起了发刷。它很重，就像非常瘦弱的胳膊提起一个杠铃一样。噢，哼哼。

发刷滑到了梳妆台的边上，它的重心已经落在外面，然后它悬在那里，像是挂在一根看不见的线上。凯丽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太阳穴上的血管嘣嘣直跳。医生也许会对她此时的身体状况感兴趣，因为它一点儿不符合常规。呼吸减慢到每分钟 16 次，血压升到 190/100。心跳加速到 140——超过宇航员在起飞时受到重力加速度压迫时的心跳。体温降至华氏 94.30°。她的身体正在燃烧不知来源也不知去处的能量。如果做脑电图的话，会显示出阿尔法波已不是波状，而是巨大齿形的峰状信号。

她小心翼翼地让发刷落下。很好。昨晚它就掉了下去。失分，

坐牢去吧。

她重新闭上眼，摇晃着椅子。身体各部位的功能又都恢复了正常；呼吸加速到近乎气喘。摇椅发出轻微的咯吱声，但并不恼人，而是让人镇定。摇啊，摇啊。清清脑子。

“凯丽？”是妈妈有点儿不放心的声音飘了上来。

（她受到干扰，就像搅拌器对收音机的干扰一样）

“凯丽，你做晚祷了吗？”

“我正在做，”她答到。

是的，她正在做，没问题。

她看着自己的小沙发床。

发力。

好沉啊。沉死了。无法承受。

床抖动起来，然后一端翘起了约三英寸。

它砰地一声掉了下去。凯丽嘴边浮起一丝微笑，等着妈妈冲楼上大呼小叫。她却没有。于是凯丽站起身，上了床，钻进凉飕飕的被单。她感到头疼和晕眩，每次练习之后她都有这些感觉。她的心跳剧烈得可怕。

她伸手关上灯，又躺下。没有枕头。妈妈不让她用枕头。

她想到精灵、神怪和巫婆

（如果我是巫婆妈妈是魔鬼的婊子）

在夜色中驰骋，泼翻牛奶，碰倒黄油罐，让庄稼枯萎，而他们在屋里时又挤成一团，争先恐后地在门上涂抹各种魔法的记号。

她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她梦见巨大的活的石头从夜幕中呼啸而降，寻找着妈妈，寻找着她们。她们企图逃跑，试图躲藏。但石头不给她们藏身之处；枯树下她们无法藏身。

引自苏珊·斯耐尔著《我的名字叫苏珊·斯耐尔》（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86 年）序言 1—4 页：

在张伯伦舞会之夜事件中，有一点始终不为人理解。报界不理解，杜克大学的科学家不理解，大卫·康格列斯不理解，尽管他的《爆发的潜能》可能是惟一比较严肃地讨论这一事件的著作。而那个把我当作现成的替罪羊的怀特委员会当然也不理解。

这就是那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是一群孩子。

凯丽当时 17 岁，克丽丝·哈根森 17 岁，我 17 岁，汤米·罗斯 18 岁，比利·诺兰（他重读了一年九年级，大概是在学会考试作弊之前）19 岁……

孩子们年龄大一点，做事会更符合社会规范，但他们仍有做出错误决定、反应过分和对情况估计不足的时候。

在序言之后的第一部分，我将尽我所能，展示我本身的这些倾向。但因为我要讨论的事情根源于我在舞会之夜卷入的事端，所以如果我要洗清罪名，就必须从回忆那些让我十分痛苦的场面开始……

我以前曾说过这些事，最著名的一次是讲给怀特委员会听，可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在 200 人死亡和整个镇子毁于一旦之后，很容易忘记一件事：我们是孩子。我们当时是孩子，我们想尽力做好……

“你一定疯了。”

他向她眨眨眼，不愿意相信他听见的话是真的。他们是在他家里，电视机开着但没人睬它。他母亲到街对面的克莱因太太家串门去了。他父亲在地下室的工作间里做鸟笼。

苏显得有些不自在，但态度很坚决。“我希望这样做，汤米。”

“我可不希望这样。我认为这是我听见过的最他妈的疯狂的想法。就像你在赌博似的。”

她的脸绷紧了。“哦？我想那天晚上发表宏论的是你。可是轮到你出力时，你这张大嘴……”

"等等，哇。"他并没有生气，反而笑了。"我没说不行，是不是？还没有说呢。"

"你——"

"等等，等一会儿。听我说。你想让我邀请凯丽·怀特参加春季舞会。好，我听懂了。但有几件事我不明白。"

"说出来。"她的身体向前探了探。

"第一，这有什么好处？第二，如果我请她，你凭什么认为她会接受？"

"不接受！为什么——"她结巴起来。"你是……人人都喜欢你，而且——"

"我们都知道，凯丽没有理由喜欢一个人人都喜欢的人。"

"她会跟你去的。"

"为什么？"

在他的逼问下，她看上去既不服气又有些骄傲。"我注意到她看你时的模样。她像尤恩大部分女孩一样，迷上你了。"

他转了转眼珠儿。

"好，我就告诉你，"苏辩解说。"她不会说不。"

"就算我相信你，"他说。"另一个问题呢？"

"你指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这当然会使她活跃起来，使她……"她语塞了。

"成为集体的一员？得了吧，苏珊。你并不相信这种鬼话。"

"好吧，"她说。"也许我不信。但也许我仍想补偿一下。"

"为淋浴室的事？"

"远不止这事。仅仅这件事，我也许就算了，但从小学开始，这些下流的把戏就没停止过，我没有都参加，但还是参加了一些。如果我和凯丽在一个组里，我敢说我会参加得更多。这就像……噢，一个大笑话。在这种事情上，女孩可以像猫一样坏，你们男孩子是不会真正了解的。男孩可以捉弄凯丽一下然后就忘了，但

女孩……是一而再，再而三，没完没了，我都记不起什么时候是开头了。如果我是凯丽，我会不敢在这个世界露面。我会找一块石头藏在下面。”

“你们那时是小孩儿，”他说。“小孩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小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做法真正地、实实在在地伤害了别人。他们没有，嗯，移情概念，明白吗？”

她发现自己极力想表达内心由此激起的想法，因为它突然显现出了本质，它超越了淋浴室事件，就像群山顶上露出的蓝天一样。

“但是几乎没有人发现他们的行为真正地、实实在在地伤害了别人！人不会变得更好，他们只是变得更聪明。人变聪明之后，不会停止拔飞虫的翅膀，只会为这种行为想出一个更好的理由。许多小孩儿说她们为凯丽·怀特感到难过——大部分是女孩，这一点也很有趣——但我敢说她们无人理解做凯丽·怀特意味着什么，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而且她们并不真正在意。”

“你呢？”

“我不知道！”她喊着。“但应该有人试试以某种管用的方法道歉……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行了。我去邀请她。”

“真的？”这句话听起来很平淡，也很令人惊讶。她本不相信他真会这样做。

“是的。但我想她会拒绝。你过高估计了我的票房魅力。那所谓的人见人爱的说法是狗屎。你对此有点儿神经过敏了。”

“谢谢，”她说，声音有些怪，好像她在感谢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对她施以酷刑。

“我爱你，”他说。

她望着他，大吃一惊。这是他第一次说这话。

引自《我的名字叫苏珊·斯耐尔》第 6 页：

很多人——多半是男人——对我要求汤米带凯丽参加春季舞会不感到惊讶。但他们对他居然这样做了感到惊讶，这说明男人对其同类的利他行为的期望值并不高。

汤米带她去是因为他爱我，因为这是我的希望。有人会怀疑地问，你怎么知道他爱你？因为他这样对我说了，先生。如果你了解他，这句话对你来说也就足够了……

他是在星期四午饭后邀请她的，他发现自己像小孩子第一次参加聚会一样紧张。

上第五节课时，她坐在他前面，有四排远，下课时他挤过匆忙离去的人群向她走去。讲台旁，刚开始发胖的高个教师斯蒂芬斯先生正心不在焉地把讲义塞进他那破旧的褐色公文箱里。

“凯丽？”

“啊？”

她从书本上抬起头，吃惊地闪动了一下身体，像是要躲避飞来的一拳似的。天气很阴，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色显得更糟。但他第一次注意到（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正眼看她）她长得并不丑。她的脸是圆的，不是卵形的，眼睛黑得似乎在下眼睑上投下了青瘀般的阴影。深黄色的头发，有些硬直，向后梳成一个髻，这种发型并不适合她。嘴唇很丰满，甚至很性感，牙齿是自然的白色。她的体型大部分看不清楚。一件肥大的套头毛衫遮掩了她的乳房，只显出象征性的两个小点。裙子艳丽但不好看：还是 1958 年的老式样，不长不短的斜裙，显得既怪模怪样又笨拙。小腿浑圆健壮（竟然用齐膝的混纺袜遮掩它们，真是怪事，但并没达到目的），而且很漂亮。

她抬头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儿害怕还有点儿其他的什么。他相当肯定他知道那是什么。苏是对的。既然如此，他开始怀疑

这样做是行善还是雪上加霜，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假如你还没有舞伴去参加舞会，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她眨了眨眼，就在她这样做的时候，一件怪事发生了。也许这不过是一瞬间，但事后他能毫不费力地回想起来，就像做梦或记忆幻觉。当时他突然感到头晕，好像他的大脑已不再能控制他的身体——他觉得这种难受、失控的感觉就像喝酒过量呕吐时一样。

随后它就消失了。

“什么？什么？”

她至少没有生气。他原以为会有短暂的狂怒，接着是彻底的退缩。但她没有生气；她似乎只是不能应付他所说的话而已。现在教室里只有他们两人了，正好是在前一节课的学生散去而后一节课的学生尚未到来之际。

“春季舞会，”他说，有些心烦意乱。“下星期五举行，我知道现在跟你说有些晚，但是——”

“我不喜欢被人耍弄，”她轻声轻气地说，低下了头。她犹豫了片刻，然后从他身边走过。她停下来，转过身，他突然看到了她身体中流露出的尊严，它是那么自然，以至于他怀疑她自己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你们是不是以为可以永远捉弄我？我知道你经常和谁约会。”

“我不与我不喜欢的人约会，”汤米耐心地说。“我邀请你是因为我想这样做。”他最终认识到这是实话。如果苏是在做出补偿的姿态，她所做的只不过是间接的。

来上第六节课的学生已经走进教室，有些人正在向他们这边投来好奇的目光。多尔·厄尔曼对一个汤米不认识的男孩说了句什么，两人窃笑起来。

“走吧，”汤米说。他们走出教室，来到走廊里。

他们正在去四号侧楼的半路上——他的教室在相反方向——

他们走在一起,但也许纯属巧合,这时她用几乎听不见的低声说:“我很想去。很想。”

汤米很敏感,他明白这不是接受,他又一次感到疑惑。不过,这至少是个开端。“那就这样。不会有问题的。对我们两人都是这样。我们会留心的。”

“不,”她说。她突然闷闷不乐时,会让人觉得她很美。“那会是一场恶梦。”

“我还没有票,”他说,就像没有听见她的话。“今天是售票的最后一天。”

“喂,汤米,你走错路了!”布伦特·吉利安在喊。

她停住脚。“你要迟到了。”

“你去吗?”

“你的课,”她说,有些心神不定的样子。“你的课。铃就要响了。”

“你去吗?”

“去,”她因为不能自控而生气。“你知道我会去。”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我不知道,”他说。“但现在我知道了。我七点半去接你。”

“好的,”她很轻地说。“谢谢。”她看上去就像要晕倒了。

于是,他在从未有过的犹豫中,轻轻碰了碰她的手。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74—76 页:

在凯丽·怀特事件中,最遭人误解、批评和最具神秘色彩的,恐怕当属凯丽参加尤恩高中春季舞会的舞伴,倒霉的托马斯·埃弗雷特·罗斯所扮演的角色。

在去年全国心理现象学术研讨会上,莫顿·克拉其巴尔肯做了一次公认的轰动演讲。他说,1963 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和 1979 年 5 月缅因州张伯伦镇的毁灭是本世纪最惊人的两个事件。

克拉其巴尔肯指出，这两个事件都因传媒的宣传而家喻户晓，而且两个事件都展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事情是一环套一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可以进行比较，托马斯·罗斯就扮演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角色——灾难导火索。仍然令人不解的问题是：他是出于故意还是无知？

据苏珊·斯耐尔自己承认，本来罗斯是她参加这一年庆典的舞伴。她声称是她建议罗斯带凯丽去的，为了弥补她参与淋浴间事件的过错。最近以哈佛大学的乔治·杰罗姆为首的反对这种说法的人认为，这个故事要么是浪漫的歪曲，要么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杰罗姆雄辩有力地论证了高中年龄的青年有为某种事做出补偿的想法是极少见的，尤其是涉及到对一个被现有小集团排斥的同学的欺辱。

“如果我们相信年轻人的人性可以这种姿态去拯救一只在啄食秩序中地位较低的鸟的自尊和自我形象，这倒是颇为令人振奋的，”杰罗姆在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说。“但我们更清楚。这只地位较低的鸟并不是被同伴温柔地择出群体；相反，它是被迅速而毫不留情地驱赶出去的。”

杰罗姆当然是绝对正确的——无论如何就鸟而言——而他的雄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恶作剧者”理论的出笼。怀特委员会曾探讨过这一理论，但并没有实际宣布。这一理论假定罗斯和克丽丝汀·哈根森（见10—18页）是一个组织松散的阴谋的中心，他们使凯丽·怀特出席春季舞会，准备在那里彻底地羞辱她。一些理论家（多数是犯罪问题作家）还认为苏珊·斯耐尔也是这个阴谋的积极参加者。这个理论把神秘的罗斯先生置于可能是最糟的境地，一个恶作剧者蓄意将一个反复无常的女孩骗入极度紧张的环境中。

本文作者认为，根据罗斯先生的个性，这是不可能的。罗斯的个性是诽谤他的人基本上没有去发掘的一个侧面，这些诽谤者

把他描绘成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愚蠢地以帮派为中心的人；“傻冒儿”这个词充分表达了对汤米·罗斯的这种看法。

实际上罗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运动员。他最擅长棒球，并且从二年级起就是尤恩校队的队员。波士顿红袜队的总经理迪克·奥康内尔曾指出，如果罗斯还活着，会得到一份薪水相当丰厚的合同。

但罗斯还是一个全优生（完全不是“傻冒儿”的形象），他的父母都说他已决定先上大学，毕业后再打职业棒球，他打算在大学里主修英语专业。他的兴趣之一是写诗，他死前六个月，一家著名的“小杂志”《不落叶》上发表了他的一首诗。本书附录五附载了这首诗。

他那些幸存的同学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这一点很重要。在大众传媒所谓的舞会之夜这一事件中，只有 12 名幸存者。而这些没有参加舞会的人多数是初、高中不太惹眼的学生。如果这些“小人物”回忆罗斯是一个友善、随和的人（许多人说他是“老好人,’），杰罗姆教授的论点是不是因此有些问题呢?

罗斯的学校档案（根据州法律它不能被复印于此），加上同学的回忆，亲属、邻居和老师的评价，构成了一个优秀青年的形象。这个事实与杰罗姆教授描述的那个受同学崇拜的狡猾的小恶棍的形象完全不符。他显然对粗鲁的言语有足够的容忍，并能摆脱他的同学的歧见首先邀请凯丽。事实上，托马斯·罗斯看来是一个少有的人物：一个富有社会良知的年轻人。

在此并不是要把他捧为圣徒。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通过大量的研究，我相信，他也不是公立学校谷仓里的一只人鸡，无理智地参与迫害一只瘦弱的母鸡……

她躺在

（我不怕不怕她）

自己的床上，一只手臂遮住眼睛。这是周六晚上。如果她要做自己心里已经盘算好的那条裙子，她至少在明天就要

（我不怕妈妈）

动手。她已经在韦斯托弗的约翰商店买了衣料。它那天鹅绒般厚重的质地使她害怕。价格也使她害怕。那商店之大已经吓住了她，身着轻薄春装的时髦女士们在其中穿梭往来，审视着一领领布料。在这里回荡着一种奇异的气氛，与她通常光顾的张伯伦镇沃尔沃兹商店浑然不同。

她虽害怕但并没有驻足不前。因为只要她愿意，她可以把她们全都扔到街上去，让她们尖叫个不停。模特衣架会翻倒在地，灯具会从天而坠，一领领布匹会像飘扬的战旗一样飞向空中。她可以像神庙中的参孙一样，随心所欲地将灾难降临到她们头上。

（我不害怕）

那衣料现正藏在地下室里一个干燥的架子上，她打算把它取上来。就在今夜。

她睁开了眼睛。

发力。

梳妆台浮起来了，它抖动了一会儿，然后继续上升，直到接近天花板。她让它下降。升起。下降。现在又让床升起，载着她的全部重量。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像电梯一样。

她几乎不感到疲倦。当然，还是有一点儿。不很累。两周前几乎丧失的能力现在正处于鼎盛时期。它以一种近乎——

嗯，近乎可怕的速度在发展。

就在现在，一连串回忆不邀自来地（就像对月经的了解）涌现出来，好比精神的堤坝在某一地方被炸开了，于是洪水汹涌而来。都是些迷蒙、扭曲的童年回忆，然而又十分真实。让墙上的画跳舞，打开屋子对面的水龙头；妈妈让她

（凯丽天要下雨关上窗户）

做某件事，而房里所有的窗户都砰砰地关上了；拧开麦克弗蒂小姐的大众汽车的气门芯，让四个轮胎一下子瘪掉；石头——

（!!!!! 不不不不!!!!!）

但现在已经不能阻挡回忆，就像不能阻挡每月来月经一样，何况这些回忆已不再迷迷蒙蒙，不，不再是那样；现在是刺眼的、发亮的、像利齿状的闪电：那个小姑娘

（妈妈住手妈妈别我喘不过气来噢我的喉咙噢妈妈对不起我看噢我的舌头在嘴里流血）

那个可怜的小姑娘

（尖叫：小骚货噢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个可怜的小姑娘躺在壁橱门口，一半在里一半在外，眼前金星飞舞，耳中嗡嗡作响，肿胀的舌头耷在嘴边，脖子上鼓起一圈项链般的青瘀，那是妈妈掐出来的。后来妈妈回来了，来找她，妈妈右手拿着爸爸拉尔夫的那把长长的切肉刀。

（剜出来我必须剜掉那邪恶丑陋肉欲的罪孽噢我知道是这双眼睛就剜掉这双眼睛）

妈妈的脸气歪了，抽搐着，腮帮子耷拉着，另一只手拿着爸爸拉尔夫的《圣经》

（你再也看不见那个光身子的妖精了）

这时什么东西弯曲了，不是弯曲而是发力了，一个庞大无形、巨人般的东西，一个原本不属于她的、今后也永远不会属于她的力量源泉，接着有东西落在房顶上，妈妈尖叫起来，把爸爸拉尔夫的《圣经》扔在地上，这太棒了，接着是更多的乒乓声，房子里的家具开始乱动，妈妈扔下刀跪在地上祈祷，她双手高举，膝盖颤抖，厅里的椅子呼啸着，楼上的床翻了个儿，餐厅的桌子自己卡在了窗户上，妈妈的双眼瞪得滚圆，向外凸出，满是疯狂的神色，她指着小姑娘

（是你干的是你这个魔鬼的后代女巫妖精是你干的）

然后是石头。当她们的房顶裂开并传来像是上帝行走的沉重脚步声时，妈妈已经晕过去了，后来——

后来她自己也不省人事了。此后的回忆就没有了。妈妈从不提起此事。切肉刀被放回到抽屉里。妈妈给她脖子上大块的黑紫瘀斑敷药包扎，凯丽记得她曾问过妈妈是怎么弄的。但妈妈缄口不言。这事渐渐被淡忘了。记忆之眼只在梦中张开。那些墙上的图画不再跳舞。窗户也不再自己关闭。凯丽已不记得曾发生过这些。直到今天。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身上出着汗。

“凯丽！吃晚饭！”

“谢谢，

（我不怕）

妈妈。”

她从床上爬起来，用深蓝色的发带束紧头发，下楼去了。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59 页：

凯丽的“特异功能”有多明显？玛格丽特·怀特本着她极端的基督教伦理观念对此又有何看法？我们也许永远不得而知。但是人们很想相信怀特太太的反应一定也是很极端的……

“你没吃馅饼，凯丽。”正在研读宗教小册子并沉醉于自己评论中的妈妈抬起头来。“这是自己做的。”

“它让我长粉刺，妈妈。”

“你的粉刺是上帝对你的惩罚。现在吃掉馅饼。”

“妈妈？”

“什么事？”

凯丽低下头。“汤米·罗斯邀请我参加下星期五的春季舞会——”

小册子被忘却了。妈妈盯着她，一副不相信自己耳朵的神情。她的鼻孔突然扩大，好像马听见响尾蛇在草里爬行的窸窣声。

凯丽想咽下嗓子里哽噎的感觉，但

（我不怕是的我不）

只成功了一半。

“——他是个很好的男孩。他答应在我们家停一下，先见过你然后——”

“不行。”

“——11点送我回来。我已经——”

“不行，不行，没门儿！”

“——接受了。妈妈，请正视我必须开始……尝试与外界来往。我不像你。我很可笑——我是说孩子们认为我是块笑料。我不想这样。我想尝试做一个正常的人，否则就会太迟了——”

怀特太太一扬手，把茶泼到凯丽的脸上。

茶是温的，但它即便是滚烫的，效果也不会更强烈到哪儿去。凯丽一下子闭了嘴，木呆呆地坐在那里，褐色的茶水顺着她的脸颊和下巴流下来，滴到她的白衬衫上，渗了开来。茶水粘乎乎的，带着桂皮的气味。

怀特太太浑身颤抖着坐在那里，脸部肌肉僵死，只有鼻孔还在呼扇。她突然猛地仰起头，向着天花板尖叫起来。

“上帝！上帝！上帝！”她一个字一个字咬牙切齿地说。

凯丽一动不动地坐着。

怀特太太站起来，绕过桌子。她的双手勾着，像两只颤抖的爪子，脸上蒙上一层夹杂着怜悯和仇恨的半疯神情。

“壁橱，”她说。“到你的壁橱里去祈祷。”

“不，妈妈。”

“男孩子。是的，接着男孩子就要上门了。流血之后男孩子就来了。就像闻到味儿的狗，狞笑着淌着口水过来了。想看看这味

儿是从哪里传来的。那种……气味！”

她抡圆了胳膊狠狠地一击，手掌触击凯丽的面颊发出的声音

（噢上帝我现在真怕呀）

像是皮鞭在空中甩出的脆响。凯丽依然坐在那里，上身摇晃了几下。她面颊上留下的手印开始是白的，然后变成血红。

“这印记，”怀特太太说。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但毫无表情；她呼吸急促，极力摄取空气。她似乎是自言自语，鹰爪般的手落在凯丽的肩上，把她拖离了椅子。

“我见过，是的。啊，是的。但是。我。再不。做了。只是为了他。他。得到了。我……”她停下来，眼睛无神地睃巡着天花板。凯丽吓坏了。妈妈似乎处于揭示某个可能摧毁她的重大真相的痛苦之中。

“妈妈——”

“坐汽车。啊，我知道他们用车把你带到哪里去。城市边缘。路边旅馆，威士忌。气味……噢他们闻到了你身上的气味！”她的声音更为尖利。脖子上青筋毕露，头则一抽一抽地向上扭着，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妈妈，你最好还是别说了。”

这句话好像使她回到了某种模糊的现实中。她的嘴唇流露出自然的惊讶，并真的停了下来，好像在新的世界里寻找旧的方向。

“壁橱，”她嘟囔着。“到你的壁橱里去祈祷。”

“不。”

妈妈又抬手要打。

“别！”

那只手定在了死寂的空中。妈妈抬头凝视着它，像是要肯定它还在，还是完整的。

装馅饼的盘子突然离开了桌上的垫托盘，自己飞过房间撞在起居室门边的墙上，溅起一片黑浆果汁。

“我要去，妈妈!”

妈妈的茶杯底朝上浮了起来，飞过她的头顶在炉子上方砸得粉碎。妈妈尖叫着跪倒在地，用手护住头。

“魔鬼的孩子，”她呻吟着。“魔鬼的孩子，撒旦的崽子——”

“妈妈，站起来。”

“欲望和淫荡，肉体的欲望——”

“站起来!”

妈妈发不出声音，但她确实站了起来，手仍然护在头上，像个战俘。她的嘴唇蠕动着。在凯丽看来，她像是在背诵主祷词。

“我不想和你作对，妈妈，”凯丽说。她发音很费力，断断续续的。她努力控制自己。“我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我……我不喜欢你的生活。”她不再说下去，不由自主地恐惧起来。最亵渎的话都说出口了，它可比那些粗话坏上一千倍。

“巫女，”妈妈轻声说。“圣经上说：‘你不应让巫女生存。’你爸爸是为上帝工作——”

“我不想谈论这些，”凯丽说。听妈妈谈起爸爸总让她不安。“我只想让你明白，这里的事情是要变的，妈妈。”她的眼睛放出光。“她们最好也明白这一点。”

可是妈妈又开始自言自语了。

她的嗓子里有一种扫兴的感觉，肚子里翻腾着不适的失望，她不满地到地下室去取她的衣料。

这要比壁橱好。就是如此。任何地方都比点着蓝灯和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汗臭和她自己罪孽的壁橱好。一切。任何地方。

她站着，把衣料抱在胸口，闭上了眼睛，阻隔住地下室里没有灯罩的、结着蜘蛛网的灯泡发出的微光。汤米·罗斯并不爱她；她知道这一点。这是一种奇怪的补偿，她能理解其用心并作出反应。自从她到了能推理的年龄，就与忏悔的概念紧密相联。

他说会顺利的——他们会保证做到。是的，她也会保证做到。

她们最好别生事。她们最好别。她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是来自光明之神还是黑暗之神，而现在，在终于发现她已不在乎它究竟来自何方之后，她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轻松，仿佛长期的重负从她的肩上滑落了。

楼上，妈妈仍在念念有词。这已不是主祷词了，而是《申命记》中的驱魔祷词。

引自《我的名字叫苏珊·斯耐尔》第 23 页：

他们最后甚至还拍了一部有关的电影。我在去年四月看过它。走出电影院，我感到恶心。在美国发生的任何重要事件，他们都要美化它，就像小孩的鞋子一样。这样你就可以忘掉它。可是忘掉凯丽·怀特可能是任何人都认识不到的最大错误……

星期一上午，格雷尔校长和他的副手彼得·默顿坐在格雷尔的办公室里喝咖啡。

“哈根森还没有消息吗？”默蒂问。他的嘴像约翰·韦恩那样撇了一下，但嘴角却显出了几分害怕。

“一点儿没有。克丽丝汀也不再散布她爸爸准让我们流浪街头的话了。”格雷尔满脸愁容地喝干了咖啡。

“你的样子不太像准备庆贺一番嘛。”

“是的，你知道凯丽·怀特要参加舞会吗？”

默蒂眨眨眼。“和谁？鸟嘴？”鸟嘴叫弗莱迪·霍尔特，是尤恩中学另一个受人欺负的孩子。他喝足一肚子水恐怕也不足 100 磅，而乍一见你会以为他的鼻子就有 60 磅重。

“不是，”格雷尔说。“是和汤米·罗斯。”

默蒂把咖啡咽错了地方，呛得一阵咳嗽。

“我当初和你的反应一样，”格雷尔说。

“他的女朋友呢？那个叫斯耐尔的小姑娘？”

“我想是她让他干的，”格雷尔说。“我找她谈话时，她显得对发生在凯丽身上的事很内疚。现在她在布置小组工作，非常高兴，好像不参加高年级舞会没什么了不起。”

“噢，”默蒂恍然大悟。

“至于哈根森，我想他一定与什么人谈过，发现我们如果愿意真可以代表凯丽·怀特起诉他。我想他会就此罢手了。我所担心的是他女儿。”

“你认为星期五晚上会出事？”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克丽丝有不少朋友参加舞会。而且她现在正和比利·诺兰那个混小子约会；他也有一群狐朋狗友。这些人会以恐吓孕妇为乐。就我所知，他对克丽丝·哈根森是言听计从。”

“你有什么具体的担心吗？”

格雷尔做了一个不安的手势。“具体？不。但我经历的事多了，知道情况很糟。你还记得 1976 年对斯塔德勒的比赛吗？”

默蒂点点头。三年多的时间不足以抹去对那场比赛的记忆。布鲁斯·特雷弗学业一直很差，但却是一位篮球高手。教练盖恩斯不喜欢他，可是特雷弗却能将尤恩带入十年来的第一次地区决赛。在尤恩最后一场对斯塔德勒山猫队的生死悠关的比赛之前一星期，他被从队里除名了。原因是在一次事先宣布的更衣室常规检查中，在特雷弗的公民学课本后面发现了一公斤大麻。最后尤恩输掉了比赛，和他们争夺锦标的机会，比分是 104 比 48。但没有人记得这些；人们记住的是在第四节中使比赛中断的骚乱。布鲁斯·特雷弗领导了这场骚乱，他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遭到了诬陷。骚乱的结果是四人进了医院，其中之一是斯塔德勒的教练，他被一个急救箱打中了脑袋。

“我有那种感觉，”格雷尔说。“一种直觉。有人会带着烂苹果之类的东西去舞会。”

“也许你是神经过敏了，”默蒂说。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92—93页：

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心灵致动现象是由基因隐性组合引起的，但它与血友病正相反，后者只见于男性。在那种一度被称为“国王的灾祸”的疾病中，女性体内的这种基因是隐性的，可以携带而不发作。男性后裔则是“出血者”。只有当一个受感染的男性娶了一个携带隐性基因的女子时才会产生这种疾病。如果这种结合产生的后代是男性，结果就是一个患血友病的儿子；如果是女性，就是携带隐性基因的女儿。应该强调的是，男性**也可能**携带隐性的基因，此时它只是他的基因组合的一部分。但如果他娶了一个携带同样不正常基因的女子，生下的男孩就会是血友病患者。

在皇族中，因为内部联姻十分普遍，所以一旦这种基因进入家族系统，基因复制的几率就很高——国王的灾祸这一名称由此而来。本世纪初，阿巴拉契亚山区也是血友病高发区。这些文化中共同的特点就是乱伦和表亲之间的婚姻很普遍。

而就心灵致动而言，男性却是携带者；心灵致动的基因**也可能**潜伏在女性体内，但**只能**在女性体内成为显性。显然拉尔夫·怀特携带了基因。玛格丽特·怀特碰巧也具有不正常的基因症状，但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它是隐性的，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她拥有与女儿类似的心灵致动功能。目前正在对玛格丽特·布里格姆的外祖母萨迪·科克伦的生活进行调查，因为如果心灵致动的显／隐性模式与血友病类似，那么这位科克伦太太很可能是心灵致动显性。

如果怀特婚姻的产物是男孩，其结果只不过是又一个基因携带者。因为拉尔夫·怀特和玛格丽特·布里格姆双方都没有年龄相当的表亲能成为这位理论上的男性后裔的配偶，所以这种突变永不发生的几率是很大的，而遇上另一个带有心灵致动基因的女子并同她生儿育女的概率则很小很小。尚没有一个研究该问题的

小组分离出这种基因。

当然无人怀疑，鉴于缅因州的这场杀戮惨剧，分离这种基因已成为医学上的首要目标。血友病基因，或称 H 基因使男性后裔缺少血小板。心灵致动基因，或称TK基因，则使女性传播者可以几乎是随意地去毁灭……

星期三下午。

苏珊和其他 14 位学生——春季舞会布置小组的全体成员——正在绘制一幅巨型壁画，星期五晚上它将挂在两支乐队的背后。它的主题是威尼斯之春（谁选的这些做作的主题，苏心想。她在尤恩上学已四年了，参加过两次舞会，但她还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还他妈的要什么主题？只要舞跳得欢畅不就行了？）；尤恩最有艺术才华的学生乔治·奇兹玛已画好了一幅小小的粉笔画。夕阳映照下的运河上漂着一条凤尾船，船夫头戴大草帽倚着舵柄，水天之间点缀着各种色调的粉红、朱红和橙色。画真的很漂亮，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已在一块巨大的 14×20 英尺的画布上勾画出轮廓，按照不同的色调划分成不同的区域。现在全小组都在耐心地给它上色，像是一群孩子趴在巨型画书的大书页上。苏看着自己的手和小臂，上面沾满了粉红的粉笔灰，她暗想今年的舞会肯定是历来最漂亮的一次舞会。

她身边是海伦·希乐斯，她蹲在那里，伸了个懒腰，一边弓着背一边嘟囔着。她用手背捋了一下垂在前额的头发，留下一块玫瑰色的污斑。

“你怎么会让我参加这种活动？”

“你想让舞会办得好些，是不是？”苏模仿吉尔小姐，布置小组的那个老处女组长（她有一个很恰当的外号，叫胡子小姐）。

“是想啊，但为什么不去茶点饮料组或娱乐组？少用些后背，多用些脑子。用脑子是我的长项。何况，你又不——”她咽下了

下面的话。

“参加？”苏珊耸耸肩又拿起粉笔。她的手刚才抽筋了。“是的，但我仍希望它能办得好。”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汤米要参加。”

她们静静地涂了一会儿，海伦又停住手。她们附近没有旁人，离得最近的是霍利·马歇尔，他在壁画的另一端给小船的龙骨上色。

“我能问个问题吗，苏珊？”海伦终于问道。“上帝，人人都在议论。”

“当然。”苏停下来，活动着手指。“也许我应该告诉什么人，这样事情就明朗了。是我让汤米去请凯丽的。我希望这会使她变的合群一些……克服一些障碍。我觉得我欠她这么多。”

“这会把我们其他人置于什么地位？”海伦问，并没有生气。

苏耸耸肩。“对于我们的所做所为，你必须自己做出判断，海伦。我没有攻击别人的资本。但我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嗯……”

“假装圣人？”

“之类的角色。”

“那么汤米同意了？”这是她最感兴趣的。

“是的，”苏说，并没有多想。停了一会儿：“我想别的同学会以为我是在出风头。”

海伦想了一下。“嗯……他们都在谈论这件事。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你挺好。就像你说的，你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不过，也有一小撮不这么想的人。”她无可奈何地傻笑了一下。

“克丽丝·哈根森那帮人？”

“还有比利·诺兰一伙。上帝，他真讨厌。”

“她不大喜欢我？”苏说，像是在提问。

“苏珊，她恨你的胆量。”

苏珊点点头，惊奇地发现这个念头既使她沮丧又使她兴奋。

“我听说她父亲原本要起诉校方，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她说。

海伦耸耸肩。“在这件事上她没得到任何支持，”她说。“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搞的，我们每个人。我觉得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了。”

她们又安静地继续工作。在房间那头，唐·巴雷特正在架一个折叠梯子，准备用皱纹纸装饰头上的钢梁。

“看，”海伦说。“克丽丝来了。”

苏珊抬起头，正好看见克丽丝走进体育馆入口左边的小办公室。她穿着一条暗红色丝绒料子的时髦裤子，一件白色的丝质衬衫，从她前胸颤动的样子，可以看出她没戴乳罩。一个下流老头的梦，苏珊别扭地想，然后奇怪克丽丝到舞会筹委会设置小卖部的地方去做什么。当然，蒂娜·布莱克在筹委会工作，她们两人关系非常亲密。

别想了，她责怪自己。难道你还希望她会痛心疾首吗?

是的，她承认。她的一部分还真这样希望。

“海伦？”

“嗯……？”

“她们是不是要搞什么名堂？”

海伦的脸蒙上了一层面具般不情愿的表情。“我不知道。”声音很轻，显得过分无知了。

“噢，”苏不动声色地应了一声。

（你知道你知道内情：承认算了好像只有你能告诉我）

她们继续涂色，二人都不吭声。她知道并不像海伦所说的那样一切正常。根本不可能；在同伴眼中，她永远不再像过去那样惹人喜爱。她做了一件难以控制的危险的事情：她除去了面具，露出了真面目。

接近黄昏时分的阳光，从体育馆高高的、明亮的窗户中斜射

进来，暖融融的像油，甜丝丝的像童年时光。

引自《我的名字叫苏珊·斯耐尔》第 40 页：

我可以理解舞会上定会发生什么事。例如，尽管很可怕，但我能理解比利·诺兰之流会怎么做：他对克丽丝·哈根森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至少大部分时间如此。他的朋友们又同样被他牵着鼻子走。肯尼·加尔森 18 岁时从高中退学，据测试他的阅读能力只相当于三年级。按照临床观念，史蒂夫·戴甘近乎于白痴。其他一些人已有前科；那个叫杰基·塔尔伯特的九岁时就因偷汽车壳盖被逮捕。如果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看，你甚至可以认为这帮人是不幸的受害者呢。

但你对克丽丝·哈根森本人又能说什么呢？

就我看，从头至尾，她的惟一目标就是要完全彻底地毁掉凯丽·怀特……

"按理我不应该，"蒂娜·布莱克不安地说。她长得小巧玲珑，一头红色卷发。她把铅笔插在头发里，像那么回事似的。"万一诺玛回来，她会泄密的。"

"她正在厕所里，"克丽丝说。"得了吧。"

蒂娜多少有些胆怯，不由自主地傻笑着。她仍然象征性地抵抗着："你为什么要看？你又不能去。"

"那没关系，"克丽丝说。与平常一样，她似乎充满了黑色幽默。

"就在这儿，"蒂娜说着，把放在薄塑料夹中的一张纸推过桌子。"我出去买可乐。如果那个狗娘养的诺玛·沃森回来逮着你，我可是从没有见过你。"

"行，"克丽丝嘟囔着，已经沉浸在场地布置图中。她没有听见关门声。

乔治·奇兹玛也参加了布置图的安排，所以它很完整。舞场被清楚地划定。两个乐队台。还有晚会结束时帝后加冕的位置。

（我倒想给他妈的斯耐尔和狗养娘的凯丽一起加冕）

围着舞场，三面放着舞会参加者的桌子。它们原本是牌桌，但蒙上了质地轻薄的绉绸和丝带，每张桌都放上舞会纪念品、时间表和帝后的选票。

她用涂了指甲油的长指甲点着图上舞场右侧的桌子，然后是左面。就在那里：汤米·罗斯和凯丽·怀特。他们居然真的这样做了。她简直不能相信。愤怒使她颤抖。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就此无事了？她的嘴唇残忍地绷紧了。

她回身看了看。诺玛·沃森仍不见踪影。

克丽丝把座位表放了回去，又迅速翻着放在那张坑坑洼洼涂满姓名首字母的桌上的其他纸张。发票（多数是买绉纹纸和大头针的），出借牌桌的父母名单，小额的付款凭证，一张斯塔印刷厂印制舞票的帐单，一张帝后选票的样品——

*选票！*她一把抓起它。

按理说在星期五之前，不应该有人见到实际使用的帝后选票。届时全体学生都将在学校的扩音器中听到宣布的候选人名单。舞会的帝后将由参加舞会的人投票选出，但空白的候选人提名选票早在一个月前就在各班的会议上流传。其结果应该是最高机密。

学生中正在酝酿彻底废除选举舞会帝后这件事；一些女孩认为它是性别歧视，男孩们则认为纯粹是胡闹，并令人尴尬。很有可能这是最后一年，舞会还会如此正式或者说如此传统。

但对克丽丝而言，这是她惟一重视的一年。她仔细贪婪地盯住名单。

乔治和弗丽达。没戏。弗丽达·贾森是犹太人。

彼得和迈拉。也没戏。迈拉是努力取消这一竞选的女生之一。她即便被选上也不会接受。再说，她长得就像老挽马埃塞尔的屁

股一样难看。

弗兰克和杰西卡。很有可能。弗兰克·格里尔今年入选了全新英格兰橄榄球队，可是杰西卡也是个小笨蛋，心眼儿还没有粉刺多。

唐和海伦。拉倒吧。海伦·希乐斯连替补也选不上。

最后一对：汤米和苏。只是苏的名字被划掉了，凯丽的名字取而代之。真是唤起人想象的一对！一种奇怪、挑衅的大笑声脱口而出，她急忙用手捂住嘴，把笑声堵了回去。

蒂娜急急忙忙地回来了。“天哪，克丽丝，你还在这里？她来了！”

“别着急，小妞，”克丽丝说着，把文件放回到桌上。她出去时脸上仍带着狞笑，还停下来向苏·斯耐尔做了一个嘲弄的手势，后者还在伺弄那幅愚蠢的壁画。

在外面的走廊里，她从口袋里摸出十美分硬币，投进公用电话，找比利·诺兰。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100—101页：

人们不知道在毁掉凯丽·怀特这件事上，究竟有多少是经过事先计划的。是经过精心策划，多次演练，还只是一种粗糙的想法，最后事情搞糟了。

……我赞成后一种看法。我认为克丽丝·哈根森是事情的主谋，但她本人对如何毁掉凯丽这样的女孩，想法也很模糊。我认为是她指使威廉·诺兰及其朋友到北张伯伦的埃尔文·亨迪农场去的。我肯定，想象中的这次农场之行的结果很符合被歪曲了的诗意的正义感……

在北张伯伦，汽车以65英里的时速呼啸着开上了满是车辙印的斯塔克恩德路。在这种垫高了的搓板似的硬质土路上开快车，很

可能造成车毁人亡的后果。5月的树枝繁叶茂，一根低垂的树枝恰巧刮着这辆61年型的比斯坎牌汽车的车顶，这车已锈迹斑斑，保险杠弯曲，尾盖翘起，装着一对玻璃纤维填充的消音器。它的一个前灯不亮；若碰上特别颠簸的路面，另一个灯也接触不良，在午夜的黑暗中一闪一闪。

比利·诺兰坐在缠着粉红绑带的方向盘后面，杰基·塔尔伯特、亨利·布莱克、史蒂夫·戴甘，还有加尔森兄弟——肯尼和卢——也都挤在里面。他们点着三根大麻烟卷，在黑暗中互相传递着，像是冥府大门外转来转去的看门狗闪亮的眼睛。

“你肯定亨迪不在家？”亨利问。“不是我想临阵逃脱，亲爱的老威廉。可他们尽骗人。”

吸大麻已到晕晕乎乎程度的肯尼·加尔森觉得这句话无比好笑，于是发出一串很尖的笑声。

“他不在，”比利说。甚至这几个字似乎也是挤出来的，他根本什么也不想说。“葬礼。”

克丽丝是偶然知道这个消息的。在张伯伦地区，经营成功的个人农场不多，亨迪老头儿是一家。他完全不像田园小说中描写的那种脾气不好但心地善良的老农夫，而是吝啬得一毛不拔。在苹果未熟的时候他的猎枪从不装实心弹，而是装散弹。他还对几个家伙的偷窃提出诉讼。其中一个是这伙孩子的朋友，一个叫弗莱迪·奥弗洛克的倒霉蛋。弗莱迪在亨迪老头儿的鸡棚里被当场逮住，还挨了双份的6号散弹，被打得屁滚尿流。老弗莱迪在急救所的诊室里骂骂咧咧地趴了四个小时，让一个笑呵呵的实习大夫从他的屁股里夹出一堆散弹丸，把它们扔进一个钢盘里。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因偷窃和非法闯入被课以200元罚款。所以在欧文·亨迪和张伯伦的这群小流氓之间再无交情可言。

“雷德呢？”史蒂夫问。

“他正在想法儿勾搭骑士酒吧新来的女招待，”比利说，转动

方向盘穿过颠簸的小路，拐上去亨迪农场的路。雷德·特里劳尼是老亨迪雇的帮手。他是个醉鬼，只是使起猎枪来和他的雇主一样熟练。“他在酒吧关张之前不会回来。”

“咱们这个玩笑可开得够危险的，”杰基·塔尔伯特咕噜了一句。

比利生硬地说，“你想撤？”

“不，啊—啊，”杰基急忙表白。比利已拿出一盎司上好的大麻在他们五人中分了，况且现在离镇子已有好几英里远了。“我的意思是这确实是个好玩笑，比利。”

肯尼打开汽车仪表板上的贮物盒，拿出一个装饰用的螺旋形发卡（克丽丝的），把一个灭了的大麻烟头塞到里面。这个动作让他觉得很有趣，他又尖声笑了起来。

现在他们飞驶过路两边“严禁闯入”的标牌、铁丝网和新犁过的田野。生土的气味在 5 月温暖的空气中显得浓烈、甜蜜。

当汽车驶上下一个山丘时，比利关掉了前灯，把车档调到空档，并关掉了发动机。他们向亨迪的私人车道滑行着，像一块无声的金属。

比利毫不费力地调整着方向，在他们滑到另一个小山坡时，车的速度大大放慢了，他们又滑到一幢没有灯光的空房子旁。现在他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谷仓，在它的后面，月光梦幻般地给牛棚和果园披上银装。

猪圈里，两头母猪把它们扁平的鼻子伸出栏杆。牛棚里，一头母牛轻轻地打着呼噜，也许是睡着了。

比利用紧急刹车停住了车。其实车已熄火，这一动作并没必要，但这是十足的别动队的架式。他们下了车。

卢·加尔森从肯尼身后伸手在贮物盒中拿出一样东西。比利和亨利绕到车后面打开了行李箱。

“这家伙回来看见了，当时就会吓得屁滚尿流，”史蒂夫高兴

地说。

“为了弗莱迪，”亨利说着从行李箱中拿出了一把锤子。

比利没言语，但这当然不是为了弗莱迪·奥弗洛克，他是臭大粪。这是为了克丽丝·哈根森，就像一切都是为了克丽丝一样，从她从大学课程的高傲的奥林匹亚山上降下来，投入他的怀抱那天起。他甚至愿意为她杀人，甚至更多。

亨利试着用一只手挥动了几下九磅重的锤子。沉重的锤端在夜晚的空气中发出怪异的嗖嗖声。当比利打开冰箱的盖子拿出两只马口铁桶时，别人都围拢过来。两只铁桶凉得冰手，附着一层薄霜。

“行了，”他说。

六人快步走向猪圈，他们的呼吸因兴奋而加速。两头母猪猫一般温顺，一头老公猪在另一端侧卧着沉睡。亨利又空抡了一下锤子，但这次已全无信心，他把它交给了比利。

“我不行，”他无力地说。“你来。”

比利接过它，询问似地看了看卢，他正拿着从贮物盒中取出的杀猪刀。

“别担心，”卢一边说，一边用大拇指肚蹭了蹭磨得飞快的刀刃。

“割喉咙，”比利提醒道。

“我知道。”

肯尼嘴里念念有词，狞笑着把皱巴巴的袋子里剩下的土豆片倒在猪身边。“别害怕，小猪，别害怕，大个儿比利要把你们的头砸扁，所以你们不用再害怕炸弹了。”他用手挠着粗糙的猪脸，猪打着呼噜张嘴大嚼起来。

“来了，”比利说着，锤子落了下来。

这声音使他想起有一次他和亨利从镇西跨越 495 号公路的克拉里奇立交桥时扔下一个南瓜的声音。一头母猪应声倒地，死了。

它的舌头耷拉出来，眼睛依然睁着，土豆片沾满了鼻子。

肯尼咯咯笑着。“它连打嗝的时间都没有。”

“卢，快点儿，”比利说。

肯尼的兄弟从围栏的空隙中钻了进去，迎着月光揪起猪头——它蒙上薄翳的眼睛直勾勾空洞地望着月牙——猛砍下去。

血喷出来的速度快得惊人。有几个人身上被溅到一些，他们发出厌恶的叫声，后退了几步。

比利探身把一只桶放到血流下面。桶很快就满了，他把它放到一边。当血滴嗒一阵不再流出时，第二只桶已装满了一半。

“另一头，”他说。

“天哪，比利，”杰基带着哭腔说，“这是不是——”

“嘘，啰——啰——啰，”肯尼叫着，狞笑着，抖动着空土豆片口袋。过了一会儿，那头母猪回到了围栏边。锤子又是一闪。第二只铁桶装满了，剩下的血就流在地上。空气中弥漫着腥臭的铜锈味。比利发现自己的小臂上沾满了稠乎乎的猪血。

在把铁桶放回行李箱时，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种模糊的、象征性的联系。猪血。真棒。克丽丝是对的。这真棒。它让一切都凝固了。

让猪喝猪血。

他把铁桶塞进冰箱，盖上桶盖，又关上冰箱的盖。“走吧，”他说。

比利坐到方向盘后面，放开了紧急刹车。五个男孩走到车后，一起用肩膀推车，汽车无声地转了一小圈，经过谷仓，爬上了亨迪房子对面的小丘。

当汽车开始自己下滑时，他们气喘嘘嘘地窜到门边，爬进了车厢。

比利驾车离开长长的私人车道，驶上亨迪车道，这时车已有足够的速度驱动马达了。在山脚下，比利挂上三档，合上离合器。

马达转动着，轰鸣着工作起来。

让猪喝猪血。是的，这真棒，一切都顺利。这真是棒。他微笑起来，而卢则开始觉得惊讶和害怕。他不能肯定以前见到比利·诺兰笑过。连关于他笑的传闻都未听到过。

“亨迪老头儿去参加谁的葬礼了？”史蒂夫问。

“他母亲的，”比利说。

“他母亲的？”杰基·塔尔伯特吃了一惊。“上帝，她肯定比老天爷还老。”

肯尼尖利的笑声在春夏之交芳香的黑暗中颤抖着，飘洒着。

第二部　舞会之夜

5 月 27 日清晨，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第一次试穿这条连衣裙。她还专门买了一个与之相配的胸罩，它恰到好处地托起她的乳房（其实并没有这个必要），让它们的上半部裸露着。戴上它，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梦一般的感觉，半是羞涩，半是反抗的兴奋。

连衣裙本身几乎拖到地面。裙子很宽松，但腰部是紧身的。她以往的连衣裙多是纯棉或毛的，所以她并不熟悉这种华贵衣料产生的感觉。

它的式样看来与鞋子很相配，或者说将会相配。她套上连衣裙，整了整领口，走到窗前。她只能看见玻璃上映出的模模糊糊的影子，但一切似乎都不错。也许以后她可以——

门锁轻轻地咯嗒了一声，门在她背后打开了，凯丽转过身去，看见妈妈站在那里。

她一副上班的打扮，穿着那件白毛衣，一手拿着黑皮夹，另一只手拿的是爸爸拉尔夫的《圣经》。

她们互相对视着。

凯丽站在那里，窗外射入的一缕春天清晨的阳光沐浴着她，这时她才感到自己的背部不知不觉地挺直了。

“红色的，”妈妈低声自语到。“我应该想到它是红色的。”

凯丽一言不发。

“我能看见你的脏枕头。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他们会盯着你的身体看。《圣经》上说——”

“那是我的乳房，妈妈。每个女人都有。”

“脱掉这衣服，”妈妈说。

“不。”

“脱掉它，凯丽。我们到楼下去，一起把它扔到焚化炉里烧掉，然后祈祷请求宽恕。我们来忏悔。”她的双眼又开始闪烁一种奇怪的、不连贯的热情之光。每当她认为考验信仰的时刻来临时，总要露出这种眼神。“我不去上班了，你也别去上学。我们祈祷。我们来请求上帝显灵。我们跪下请求神圣之火。”

“不，妈妈。”

妈妈抬起手去掐自己的脸。一块红斑出现了。她看看凯丽有什么反应，毫无动静，于是又把自己的右手手指勾起来，像爪子一样在自己脸上挠着，留下丝丝血痕。她呜咽着，身体向后仰，眼中燃烧着异常兴奋的光芒。

“别伤害自己，妈妈。你这样做制止不了我。”

妈妈尖叫起来。她握起右拳打在自己嘴上，鲜血流了出来。她用手指沾着血，梦幻般看着它，然后在《圣经》的封面上按了一个血手印。

“用羔羊的血洗涤，”她轻声说。“许多次。他和我多次——”

“走开，妈妈。”

她抬起头看着凯丽，眼睛炯炯发光，脸上现出一种镌刻出来的义愤，神情很吓人。

“上帝是不能捉弄的，”她轻声说。“你的罪孽终将要昭示天下。烧掉它，凯丽！从身上扒掉这魔鬼的红布，烧掉它！烧掉它！烧掉它！”

门砰的一声开了。

“走开，妈妈。”

妈妈微笑了。那张血淋淋的嘴让这笑容显得狰狞和扭曲。“你的下场会和从塔上掉下来的荡妇耶洗别一样，”她说。“狗会来舔你的血。《圣经》上是这样说的！这是——”

她的脚开始在地板上滑动，她不解地低头看着它们。木板好

像变成了冰。

“别这样！”她尖叫起来。

她已经滑到了门厅里。她抓住门框，坚持了一会儿，然后她的手指似乎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掰开了。

“我爱你，妈妈，”凯丽的语气很坚定。“对不起。”

她想象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而它真的关上了，就像被一阵清风吹的。为了不伤害妈妈，她小心翼翼地松开了推动妈妈的意念之手。

过了一会儿，妈妈开始擂打房门。但凯丽拒不开门，她的嘴唇颤抖着。

“你会遭审判的！”玛格丽特·怀特狂怒地诅咒着。“我不管了！别说我没试过！”

“彼拉多*也这么说，”凯丽说。

妈妈走开了。一分钟后，凯丽看见她走上人行道，穿过马路上班去了。

“妈妈，”她轻轻说了一声，把前额贴在玻璃上。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129 页：

在对舞会之夜进行更详尽的分析之前，归纳一下我们对凯丽·怀特个人情况的了解是有裨益的。

我们知道凯丽是她母亲宗教狂热的牺牲品。我们知道她具有一种潜在的心灵致动能力，这种能力通常被称为 TK。我们还知道这种所谓的“未经开发的本领”实际上具有遗传特性，由即便存在也通常是隐性的基因决定。我们怀疑 TK 能力是天生的。我们知道凯丽还是一个小姑娘时就至少表现过一次这种能力。当时她被

* 彼拉多（Pilate）：罗马犹太巡抚，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译注

置于一种极端负疚和紧张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第二次类似的场合是淋浴室受辱事件。由此推理（伯克利分校的威廉·G. 斯隆贝里和朱丽娅·吉文斯尤其这样认为），TK 能力在此时再次出现实在是由心理因素（其他女孩和凯丽本人对她们初潮的反应）和生理因素（例如青春期开始）共同造成的。

最后，我们知道，在舞会之夜，第三次紧张的场合出现了，导致了我们现在正要讨论的一系列可怕事件。我们将从……

（我不紧张一点儿也不紧张）

汤米先来送过饰花，现在她正自己把它别在长裙的肩部。妈妈当然不会帮她，也不会来看看别的是否合适。她现在把自己锁在祈祷室里，歇斯底里地祈祷已有两小时了。她的声音真瘆人，忽高忽低，断断续续。

（对不起妈妈但我不能道歉）

她把饰花的位置摆弄到自己满意为止，然后垂下双手，闭上眼睛，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家里没有穿衣镜，

（虚荣虚荣一切都是虚荣）

但她认为自己打扮得很得体。她必须这样。她——

她又睁开眼睛。那座用现钞买的黑森林杜鹃钟告诉她现在是 7 点 10 分。

（再过 20 分钟他就要来了）

他会来吗？

也许这一切不过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玩笑，最后一记重拳，是玩笑的重要关键：让她穿着束腰、有朱丽叶式袖子和直筒裙摆的皱天鹅绒长裙，在这里坐到半夜，左肩上还别着朵茶花。

从另一间屋里传来升高了的声音："……在神圣的土地上！我们知道您带着审视的眼睛，可怕的眼睛，还有黑号角也在奏响。我们最诚挚地悔悟——"

凯丽觉得没有人会理解她顺从这一切需要多大的勇气，她使自己暴露于今晚可能发生的任何可怕后果。毫无结果的空等和被人晾在一边肯定还不是最糟的。事实上，私下里她觉得这恐怕还是最好的，如果——

（不，别想了）

和妈妈呆在家里当然比较自在，也比较安全。她知道她们对妈妈的看法。当然，妈妈或许是个宗教狂，是个怪人，但她至少是可以预料的，这房子里的事情也都是可以预料的。她在这里永远不会遇到那些扔东西、嘻笑尖叫的女孩。

可是如果他不来呢？如果她就此退缩放弃呢？再过一个月高中就要结束了。然后呢？无声无息地隐居在这幢房子里，由妈妈供养。到 86 岁的加里森太太家给她做陪伴，在老太太家看一整天电视，看球赛或肥皂剧，吃完晚饭到镇中心散步，在克利果品店人去屋空后去喝上一杯麦乳精，越发肥胖，丧失希望，甚至丧失思维能力？

不。啊，亲爱的上帝。请别这样。

（请让事情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吧）

“——保护我们不受他的伤害，穿着双层袜子等在巷子里，等在小旅馆的停车场里，啊救世主——”

7 点 25 分

她心里忐忑不安，于是无意识地开始用意念举起物体，再把它们放回原处，就像那些在餐馆里等人的女士烦躁地摆弄餐巾一般。她已能同时让六、七件物体悬浮在空中，但完全没有疲倦或头疼的感觉。她等待这股力量减弱，但它却始终旺盛，甚至连一点儿减弱的迹象都没有。有天晚上，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让一辆停着的汽车

（啊上帝别让这是个玩笑）

沿着大街的石沿滑动了 20 英尺，而且一点儿不觉得费力。那些去

法院旁听的闲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她当然也看着，但心里却在暗笑。

杜鹃从钟上跳出来，报了一次时。7 点 30 分了。

她已经有点担心使用这种力量会给她的心肺和内脏的自动调节功能造成可怕的负担。她怀疑她的心脏也可能真的会因负担过重而爆炸。它像是在另一个人的体内，强迫她跑呀跑呀跑。你本人不用付出代价；别人的身体去支付。她现在开始认识到她的能力可能与那些在炭火上行走，把钢针插进眼睛，轻松地把自己活埋六星期的印度苦行者没多大区别。任何形式的用意念驾驭物质都是对体能一种可怕的消耗。

7 点 32 分。

（他还没来）

（别想这事心急水不开他会来的）

（不他不会来了他在外面和他的朋友嘲笑你一会儿他们会挤在一辆吵吵闹闹的车里大笑着、叫嚷着、喧闹着呼啸而去）

悲伤之下，她开始将缝纫机举高又降低，在空中越来越大地转着圈子。

“——并保护我们免遭充满首恶的任性的反叛的女儿们的伤害——”

“闭嘴！”凯丽突然怒吼了一声。

那单调的声音戛然而止，在一阵出奇的安静之后，又响了起来。

7 点 33 分了。

没来。

（那我就要毁掉这幢房子）

这个念头自然而且清晰地浮现出来。首先是缝纫机，让它穿越起居室的墙。把沙发从窗口扔出去。桌椅、书籍、小册子全都飞起来。让水管子都松动，水花四溅，就像露出肉体的血管一样。

如果她的力量能撼动屋顶，就让那些楼板在夜空中四散，像一群受惊的鸽子——

灯光在窗上画出一个个五彩的斑点。

只要有车经过，她就会感到一阵心悸，但这辆车却是开得越来越慢。

（啊）

她不由自主地奔向窗口。是他，汤米正从车里出来，即使在街灯下，他也显得那样英俊潇洒，生气勃勃，简直是……盖了。

这个怪词几乎让她笑出声来。

妈妈的祈祷停了下来。

她抓起一直搭在椅背上的薄丝巾，披在自己裸露的肩膀上，然后咬咬嘴唇，理理头发，此时她真想用自己的灵魂去换一面穿衣镜。门厅里的门铃发出沙哑的叫声。

为了控制双手的抽搐，她让自己等了一会儿，等到第二声铃响。这时她才慢慢迈开步子，丝巾也发出沙沙声。

她打开门，他就站在门口，身穿白色的礼服和黑色的裤子，光彩夺目。

他们互相端详着，谁也没有说话。

她觉得只要他说错一个字，她的心就会碎，如果他笑的话，她会死去。她觉得，实际上是肉体上觉得，她整个悲惨的一生全都汇集到一点，要么就此完结，要么是阳光灿烂的开始。

终于，她不由自主地问道："你喜欢我吗？"

他说："你真美。"

她确实很美。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131 页：

参加尤恩中学春季舞会的人们正在向学校汇聚，有的人刚离开舞会前的茶点招待会。这时克丽丝汀·哈根森和威廉·诺兰正

在镇上一家名叫“骑士”的小旅馆的一间客房里会面。我们知道他们已数次在此会面；这些都记录在怀特委员会的档案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计划是已经完成而且不可更改，还是一时兴起……

“到时间了吗？”她在黑暗中问。

他看看手表。“没到。”

透过地板，隐约传来自动唱机播放的雷·普赖斯演唱的《她注定要做一个圣徒》。克丽丝回忆到，自两年前她用伪造的身份证来此开房间，骑士旅馆就不曾换过唱片。当然那时她是在楼下的廉价房间，不是在山姆·德沃克斯的“专门房间”。

比利的香烟在黑暗中忽闪忽灭，活像一个焦虑的恶魔的独眼。她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光点。她直到上星期一才让他睡她，在他答应只要凯丽·怀特真敢和汤米·罗斯一起参加舞会，他就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帮她捉弄她之后。但是他们以前也来过这里，干过一些搂抱亲嘴之类的事——她称之为苏格兰式爱情，而擅长发明粗话的比利则把它叫作“干燥的性交”。

她原本是想等他真正有所行动后再说。

（可是他确实行动了他弄到了血）

不过事情开始脱离她的控制，这使她不安。星期一那天即使她不心甘情愿，他也会用强力得到她。

比利并不是她的第一个情人，但他是第一个她不能随意操纵的情人。在他之前的那些男孩都是些聪明的木偶，脸上不长粉刺，家里有钱有势。他们有自己的大众牌、贾弗林牌或道奇牌车。他们上麻省大学或波士顿学院。他们秋天穿大学联谊会会员的风衣，夏天穿带鲜艳条子的健美圆领衫。他们拚命吸大麻，然后在飘飘然时大谈经历的奇闻逸事。他们开始总是以保护人的良好举止对待她（所有的高中女孩，无论长相多棒，都是二流货），最后又总

是气喘嘘嘘，以狗一般的激情尾随在她后面。如果他们对她紧追不舍，并且出手大方，她通常允许他们同她上床。通常她都是被动地躺在他们身下，既不帮忙亦不阻止，直到完事。事后，她把一切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回忆，独自获得自己的快感。

她是在波特兰的一次公寓毒品搜查之后认识比利·诺兰的。在那次搜查中，四个学生，包括克丽丝那晚的约会对象，都因藏匿毒品而被拘捕。克丽丝和其他女孩则因为在场而遭到指控，她父亲悄悄插手解决了此事，并问她是否知道一旦她卷入毒品诉讼会对她的形象和他的业务产生何种影响。她告诉他她怀疑能有什么事会伤及他们二人，于是他把她的车没收了。

一星期后的一个下午，比利提议用他的车送她回家，她接受了。

他是那种其他男孩称作机械狂的人。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使她感到刺激。此时，当她昏昏欲睡地躺在这张非法的床上（却能清醒地意识到兴奋和愉快的恐惧）时，她想到那东西一定是他的汽车，至少开始时是这样。

这辆车与她的那些大学生联谊会约会对象的车子大相径庭。那些车全是机器冲压出来的，千篇一律，车窗都不漏风，方向盘可以折叠，隐约散发着塑料座套和擦风档溶剂令人不快的气味。

比利的车很旧，没有光泽，多少有些邪恶的样子。风档的边都磨白了，像是正在发展的白内障。座位已经松动。啤酒瓶在后座上滚动乱响（她的联谊会男伴喝百威牌啤酒；比利和他的朋友则喝莱茵古尔德牌），她只能把腿放在一个没盖的、油乎乎的大工具箱旁。箱里的工具牌子各不相同，所以她怀疑多半是偷来的。车里充满了汽油和废气味。直排发动机的管道在脚下发出响亮刺激的声音。一排表盘悬在电流表、油压表和挂钩（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下面。后轮用千斤顶支着，引擎盖像是戳在地上。

他的车当然是开得飞快。

在她第三次搭车回家时，一只磨得光秃秃的前胎在时速60英里时炸了。汽车呼啸着滑行，她也高声尖叫起来，突然间她本人的死亡似乎就在眼前，她脑海中闪过自己像一堆破布似地被抛到电线杆子的底座上，尸体肢离，那鲜血淋淋的景象，就像小报上刊登的照片一样。比利一面诅咒一面猛烈地转动缠着绒布的方向盘。

他们最终停在左面的紧急停车道上，当她从车里爬出来时，膝盖已软到似乎走一步就可能瘫倒的地步，她看见车后面留下了 70英尺长的弧形车辙印。

比利打开后盖，嘟嘟囔囔地拽出了千斤顶。没有一点受惊的样子。

他从她身边走过，嘴里已叼上了一支烟。“拿上工具箱，乖乖。”

她惊呆了。她的嘴像被冲上沙滩的鱼似地一张一闭，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我——我不！你差点儿杀——你——差点儿——你这个发疯的畜牲！再说，它那么脏！”

他转过身看着她，眼睛毫无表情。“你要不去拿，明天晚上我他妈的不带你去看拳击。”

“我讨厌拳击！”她从未看过拳击，但她气极了，只能说出这么绝对的话。她的联谊会情人们带她去听摇滚音乐会，而她讨厌摇滚乐。他们身边总会挨着几个几星期不洗澡的人。

他耸耸肩，又回到车头开始摆弄千斤顶。

她把工具箱搬了出来，弄得崭新的毛衣上油迹斑斑。他头也不回地咕噜了一句。他的 T 恤衫从牛仔裤里扯了出来，露出很光滑、晒得黝黑、肌肉发达的后背。它迷住了她，她感到自己的舌头伸出来舔着嘴角。她帮他卸下了车胎，弄得满手脏兮兮的。汽车在千斤顶上让人担心地摇晃着，备胎翻着个放倒在帆布上。换完胎她回到车里，毛衣和昂贵的红裙子上满是油迹。

“如果你觉得——”他坐到方向盘后面，她刚要说话。

他探过身来开始吻她，双手沉重地在她身上滑动，从腰一直摸到胸部。他的呼吸带着烟草的芳香；还夹杂着剃须膏味儿和汗味儿。她终于挣脱出来，低头看着自己，大口喘着气．现在毛衣上不仅满是油迹，还沾上了泥土。在乔丹·马什商店花 27.50 元买的衣服成了擦车布。她感到强烈的，几乎是痛苦的刺激。

“你怎么向父母解释自己这副模样？”他问到，然后又开始亲她，他的嘴似乎在诡笑。

“摸我，”她在他耳边说。“快摸个遍。把我弄脏。”

他动手了。一只丝袜像张开的嘴一样撕裂了。她的本来就很短的裙子被撸到腰上。他贪婪地摸索着，全无一点技巧。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也许就是这一点，也许是突然与死神擦肩而过，使她产生了突然的、意外的高潮。她随他去看了拳击比赛。

“八点一刻了，”他说着从床上坐起来，打开灯，开始穿衣服。他的身体仍使她着迷。她想起了上星期一，想起当时的过程。他——

（不）

以后有的是时间想这事，也许，那时除了无用的勃起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用处，她把双腿搭在床边套上了薄薄的内裤。

“也许这不是个好主意，”她说了一句，不知是在考验他还是在考验自己。“也许我们还是该回到床上并——”

“这是个好主意，”他说，一丝幽默的神情掠过他的脸。“让猪尝猪血。”

“什么？”

“没什么。赶快。穿衣服。”

她穿上了衣服，当他们从后楼梯离开时，她感到自己腹中强烈的刺激感正在不断膨胀，像是在夜间开花的贪婪藤蔓。

引自《我的名字叫苏珊·斯耐尔》第 45 页：

你们知道，我并没有像人们认为我应该的那样对所有这一切感到悲痛和抱歉。他们并没有直说出来，但他们是那种总认为自己有多悲伤的人。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他们向我索取签名之前。他们希望你感到悲痛和抱歉。他们希望你哭哭啼啼，身穿素衣，喝得微醉或吸点儿毒品。他们一般这样说：“噢，真遗憾，但你知道她出了什么事——”等等废话。

可是抱歉只不过是人的情感的补救剂。是你在洒了一杯咖啡或陪女友玩保龄球投了一个臭球时说的话。出自内心的悲痛就像出自内心的爱一样希罕。我已不再为汤米的死悲伤。他就像我曾做过的白日梦一样。你或许认为这很残忍，但凡是经历了舞会之夜的人都会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我也不会为出席怀特委员会作证感到难堪。我说了真话——尽我所知。

但我为凯丽悲伤。

你们知道，人们把她忘却了。人们把她当做某种符号，却忘记了她也是一个人，就像你们这些本书的读者一样，是一个真人，也有希望和梦想等等，等等。我猜想告诉你们这些也没有用。现在什么也不能把她从报刊宣传的产物变回成活生生的人了。但她曾经是，而且她很痛苦。她的痛苦程度可能超过我们任何人的想象。

所以我难过，所以我希望那场舞会曾让她感到高兴。我希望直到恐怖开始之前，它是有益的、完满的、美妙的，和有魔力的……

汤米把车驶入学校新侧楼旁的停车场，让引擎空转了一会儿就熄了火。凯丽坐在他身边的座位上，用手拽着围在裸肩上的披肩。她突然感到她正生活在潜在愿望的梦境中，只是刚刚意识到现实。她该怎么办？她把妈妈一个人扔在了家里。

“紧张吗？”他问，她吓了一跳。

“是的。”

他笑着下了车。她正要打开车门，他已经为她打开了。“别紧张，”他说。“你就像盖拉蒂。”

“谁？”

“盖拉蒂。我们在埃弗斯先生的课上读过她的故事。她从一个女仆变成了一位漂亮的女士，居然没人认出她来。”

她想了一会儿。“我希望他们认出我，”她最后说。

“我不怪你。来吧。”

乔治·道森和弗丽达·贾森站在饮料机旁。弗丽达穿一件橙色网眼纱裙，看上去有点儿像乐队里的大号。唐娜·蒂博多和大卫·布雷肯站在门口收票。他们都是全国优秀生协会的成员，吉尔小姐个人的盖世太保。两人都穿着白裤子和红运动上衣——这是学校的颜色。蒂娜·布莱克和诺玛·沃森在散发节目单，并按座位表引领人们入座。她们二人都是一身黑，凯丽想她们准以为自己的模样很潇洒，但她认为她们就像老掉牙的枪匪片中的卖烟女郎。

汤米和凯丽进来时，他们都转过身注视着他们，一时间屋里一片令人尴尬的寂静。凯丽感到急需舔一下嘴唇，但她控制住了。接着乔治·道森说：

“天呐，罗斯，你看上去怪模怪样的。”

汤米笑了。“你什么时候从树上下来的，笨伯？”

道森挥起拳头迎上来，凯丽感到一阵剧烈的恐惧。她正处于紧张状态，差一点儿就要把乔治拎起来摔出大门。随后她明白了这是人人喜欢并常玩的老把戏。

汤米和乔治两人在起哄的人群中拳来拳往。后来乔治的肋部中了两拳，他开始学火鸡叫并喊着：“杀死这些越共！抓住这些亚洲佬！竹棍子！老虎笼子！”汤米笑着放下了架式。

“别担心，”弗丽达说，翘起她那拆信器似的鼻子蹓跶过来。

“要是他俩都死了，我来和你跳舞。”

“他们看上去笨得连杀人也不会，”凯丽鼓足勇气说了一句。“就像恐龙。”在弗丽达露齿一笑时，她觉得自己心中某种古老的生锈的东西松弛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温暖。松了一口气。轻松。

“你在哪儿买的这连衣裙？”弗丽达问。“好漂亮。”

“我做的。”

“做的？”弗丽达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毫不掩饰她的惊讶。“开玩笑吧？”

凯丽觉得自己愤怒得脸都红了。“是我做的。我……我喜欢缝纫。我在韦斯托弗的约翰商店买的料子。这式样真的很容易做。”

“快点儿，”乔治对众人说。“乐队就要开始演奏了。”他转动着眼珠儿，接着做了几个灵活、滑稽的踢踏舞动作。“颤音琴，颤音琴，颤音琴。我们傻瓜喜欢它们强烈的护板震动。”

他们入场时，乔治模仿闪电鲍比·皮克特，做着鬼脸，凯丽向弗丽达谈论她的连衣裙，汤米则微笑着，双手插在口袋里。苏若在场，也许会告诫他，这样会弄皱他的礼服的线条，去他的，这样子看上去还挺帅。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正常。

他、乔治，还有弗丽达都还只有不到两小时可活了。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132 页：

怀特委员会对于整个事件的触机，即舞台上方横梁上的两桶猪血的看法似乎是过分含糊和摇摆了，甚至在缺乏具体证据的情况下亦是如此。如果人们倾向于相信诺兰的密友们的传闻证据（说句不礼貌的实话，这些人大概笨得连有说服力的谎话都编不出来），那么情况就是诺兰使这一部分阴谋完全脱离了克丽丝汀·哈根森的控制，成了他自己的主动行动……

他开车时不说话；他喜欢开车。驾驶使他有一种无与伦比的

权力感，即便性交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公路在他们前方像黑白照片似地延伸着，车速指针颤动着，显示出刚过 70 英里。比利出身于一个破碎的家庭；父亲经营加油站不善，破产后离家出走，当时比利年仅 12 岁。母亲后来至少有四个男朋友。布鲁斯是她现在最喜欢的一个。他用七号避孕套。她也正在变成一个丑陋的面口袋。

惟有汽车：汽车本身神秘的力量使他获得了权力和荣耀。它使他成为众人打招呼的对象，成为一个有威望的人。他在汽车后座上寻欢作乐已是常事。车是他的仆人也是他的上帝。它给予，也能索取。比利利用它已索取过多次。在妈妈和布鲁斯打架的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比利就爆些玉米花，开车外出去追逐野狗。有时早晨他关掉引擎，让前保险杠滴血的汽车滑进他在屋后盖的车库。

她现在已很了解他的习惯，因此不再费神去进行根本没有回应的谈话。她盘着一条腿坐在他身边，咬着指关节。在 302 号公路上与他们相会的车流的灯光温柔地撒在她的头发上，给它披上一层银光。

他琢磨着她会持续多久。也许今夜之后就不会太久了。不管怎样，它已经导致了这种结局，甚至开始时就是这样，只要事情结束，把他们粘在一起的胶水就会稀释并溶解，剩下他们去琢磨这事一开始怎么会发生。他想她会开始不像个女神，而更像典型的社会垃圾，这个想法使他真想用鞭子抽她几下，或者狠狠地抽她，把她的鼻子砸扁。

他们驶上布里克雅德山，学校就在他们的下方，停车场上满是家长们那些又长又大、闪闪发亮的车子。他觉出自己体内又涌出了那种熟悉的厌恶和憎恨之感。我们马上就要给他们

（一个难忘之夜）

点儿颜色瞧瞧。我们能做到。

教室侧楼里黑漆漆的，阒无人声；走廊里亮着通常的黄色灯光，体育馆东侧的大玻璃窗射出温柔的橙色灯光，迷迷蒙蒙，鬼火一般。他又感到痛苦的滋味，以及扔石头的冲动。

“我看见了灯光，我看见了舞会的灯光，”他自言自语道。

“啊？”她从自己的思绪中惊脱出来，转过身去。

“没什么。”他拍拍她的后脖颈。“我想我准备让你来拽绳子。”

比利还是自己动手，因为他十分清楚别人都不可信。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教训，比他们在学校里教你的要冷酷无情得多，但他学得不错。昨夜和他一起去亨迪农场的男孩们都不知道他要猪血干什么。他们很可能怀疑事关克丽丝，但他们无法肯定。

他在星期四午夜刚过时来过学校。他开车转了两圈，肯定人去楼空，镇上的两辆警车也不在附近。

他关掉车灯驶进停车场，然后转到房子的后面。再后面是足球场，它在一层薄薄的地面雾气笼罩下发着微光。

他打开后仓盖，开了冰箱的锁。猪血已被冻成固体，但这没问题。22 个小时足够它溶化的了。

他把桶放在地上，然后从工具箱中掏出几件工具，把它们塞进后裤兜里，又从座椅上抓起一个棕色口袋。里面的螺丝钉发出了叮当的响声。

他不慌不忙地工作着，那种全神贯注是一种放松的全神贯注，因为他知道不会有人来打扰他。即将举行舞会的体育馆也是学校的礼堂，他停车的地方所面对的一小排窗户通向后台的储藏室。

他挑了一把平平的有铲形头的工具，把它插入一扇窗子上下窗扇的细小缝隙中。它真是把好家伙，是他在张伯伦金属厂自己打的。他拨弄了一会儿，窗户的撞锁松开了。他把窗户推上去，然后钻了进去。

里面很暗，主要是戏剧社帆布背景散发出的旧油彩味儿。乐

团的乐谱架和乐器盒围成一圈，瘦削的影子就像站岗的哨兵。一个角落里立着唐纳先生的钢琴。

比利从包里取出一个小手电，向舞台走去，一路踩着红色的天鹅绒幕布。画着篮球场四边线的体育馆地板极光滑，向他闪着微光，就像一个琥珀色的环礁湖。他用手电照了照幕前的台口。就在那里，有人用粉笔在地上画出鬼影般的帝后皇冠剪影，第二天它们就要放在此地。届时整个台口都要用纸花点缀……天知道为什么。

他伸长脖子让手电的光柱射到上方的阴影里。头上的钢梁影影绰绰地交错在一起。舞池上方的钢梁已经裹上了绉纸，但台口正上方的钢梁并没有装饰。一个短小的拉幕遮住了钢梁，从场地上看不见它们。拉幕也遮住了届时将照亮凤尾船壁画的一排灯。

比利关掉手电，走到左边的台口，爬上钉死在墙上的铁梯。为了保险起见，他把棕色口袋揣进怀里，口袋里的螺丝钉发出欢快的叮当声，在空旷的体育馆里显得怪异和空洞。

梯子的上方是一个小平台。他从那里俯视着台口，这时布景室在他的右方，体育馆场地在左方。演剧社的道具就放在布景室里，其中有些还是二十年代的东西。一个曾在爱伦·坡的老戏《渡鸦》中使用过的雅典娜胸像，正从生锈的弹簧上，用那双凸出的无神的眼睛盯着比利。正前方有一根钢梁横过台口上方。用来映照壁画的灯具就铆在它下面。

他踏到梁上，毫不费力地在上面行走，根本不怕掉下去。他无声地哼着一段流行的旋律。梁上的尘土有一寸厚，所以他留下了长长的拖步的痕迹。他停在中央，跪下身来，向下看去。

真棒。借助手电他可以看见台口粉笔画的线正在下方。他无声地吹了一下口哨。

（扔下炸弹）

他在尘土上用×作了个记号，标定精确的位置，然后沿着钢

梁走回平台。从现在到舞会，不会有人上到这里来；给壁画和帝后加冕的台口照明灯

（他们会得到圆满的加冕）

是由后台的一个隔间控制的。从下面直接往上看，会被灯照得睁不开眼。只有什么人上来到布景室取东西，才会发现他的布置。他不信会有人来。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冒险。

他打开棕色口袋，从中取出一副普里太克斯牌的橡皮手套戴上，随后又拿出昨天买的两个滑轮中的一个。为安全起见，他特意跑到列文斯顿的五金商店去买。他像叼烟似地叼着一些钉子，又拿起一把榔头。尽管叼着钉子，他还是一边哼着小调儿，一边利索地把滑轮固定在平台上方一英尺的角上。在滑轮边上，他又拧上了一个带金属圈的螺丝钉。

他爬下梯子，穿过后台，又爬上离他进来的地方不远的一个梯子。他爬到顶层，这算是学校堆放杂物的阁楼。里面有一摞摞的旧年鉴、虫蠹的运动服和被耗子啃过的旧教科书。

向左望去，他可以用手电掠过布景间，照到他刚刚装好的滑轮。转向右边，从墙上气孔透进来的夜间清凉空气吹拂着他的脸。他依然哼着小调儿，拿出第二个滑轮，把它钉好。

他爬下梯子，钻出他撬开的窗户，提起两桶猪血。他已经忙了半个小时，但猪血仍无一点溶化的迹象。他提起铁桶回到窗前，黑暗中他的侧影就像一位挤完头遍牛奶回家的农夫。他把桶放进窗户，随后爬了进去。

双手各提一桶更有利于走钢梁时的身体平衡。他来到尘土上标着×的地方，放下桶，再看看台口粉笔的印迹，点点头，又退回到平台上。他想过在最后一次出去拿桶时要擦一下桶外面，它们上面也许有肯尼的手印，也许还有唐和史蒂夫的。但不擦更好。或许星期六一早，他们会有一个小小的惊讶。这想法让他撇了撇嘴。

包里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一卷麻绳。他回到桶边，在两个桶的提手上，分别系了一个松松的活结，把绳头穿过螺丝钉，又穿过滑轮，然后把松开的绳子抛向顶层，又穿过另一个滑轮。在满是陈年积尘的黑洞洞的礼堂里，他灰头鼠脸地看上去很像是半魔半疯的鲁布·戈德堡，执意要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他如果知道这一点，恐怕不会高兴。

他把绳子松松地摞在一摞纸箱上，从通风口上可以够得着。他最后一次爬下梯子，拍了拍手上的灰尘。事情干完了。

他朝窗外看了看，扭身钻出去，跳到地上。他关上窗户，又插上撬棍，尽可能让锁锁上，然后向他的车走去。

克丽丝说汤米·罗斯和那个怀特母狗成为桶下一对的可能性很大；她一直悄悄地在她的朋友中做些小小的工作。倘若如此固然挺好。但对比利来说，什么人都一样。

他开始想到即便是克丽丝本人也不错。

他开车走了。

引自《我的名字叫苏珊·斯耐尔》第 48 页：

凯丽在舞会前一天去找汤米。她等在他的教室外面，他说她看上去真的很可怜，好像她觉得汤米会对她喊叫，让她不要再缠他，不要再烦他。

她说她最迟 11 点半就得回家，否则她妈妈会不放心。她说她并不想破坏他的兴致，但让她妈妈担心也不公平。

汤米建议他们在舞会后到克利果品店喝杯根汁汽水，吃个汉堡包。其他孩子都会去韦斯托弗或列文斯顿，这样他们就可以独享克利果品店。凯丽的脸放出光彩，他说。她对他说这很好。真好。

这就是他们一直称为妖女的女孩。我希望你们牢记这事。在她惟一的一次学校舞会之后，为了不让妈妈操心，只要一个汉堡

包和一毛钱的根汁汽水就满足了……

他们入场后，第一件让凯丽震惊的事就是奢华。不是漂亮而是奢华。四处都是身着窸窣作响的绫罗绸缎的漂亮身影。空气中散发着鲜花的芳香；鼻子始终觉得很舒畅。姑娘们穿着露背的长裙，袒胸的紧身衣露出真实的乳沟，裙腰是十九世纪式样的。长长的裙子，浅口皮鞋。耀眼的白礼服，印度式的宽腰带，闪亮的黑皮鞋。

舞池中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在旋转灯柔和的暗影中，他们就像没有肉体的幻影。她并不真希望他们是她的同学。她宁愿他们是漂亮的陌生人。

汤米的手紧紧挽着她的肘部。“壁画挺棒，”他说。

“是的，”她含糊地附和着。

画面上，桔黄色的光斑下方是柔和的阴影，船夫带着一贯的懒散神情依着舵把，周身沐浴在金色夕阳的余晖中。水面上，都市建筑物的倒影搅成一团。她突然快活地意识到，这一时刻将会永远陪伴她，时时浮现在她眼前。

她本以为他们不会被这幅画所感动——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但当他们看画时，甚至连乔治都安静了一会儿。这场景，这气息，甚至乐队演奏的勉强能分辨出的电影主题音乐，统统锁入了她的记忆之中，她的心情很安详。她的灵魂体验到这片刻的宁静，就像熨斗熨烫过那样平整、光滑。

“疯……吧，”乔治突然叫起来，领着弗丽达进入舞池。他开始随着过去的大爵士乐队音乐跳起了滑稽的吉特巴舞，有人开始向他发出嘘叫。乔治不停地唠叨着，斜着眼，双手抱肩，做了一个急促的哥萨克式的转体动作，结果差点儿摔了跟斗。

凯丽笑了。“乔治真逗，”她说。

“确实。他是个好人。这里有很多不错的人。想坐下吗？”

"想，"她感激地说。

他走到门口，把诺玛·沃森叫了过来。为今晚的舞会，诺玛专门做了个巨大蓬松的爆炸式发型。

"座位在另一边，"她一面说，一面用那双沙鼠般的亮眼睛上下打量着凯丽，看看是否有暴露的带子或突起的粉刺，以便在差事完了后，带点闲话回到门口去。"这件衣服真不错，凯丽。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当诺玛领着他们绕过舞池入座时，凯丽告诉她这衣服是她自己做的。她身上散发着雅芳香皂、沃尔沃斯商店卖的香水、还有果味口香糖的气味。

桌边放着两把折叠椅（当然用绉纸装饰起来了），桌面上铺着学校颜色的绉纸，上面放着一个插着蜡烛的酒瓶，一张舞会节目单，一支镀金的细铅笔，还有两份舞会的小食品——种植人牌什锦果仁，装在平底船里。

"我可真不明白，"诺玛说。"你看上去判若两人。"她怪模怪样，鬼鬼祟祟地朝凯丽脸上瞥了一眼，这使她很紧张。"你真是光彩照人。你有什么秘诀吗？"

"我是唐·麦克莱恩的秘密情人，"凯丽说。汤米扑哧一笑，又马上绷住了。诺玛的笑容一闪即逝，而凯丽则吃惊于自己的机智，还有大胆。原来人家同你开玩笑时你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像蜜蜂叮了你的屁股。凯丽觉得自己喜欢看到诺玛这副模样。这当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

"好吧，我得回去了，"她说。"是不是很刺激，汤米？"她的笑容里带着同情的意味：如果这样不就太刺激了——？

"我腿上的冷汗都流成河了，"汤米毫不示弱地说。

诺玛带着古怪、困惑的笑容走了。事情全然不像预料得那样。每个人都知道凯丽应该是什么样。汤米又暗自乐了起来。"你想跳舞吗？"他问到。

她不会跳，但现在还不想坦白地说出来。“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他为她拉出椅子来，这时她看见了蜡烛，她问汤米愿不愿意点燃它。他点燃了蜡烛。他们的眼睛在火苗上方相遇了。他伸手握住她的手。乐队继续演奏音乐。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133—134 页：

也许有一天当对凯丽本身这个题目的研究变得更学术性时，人们对凯丽的母亲也会进行全面的研究。我本人也许会做此研究，即便只是为了查寻布里格姆的家族史。了解在上两代或上三代发生的奇怪现象，很可能是十分有趣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凯丽在舞会之夜回过家。她为什么回家？很难确定当时凯丽是否有很理智的动机。她也许是为了求得赦免和宽恕，也许是为了实现杀母计划。无论哪种假设成立，物证似乎都表明玛格丽特·怀特是在等她……

房子里寂静无声。

她走了。

在晚上。

走了。

玛格丽特·怀特慢慢从卧室走进起居室。先是流血和魔鬼随之带来的淫荡的狂喜。接着是魔鬼给予她的如地狱般的力量。它当然是在流血和体毛生长的时候到来的。哦，她见识过这种恶魔的力量。她的外祖母就拥有这种力量。她能坐在窗边的摇椅上，一动不动就点燃壁炉。这时她的眼里发出

（你不能听任一个巫婆活着）

一种巫婆才有的光。有时，餐桌上的糖罐会狂转起来，活像那些狂舞托钵僧。每当此类事情发生时，外祖母都会疯狂地发出咯咯

的叫声，流着口水，一副魔鬼缠身的样子。有时她会像狗在热天一样呼呼喘气。她 66 岁时死于心脏病。在这不算太老的年龄，她已衰老得近乎白痴了，当时凯丽尚不满周岁。外祖母下葬不到四星期，一次玛格丽特走进卧室，看见自己的小女儿躺在摇篮里，望着头顶上方空中飘浮着的瓶子咯咯笑着。

玛格丽特当时差点儿要杀死她。是拉尔夫阻止了她。

她真不该让他阻止她。

现在玛格丽特·怀特站在起居室中央。受难像上的基督用他那双受伤的、痛苦的、责备的眼睛俯视着她。黑森林杜鹃钟走着，发出嘀嗒嘀嗒声。现在是 8 点 10 分。

她一直能够感觉到，实实在在地*感觉到*，魔鬼的力量在凯丽体内作祟。它在她身上爬着，邪恶地拉拉扯扯，舔着小手指。凯丽三岁时，她看见她在隔壁邻居的院子里公然望着那个魔鬼的荡妇，她决心重新履行她的义务。于是石雨降临了，她胆怯了。那力量不断增长，在 13 年之后。上帝是不能捉弄的。

首先是血，接着是力量，

（你签上你的名字你在血中签上它）

现在是一个男孩和跳舞，然后他会把她带到小旅馆，带到停车场，带到后座上，带到——

血，新鲜的血。血永远是它的根源，也只有血才能赎它的罪。

她是个大块头的女人，粗壮的上臂使肘部看上去就像两个小酒窝，但她强壮的、青筋毕露的脖颈上却长着一颗小得出奇的脑袋。以前这张脸曾经漂亮过。现在它依然有一种古怪的、热情的美。但她的双眼却蒙着一层古怪、不定的神情。一张不容人亲近却又很软弱的嘴，四周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一年前尚是满头黑发，现在几乎全白了。

杀死罪恶。杀死真正的黑色罪恶的惟一方法是将它浸在一颗悔悟的心

（她必须牺牲）

的血中溺死。上帝肯定明白这点，所以用他的手指点她。不是上帝亲自命令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到山上去的吗？

她穿着笨重的老式拖鞋，拖着脚步来到厨房，拉开了放厨具的抽屉。她们用来切肉的刀长而锋利，中间部分因多次磨砺而成弧形。她坐到柜台旁的高椅上，在一个小铝盘里找到白色的磨刀石，然后用一种被诅咒者的冷漠，全神贯注地磨着闪光的刀刃。

黑森林杜鹃钟嘀嘀嗒嗒地走着，那鸟终于跳了出来，叫了一声，报时 8 点 30 分。

她嘴里涌上一股橄榄的苦味。

毕业年级七九年度春季舞会
1979 年 5 月 27 日

演奏：比利·波斯南乐队
　　　约西和月光乐队

文艺节目

“晚餐乐舞”——由桑德拉·斯登奇费尔德表演花棒

“五百英里路”

“柠檬树”

“铃鼓先生”

——约翰·斯威森和莫林·科恩演唱

“你住的街”

“雨点落在我头上”

“激流上的桥”

——尤恩高中合唱团表演

监督老师

斯蒂芬斯先生，吉尔小姐，卢布林先生和太太，德斯佳汀小姐

加冕仪式：10：00 时

请记住，这是**你的**舞会；让它永存于你的记忆之中。

当他第三次请她跳舞时，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不会跳舞。她没有接着说出来的是，因为摇滚乐队已接替这半个小时的演奏，所以她觉得在舞池里摇摆旋转很别扭，

（也是有罪的）

是的，是有罪的。

汤米点点头，然后笑了。他探过身来告诉她，他也讨厌跳舞。她是否愿意四处走走，到别的桌子看看？她的嗓子里产生了一阵剧烈的颤抖，但她还是点了点头。是的，这是个好主意。他照顾她，她也必须照顾他（即使他并不真的要求回报）；这是相处原则的一部分。而且她已完全被今晚的魔力迷住了。她突然觉得不会再有人伸出脚绊她，或偷偷在她背上贴一张写着“狠狠踢我”的纸条，或用新出的石竹花玩具向她脸上滋水，然后在众人的笑声和起哄声中噼哩啪啦地逃走。

而且如果这里有魔力，它也不是上帝的，而是异教徒的，

（妈妈松开你的手我已经长大）

而且她愿意是这样。

“看，”他们站起来时，他说。

两三个舞台工人正从两边推出舞会帝后的皇冠，保管员拉弗依先生正在用手指挥，让工人把它们放到台口预先画定记号的地

方。她觉得它们很像亚瑟王的王冠，闪着耀眼的白光，装饰在鲜花和巨大的纸旗中。

“它们真美，”她说。

“*你才真美*，”汤米说，于是她更肯定今晚不会出事——也许他们两人甚至会被选为舞会的帝后。她笑自己傻乎乎的。

此时已是九点。

“凯丽？”一个声音犹豫地叫道。

她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乐队、舞池和其他桌子，所以根本没注意有人过来。汤米去取饮料了。

她转过身，看见了德斯佳汀小姐。

一时她们只是对视着，只有回忆在她们之间交流，进行

（她看见我她看见我赤身露体、尖叫和流血）

没有语言和思想的沟通。它表现在她的眼中。

然后凯丽怯生生地说：“你看上去真漂亮，德斯佳汀小姐。”

她确实漂亮，一身闪光的银色紧身连衣裙，与她的一头金发交相辉映，脖颈上戴着一条朴素的项链。她看上去很年轻，年轻得足可以参加舞会，而不是担任监督老师。

“谢谢你。”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戴着手套的手放在凯丽的臂上。“你很美，”她说，每一个字都有意加重。

凯丽觉得脸上发烫，垂下眼睑看着桌子。“承蒙夸奖。我知道我不……不是真……但还是谢谢你。”

“是真的，”德斯佳汀说。“凯丽，以前发生的事情……好吧，都被忘记了。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

“我不能忘记，”凯丽说。她抬起眼睛。溜到她嘴边的话是：*我不再责备任何人*。但她把它们咽了回去。这是谎话。她责怪她们大家并会永远怨恨下去，而她最重视的就是诚实。“但它过去了。现在它过去了。”

德斯佳汀小姐笑了，她的近乎湿润的眼睛辉映着柔和的灯光。

她向舞池望去，凯丽也追随着她的目光。

“我想起我自己的毕业舞会，”德斯佳汀轻声说。“我穿着高跟鞋，比我的男伴高出两英寸。他送我的饰花与我的裙子很不相配。他汽车的尾气管坏了，马达发出……哦，那声音真难听。但这一切有一种魔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后再没有一次这样的约会，再没有。”她看着凯丽。“你有同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很好，”凯丽说。

“就这些？”

“不。还有一些。我说不出来。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德斯佳汀笑了，捏捏凯丽的手臂。“你永远不会忘记它，”她说。“永远。”

“我想你是对的。”

“好好玩，凯丽。”

“谢谢。”

汤米端着两大杯饮料回来时，正看到德斯佳汀离开，绕过舞池向监督老师的座位走去。

“她要干什么？”他问，小心地放下杯子。

凯丽目送着她，说：“我想她是想说对不起。”

苏·斯耐尔静静地坐在家中起居室里，一边缝裙子，一边听杰弗逊飞机乐队演唱的《高个约翰·西尔弗》。这张唱片很旧了，而且划得厉害，但它能使人舒心。

她的父母今晚外出了。她肯定他们知道事情的经过，但他们并没有唠叨如何为爱女感到自豪或女儿终于长大了之类的废话。她很高兴他们能让她一人呆着，因为她一想起自己的动机就感到不太舒服，并且害怕去深刻地探查这些动机，惟恐在自己下意识的黑色绒布上，会发现有一粒自私的宝石在发光并对她眨着眼睛。

她已经做了；这就足够了；她很满足。

（也许他会爱上她）

她像是听到什么人在门廊里说，抬头张望了一下，一丝受惊的微笑闪过她的唇边。这倒是一个童话故事般的结局，真不错。王子向睡美人俯下身子，他的嘴唇触到她的嘴唇。

苏，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但——

笑容消失了。

她的月经没有来。几乎已晚了一周，而以往它总是像年历一样准时。

换唱片器咯嗒一声；另一张唱片放下了。在这突然、短暂的静默中，她觉得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翻了个个儿。也许只是她的灵魂。

此时是 9 点 15 分。

比利将车开到停车坪的另一头，驶进一个车位，它正对着通向公路的斜坡。克丽丝刚要下车，他一下把她拽了回来，眼睛在黑暗中恶狠狠地闪着光。

“什么事？”她的声音里带着恼怒和紧张。

“他们用有线广播宣布当选的帝后，”他说。“然后一支乐队奏校歌。这意味着他们将坐在那些宝座上，坐在靶子上。”

“我都知道。放开我。你弄疼我了。”

他更紧地捏住她的手腕，觉出她的小骨头在吱嘎作响。他因此感到一种残忍的欢愉。她还是没有喊叫。她是好样的。

“你听我说。我要让你明白自己做的是什么事。一演奏校歌你就拉绳子。要使劲拉。两个滑轮之间的绳子有些松，但并不太松。你拉到感觉桶动起来，*就赶快跑*。别等听到尖叫声或其他什么的。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小玩笑。这是犯法的伤害，你明白吗？他们不会罚你的款。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牢。”

对他来说，这已是长篇大论了。

她只是瞪着他，眼里充满了恼怒。

“明白了吗？”

“是的。”

“好。桶一动，我就跑。我一上车就开走。如果你在那里，就一起走；要是不在，我可就扔下你不管了。如果我扔下你，你又露了口风，我就宰了你。你信吗？”

“信。你他妈的松手。”

他松开手，脸上隐约浮现出一丝厌恶的诡笑。“好吧。我们会成功的。”

他们下了车。

快到 9 点半了。

毕业年级的级长维克·穆尼高兴地冲着麦克风喊到：“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请入座。现在该投票了。我们将选出舞会的帝后。”

“这种竞赛是对妇女的侮辱！”迈拉·格雷韦丝叫起来，她心情不错，但有些不自在。

“也是对男人的侮辱！”乔治·道森回敬道，于是全场哄堂大笑。迈拉沉默了。她已经提出了象征性的抗议。

“请入座！”维克笑嘻嘻地冲着麦克风说。他笑嘻嘻然后兴奋地涨红了脸，并用手指捏住下巴上的一个粉刺。在他身后，巨大的威尼斯船夫梦幻般地从他肩上向前看去。“开始投票。”

凯丽和汤米坐下了。蒂娜·布莱克和诺玛·沃森散发油印的选票。诺玛把一张选票放到他们的桌上，低声说了句“祝你们走运！”凯丽拿起选票研究着。她张大了嘴。

“汤米，我们在**上面**。”

“是的，我看见了，”他说。“学校选出单独的候选人，他们的舞伴也就被捎带上了。欢迎上贼船。我们要不要拒绝？”

她咬着嘴唇看着他。“你想拒绝吗？”

“见鬼，不，”他兴高采烈地说。“如果当选，你要做的就是坐在那里等着奏校歌，跳一个舞，挥动权杖，就像个该死的白痴。他们会给你拍照，照片登在年鉴上，让每个人都能看见你像个该死的白痴。”

“我们选谁？”她犹豫地看看选票，又看看她那船果仁旁边的铅笔。“你比我更了解他们，”她轻声一笑。“实际上，我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他耸耸肩。“我们选自己。让虚伪的谦虚见鬼去吧。”

她大声笑起来，马上又用手捂住嘴。这笑声对她来说几乎完全是陌生的。她想也未想就在从上数第三排他们的名字上画了个圈。细铅笔在她手中折断了，她抓住它。铅芯划破了手指，一小滴血冒了出来。

“你的手破了？”

“没有。”她微微一笑，但又突然笑不出来了。见到血使她不快。她用纸巾把血抹去。“可我弄断了铅笔，它可是一件纪念品。我真笨。”

“这是你的船，”他说，把它推向她。“呜，呜。”她的嗓子哽住了，她肯定自己会哭出来，然后又会觉得不好意思。她没有哭，但她的眼睛像棱镜一样闪着微光，她低下头不想让他看见。

当优秀生协会的招待员们来收折迭起来的选票时，乐队奏起了好听的过场音乐。选票被送到门口的监督老师席上，由维克、斯蒂芬斯先生和卢布林夫妇计票。吉尔小姐用阴沉、尖利的目光监督计票。

凯丽觉得一种不自在的紧张感在体内蠕动，腹部和背部的肌肉都绷紧了。她紧紧抓住汤米的手。这当然是荒谬的。没人会投他们的票。牡马与一头母牛套在一起也就不成其为牡马了。当选的也许会是弗兰克和杰西卡，或者是唐·法纳姆和海伦·希乐斯。

哦——见鬼。

有两堆选票越来越高。在斯蒂芬斯先生结束了分类之后，四个人开始依次清点两堆较多的选票。这两堆选票看上去几乎一样多。他们交头接耳商量了几句，然后又数了一遍。斯蒂芬斯先生点点头，像要推开手上的牌一样用手指又撸了一遍选票，接着把它们递还给维克。维克登上舞台，回到麦克风前。比利·波斯南乐队响亮地吹起了铜管乐。维克很紧张，笑了笑，对着麦克风清清嗓子，结果麦克风突然反回来的声音吓得他眨了眨眼睛。他差点儿把选票掉在布满粗电线的地上，有人扑哧笑了起来。

“出现了意外，”维克没有一点讲话的艺术。“卢布林先生说，这在春季舞会历史上是第一次——”

“上至何年何月？”汤米身后有人嘟囔了一句。“1800 年？”

“出现了选票数相同的情况。”

人群中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声。“是圆点的还是条子的领带？*”乔治·道森叫道。人们哄笑起来。维克尴尬地一笑，差点又掉了选票。

“63 票选弗兰克·格里尔和杰西卡·麦克莱恩，63 票选托马斯·罗斯和凯丽·怀特。”

随之而来的是片刻的寂静，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汤米扭头看看他的舞伴。她的头低垂着，好像不好意思，但他突然有一种感觉

（凯丽凯丽凯丽）

这与他邀请她参加舞会时的感觉不同。他意识到似乎有一种外在的东西来到心里，再三地呼唤着凯丽的名字。就像——

“注意！”维克喊着。“大家请注意！”掌声平息了。“我们要进

---

* 选票相同的英文俚语为 tie，它同时又是领带的意思，乔治·道森用此双关语开了一个玩笑。——译注。

行决胜投票。当有人把纸条送到你面前时，请把你中意的一对的名字写在上面。”

他离开麦克风，看起来如释重负。

选票在人们中间传递着，它们是从节目单上仓促撕下的白纸。人们已不注意乐队的演奏，只管兴奋地议论着。

“他们不是为我们鼓掌，”凯丽说着抬起了头。他刚才感觉到的（或者说他以为感觉到的）东西不见了。“这不可能是为我们。”

“也许是为你。”

她看着他，没出声。

“什么事拖这么久？”她不快地对他说。“我听见他们鼓掌了。也许这就是加冕。如果你搞错了——”他们之间的一段绳子软软地耷拉下去，自比利用螺丝刀伸进通风口把它挑出来后就没有动。

“别担心，”他平静地说。“要奏校歌的。这是惯例。”

“但——”

“闭嘴。你他妈的说得太多了。”他的烟头在黑暗中平静地闪着光。

她闭上了嘴。但是

（哦等事完了有你好受的哥们儿也许今晚让你尝尝情人的厉害）

她一遍又一遍狂怒地想着他的话，记住它们。从未有人用这样的态度对她说话。她父亲是个律师。

现在是 10 点差 7 分。

他用手捏着折断的铅笔正要写，她踌躇地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手腕。

“别……”

“什么？”

“别写我们自己，”她终于说了出来。

他不解地扬起了眉毛。“为什么不？要做就做到底。这是我妈妈常说的话。”

（妈妈）

她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幅图画，她的妈妈没完没了、单调地向着高耸的、无法辨认的、柱子般的上帝低声祈祷，他手执火之剑徘徊在小旅馆外的停车坪上。恐惧在她心中愤怒地升起。她无法解释自己的恐惧，自己的预感。她只能无可奈何地笑笑，反复说：“请不要写。”

优秀生协会的招待员回来收纸条了。他又犹豫了一下，然后突然在皱巴巴的纸条上潦草地写上了汤米和凯丽。“为了你，”他说。“今晚你是最棒的。”

她无言以对，因为她有预感：她妈妈的脸。

刀从磨石上滑了下来，立时就在拇指下方的掌凹处划了一个口子。

她看着刀口。血从张开的皮肉中慢慢流出来，很稠，很稠，然后从手上滴下去，在厨房地板的旧毡毯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好啊。太好了。刀刃尝到了肉的滋味，让血流了出来。她不包扎伤口，而是将血抹在刀刃上，让血遮蔽刀刃锋利的光芒。然后她又开始磨刀，毫不在意血溅到自己的衣服上。

即便是你的右眼触犯你，也要挖掉它。

即便这是一条严厉的诫律，它也是甜蜜和正确的。这条诫律对那些在一夜春风小旅馆的阴暗过道中或在保龄球场后的简陋帐篷里行为不轨的人正合适。

挖出来。

（噢他们还演奏淫荡的音乐）

挖掉

（女孩们露出她们的内裤出那么多汗流那么多血）
它。

黑森林杜鹃钟敲打了十下，而且

（在地板上把她开膛破肚）

即便是你的右眼触犯你，也要挖掉它。

连衣裙做好了，她无心看电视，也无心拿出书或给南茜打电话。

她无事可干，只能坐在沙发上面对厨房窗外黑洞洞的一片，感到某种无名的恐惧从体内升起，就像婴儿即将面临可怕的分娩。

她轻叹一声，开始无意识地按摩自己的手臂。它们冷冰冰的，有些刺痛。已经是 10 点 12 分了，没有理由，真没有理由感到世界末日正在到来。

这一次，两堆选票稍高了一些，但它们看上去还是完全一样。又数了三遍，以保证没有出错。然后维克·穆尼又走向麦克风。他停顿了一下，更增加了空气中那种阴郁、紧张的气氛，最后他简单地宣布：

“汤米和凯丽当选。多一票。”

一时间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全场又响起了掌声，有些不乏讽刺的弦外之音。凯丽惊讶地倒抽了一口气，差点窒息过去，而汤米又一次感到（但只是一刹那）那可怕的晕眩

（凯丽凯丽凯丽凯丽）

使自己的头脑里空白一片，只剩下这个和他在一起的奇怪的姑娘的名字和影像。在那转瞬即逝的片刻，他真的吓得魂不附体。

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发出咔哒一声，同时他们之间的蜡烛熄灭了。

这时约西和月光乐队奏起了改编成摇滚乐的“华丽仪式圆舞

曲”，招待员出现在他们桌旁（几乎像变魔术一样；这一切都经过吉尔小姐的精心排练，据传言她拿那些动作缓慢笨拙的招待员当午餐吃掉。）一根包着铝箔的权杖塞到汤米手中，一件镶着华美狗皮领的披风披在了凯丽的肩上，他们由一对身着白色绒上衣的男孩女孩引路，沿着中央通道走过去。乐队嘹亮地演奏着，与会者鼓掌。吉尔小姐一副绝对正确的样子。汤米·罗斯傻乎乎地咧嘴笑着。

他们被领着沿台阶走上台口，走到王位上坐下。掌声依然很热烈。夹杂其中的讽刺消失了；它真诚而深沉，稍稍有些让人恐惧。凯丽很乐意坐下。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她的双腿在身体下面打颤，而且尽管她的裙子领口开得相对较高，她突然感到自己的乳房

（脏枕头）

可怕地裸露着。耳中的掌声使她头晕目眩。几乎痴呆了。事实上，她的一部分觉得这一切只是一场梦，梦醒后她会半觉失落半觉解脱。

维克用低沉的声音在麦克风里宣布：1979 年春季舞会的皇帝和皇后——汤米·罗斯和凯丽·怀特！

掌声依旧，越来越响，回荡着，震动着。汤米·罗斯，在他生命将尽之时，拉起凯丽的手向她笑着，想到苏的直觉非常正确。她对他回报以微笑。汤米

（她是对的我很爱她我也爱这一个这个凯丽她长得美她很美是这样我喜欢她们大家光她眼中的光）

和凯丽

（看不见他们灯光太强烈了我能听到他们但看不见他们淋浴记住淋浴的事啊妈妈这里太高了我想我想下去啊他们在笑准备扔东西准备指指点点尖叫嘻笑我看不见他们我看不见他们光太亮了）

还有他们头顶上的光束。

将摇滚乐和管乐突然但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两支乐队，开始奏起了校歌。全场起立，一面继续鼓掌，一面高唱校歌。

此时是 10 点 7 分。

比利上下弯曲着膝盖，活动关节。克丽丝·哈根森站在他身边，越来越显得神经质。她的手无目的地在自己的牛仔裤缝上摸来摸去，牙齿咬着柔软的下嘴唇，甚至咬破了。

“你认为他们真会选他们？”比利轻声问。

“他们会的，”她说。“我策划的。选票甚至不会很接近。他们为什么不停地鼓掌？出了什么事？”

“别问我，乖乖。我——”

校歌突然轰响起来，在 5 月温柔的空气中显得很洪亮。克丽丝像被叮了一下似地跳起来，露出一丝惊讶。

“托马斯·尤恩中学欣欣向荣……”

“开始，”他说。“他们坐在那里了。”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微光，脸上露出古怪的诡笑。

她舔了舔舌头，两人都盯着那段麻绳。

“我们要高举你的旗帜……”

“闭嘴，”她低声说，全身颤抖，他觉得她的身体从未如此肉感和刺激。事情结束后他要和她上床，让她感到以往那些经历不过是两个傻瓜用同性恋者的细家伙干活。他要在她身上像生玉米棒子插入黄油一样。

“没胆量了，乖乖？”

他向前倾着上身。“我不会替你拉的，乖乖。要不就让它留在那儿风干。”

“我们骄傲地身穿红白……”

她嘴里突然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好像欲叫却没有叫出来，她

向前探着，双手使劲，猛拉绳子。开始绳子很松，她以为比利一直在捉弄她，绳子那头除了稀薄的空气什么也没有。接着绳子绷紧了，刹那间在她的手掌里粗糙地摩擦着，留下一条擦痕。

“我——”她开始说。

里面的音乐戛然而止。刺耳的歌声明显地持续了一会儿，然后也停下了。场内一片沉寂，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又是一片沉寂。

他们在黑暗中对视着，被自己这一几乎不可能做出的举动惊呆了。呼吸像玻璃碴子似地刺痛着她的嗓子。

这时，场内开始响起了笑声。

现在是 10 点 25 分，苏的感觉越来越糟，她抬起一只脚站在煤气灶前，等待牛奶烧开后把它加到咖啡里。她有两次想上楼换上睡袍，但两次都作罢了，反而毫无理由地呆在厨房的窗前。这个窗口俯视着布里克雅德山和通向镇子的 6 号盘山公路。

而现在，装在梅因大街市政厅上的警笛突然尖叫起来，那令人惊恐的凄厉声音划破夜空，忽高忽低。可她反倒没有立即转身冲到窗前，只是关小煤气以防牛奶溢出来。

市政厅上的警笛每天正午 12 点都要响一次，仅此而已，只有八、九月份山火季节召集义务消防队时除外。它严格限于大灾害。在空房子里听上去它的声音就像梦幻，很瘆人。

她走向窗口，但脚步很慢。尖利的警笛声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从什么地方传来喇叭的哇哩哇啦声，好像在进行一场婚礼。她可以从黑黝黝的玻璃反光中看见自己的影子，嘴张着，眼睁着，接着她呼出的气蒙住了玻璃。

一个几乎忘却的记忆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小学校的孩子都进行过防空演习。每当教师拍着手说“镇上的警报响了”，你就应钻到桌底下，并用手捂住头，等待着警报解除或敌人的导弹把你炸

成粉末。现在，在她心中，清晰得就像压在塑料膜中的树叶，

（镇上的警报响了）

她又听见了印在脑海中的这句话。

山下左前方是学校的停车场，尽管夜色中看不见学校的建筑，但一圈钠弧光灯是明确的标记。一簇火星从那里升起，像上帝在磕打着燧石。

（那是放油罐的地方）

火星迟疑不决地游动了一下，然后绽开成桔黄色的光。现在你可以看见学校了，它着火了。

她正要去衣柜里拿大衣，第一声沉闷、轰鸣的爆炸震动了她脚下的地板，她妈妈珍爱的瓷器在碗柜里叮叮咣咣地响了起来。

引自诺玛·沃森的文章“我们是黑色舞会的幸存者”（载于1980年8月号《读者文摘》“真实生活中的戏剧”栏目）：

……它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致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当时大家都站在那里鼓掌,唱着校歌。我就在大门口的招待员席上，正对着舞台。突然出现了一道闪光，好像是舞台口上方的那些强烈灯光照在了某种金属制品上。我、蒂娜·布莱克，还有斯特拉·霍兰站在一起，我想她们也看见了。

空中顿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瀑布。其中一些浇在壁画上，排成长溜往下淌。我甚至在那东西浇到他们身上之前就知道那是血。斯特拉·霍兰以为是油漆，但我有预感，正如我弟弟被运草的卡车撞倒时的预感一样。

他们浑身湿透了。凯丽显得更糟，就像从红漆桶里捞出来似的。她坐着，一动不动。离舞台最近的约西和月光乐队也被溅着了。主吉它手的乐器是白色的，上面溅满了血。

我说：“天哪，那是血！”

就在我说这话时，蒂娜尖叫起来，声音很响，清楚地传遍了

整个礼堂。

人们不唱了，四周静极了。我动弹不了，像是被钉在原地。抬头望去，王位上方有两只铁桶吊在那里，晃来晃去，互相碰撞着。它们仍在往下滴血。后来，它们突然掉了下来，上面还连着长长一截松了的绳子。一只铁桶砸在汤米·罗斯的头上，发出铜锣般的巨响。

不知什么人因此笑了起来。我不知道是谁，但这不是人们看见有趣事或高兴事时的那种笑法。它阴沉、歇斯底里，可怕极了。

就在同一瞬间，凯丽睁开了眼睛，睁得大大的。

也就在这时，大家都开始笑了起来。我也是，上帝保佑。真……真不可思议。

我小时候有一本沃尔特·迪斯尼的小画书，叫《南方之歌》，上面有里木斯叔叔讲的沥青娃娃的故事。书中有一幅沥青娃娃坐在路中央的画，看起来就像过去白人扮黑人的滑稽演员，黑脸上长着两只白色的大眼睛。凯丽睁开眼睛时就是那样。眼睛是她身上惟一不带红色的地方。灯光照在上面，它们显得呆滞没有生气。上帝保佑，但她看起来完全就像埃迪·坎托*玩他那瞪眼珠子的把戏。

这是大家哄堂大笑的原因。我们控制不了自己。这是那种要么大笑要么发疯的场合。凯丽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家的笑料，所以那天晚上我们都感到自己是某个特别事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目睹一个人重新加入人类，拿我来说，我为此感谢主。然后这发生了。这恐怖的事。

所以当时没别的办法。你要么笑要么哭，可是在这么多年之后，谁会去为凯丽哭泣呢？

---

* 艾迪·坎托（Eddie Cantor，1892－1964）美国喜剧演员，歌舞杂耍、滑稽剧、舞台戏剧、广播、电视明星。《坎托杂耍表演》曾由多家电视台同时播出。——译注

她只是坐在那里，瞪着大家。笑声不断高涨，越发响亮。人们捂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并用手指着她。汤米是惟一不看她的人。他瘫在椅子上，像是睡着了。但你无法断定他是否受伤了；他被溅得满身是血，一塌糊涂。

后来，她的脸……破裂了。我不知还能用什么别的词来描述它。她用双手捂住脸，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差点儿被自己的脚绊个跟头，这使人们笑得更厉害了。然后她……双腿弯曲跳到台下。那情景就像一只红色的蛤蟆从百合花瓣上跳了下来。她又差点儿摔倒，但极力站住了。

德斯佳汀小姐向她跑去，她已不再笑了。她向凯丽伸出双臂，但她跌了出去，撞在台旁的墙上。这真是奇怪之极。她并没有绊着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有人推了她一把，但周围并没有人。

凯丽双手捂着脸从人群中跑过，有人伸出了脚。我不知道那是谁，但她摔了个嘴啃泥，在地板上留下一长道红印。她叫了一声“哎呀!”我记得这一声。听见她那样叫“哎呀!”我笑得甚至更厉害了。她开始在地上爬，然后站起来跑了出去。她就从我身边跑过。你可以闻见血腥气。一股令人恶心的腥臭。

她三步并两步跑下台阶，然后出了门，不见了。

笑声逐渐减弱。有些人仍在抖动和呼哧呼哧地喘气。伦尼·布罗克拿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擦着眼睛。萨莉·麦克马纳斯脸色煞白，好像就要呕吐似的，却仍然咯咯笑个不停，似乎停不下来了。比利·波斯南站在那里，手执指挥棒不断地摇头。卢布林先生坐在德斯佳汀小姐身边，向别人要纸巾。她的鼻子流血了。

你们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两分钟内。没人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我们惊呆了。有些人四处走动，交谈几句，但说得不多。海伦·希乐斯哭起来，其他一些人也开始哭。

这时有人喊：“叫医生！咳，快叫医生!”

这是约西·弗莱克。他在舞台上，跪在汤米·罗斯身旁，脸

白如纸。他试着扶他起来，可是王冠掉了下来，汤米滚翻在地板上。

大家一动不动，都呆呆地看着。我觉得自己全身如浸在冰水中，所想到的只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然后另一个念头潜移进来，它完全不像是我自己的念头。我想起了凯丽。还想到上帝。它们搅在一起，真是可怕。

斯特拉看着我说："凯丽回来了。"

我说："是的，是回来了。"

大厅所有的门都撞上了。那声音和拍手一样。后排的什么人尖叫起来，人们开始蜂拥逃窜。他们向门口冲去。我只是站在那里，对眼前的情景难以置信。就在第一个人跑到门口开始推门之前，我看见凯丽在往里看，她的脸上污迹斑斑，活像抹了油彩的印第安勇士。

她在微笑。

他们使劲儿推着，擂着，但门纹丝不动。随着更多的人挤到门口，我看见先到的人被挤在门上，呻吟着，喘息着。门还是打不开。可是这些门过去从不上锁。这是州法律规定的。

斯蒂芬斯先生和卢布林先生费力地挤过去，揪住衣服裙子或一切能拉到的东西，把人们拽开。人们尖叫着，像牛一般四处乱窜。斯蒂芬斯先生掮了几个女孩耳光，又给了维克·穆尼眼睛一拳。他们吼叫着，让大家走后面的防火安全门。有人照做了。这些人就是生还者。

这时开始下雨……至少开始时我是这样以为的。水从天而降。我抬头望去，整个体育馆里所有的消防水龙头都打开了，水柱落在篮球场上又溅了起来。约西·弗莱克正招呼乐队的小伙子们赶快关掉放大器和麦克风的电源，但他们都跑了。他从舞台上跳了下来。

门口的混乱停止了。人们退缩成一团，抬头望着房顶。我听

见有人说，我想是唐·德纳姆说：“这下篮球场完了。”

有几个人走过来看汤米·罗斯。突然我明白自己应马上离开那里。我拉起蒂娜·布莱克的手说：“我们快跑。”

要从防火安全门出来，必须经过舞台左面一段短短的走廊。那里也有水龙头，但它们没有打开。防火安全门开着，我看见有几个人跑了出去。但大多数人仍在体育馆里站着，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你看我，我看你。有些人看着凯丽跌倒处的血污。水正在把它冲淡。

我拉住蒂娜的手臂,开始拖着她向出口标记跑去。正在这时，场里有巨大的亮光一闪,接着是一声尖叫,还有一声可怕的哀嚎。我回头望去，只见约西·弗莱克正抓着一个麦克风杆，松不开手。他的眼睛凸了出来，头发立着，浑身像是在跳舞。他的脚在水中滑动，衬衫开始冒烟。

“跑啊!”蒂娜向我喊。“快点，诺玛。快!”

我们跑出去来到门厅，这时后台的什么东西爆炸了，我猜可能是总配电盘。我只回头看了一眼，我能直接看到舞台，即汤米的身体所在的地方，因为幕布拉在上面。所有沉重的照明电缆都悬在空中，晃晃悠悠地，像是刚爬出印度僧人筐子的蛇。后来其中的一根断成两截。当它触到地上的水时，发出强烈的火花，所有的人马上都尖叫起来。

随后我们就跑出了门，跑过停车场。我想我也在惊叫。我记不清了。我记不清他们开始尖叫后发生的事情。那些高压电缆触到浸满水的地板后……

对于年仅 18 岁的汤米·罗斯，结局来得很突然，很仁慈，几乎没有痛苦。

他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在那一瞬间，他从那叮当的声音联想到

（牛奶桶来了）

童年时去盖伦叔叔农场的情景，和

（有人扔下了什么东西）

联想到下面的乐队。他看见约西·弗莱克向他头上看去

（难道我头上有光环什么的）

然后还盛有小半桶血的铁桶砸在他头上。桶沿突出的边缘砸在他的天灵盖上

（嘿疼……）

他马上就失去了知觉。当约西和月光乐队的电气设备冒出的火苗窜上威尼斯船夫壁画，接着又燃着了后台和顶架上堆放的耗子咬过的旧戏装、旧书和报纸时，他仍然趴在台上。

半小时后油罐爆炸时，他已经死了。

引自美联社新英格兰分社自动收报机晚10时46分收到的消息：

美联社缅因州张伯伦镇电：此刻由几所学校合并的尤恩高中的大火依然在肆虐。火情发生时学校的舞会正在举行，据信大火是由电器引起的。目击者称，学校的消防龙头在没有火警的情况下开启了，造成了一支摇滚乐队的设备短路。一些目击者还报告称动力电缆断了。据信有 110 人被困在燃烧的体育馆内。据说邻近的韦斯托弗、莫顿和列文斯顿等地的消防队已接到救援请求，正在陆续出发上路。尚未有伤亡人数的消息。结束。

美联社 6904D　5 月 27 日晚 10 时 46 分。

引自美联社新英格兰分社自动收报机晚11时22分收到的消息：

美联社缅因州张伯伦镇电：剧烈的爆炸震撼了位于

缅因州张伯伦小镇的托马斯·尤恩高中。镇上的三辆消防车此前已被派往正在举行学校舞会的体育馆救火，但无济于事。该地区所有的消防栓均被破坏，而且从斯普林街至格拉斯广场之间的城市总管线的水压据称降至零。一位消防官员说：“那些该死的龙头都被拽掉了。否则在这些孩子挨烧时它们会像喷油井似地向外喷水。”迄今已发现三具尸体。其中一具被证实是镇上的消防队员托马斯·B. 米尔斯，另两具显然是舞会参加者。另有三位镇消防队员因轻度灼伤或烟熏被送往莫顿接受治疗。据信爆炸的原因是火烧到了体育馆附近的燃油罐。而火情本身是由喷水系统故障造成电气设备漏电引发的。结束。

美联社 70199E　5 月 27 日晚 11 时 22 分。

苏仅有驾驶实习证，但她从冰箱旁的钉钩板上拿起妈妈的车钥匙，向车库跑去。厨房的钟正指向 11 点。

第一次发动时，她给油过多，只好停下来等着再来第二次。这次马达噗噗响了几声发动起来，她不顾一切，呼啸着冲出车库，撞瘪了一端的保险杠。她掉转车头，后轮在沙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她妈妈的这辆 77 型普利茅斯牌汽车一下子拐上了公路，后部几乎擦着路肩，急转弯让她觉得胃里很难受。直到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喉咙深处一直在呜咽，就像笼中困兽一般。

她冲过 6 号公路与后张伯伦路的交叉路口，根本无视停车慢行的告示牌。火警的笛声弥漫在东面的夜空，那里是张伯伦镇和韦斯托弗的交界处，她背对的南面则是莫顿。

学校爆炸时，她几乎已到了山脚下。

她猛地用双脚踩住刹车，人像布娃娃似地撞到了方向盘上。轮胎在石板路上发出哭泣声。但她仍摸索着打开车门，下了车，用手遮着眼睛，向刺眼的光芒望去。

一股股火苗冲天而起，追逐着漫天飞舞的铁皮楼板、木头、纸屑。油烟珠很呛人。梅因大街像是被火焰喷射器扫过一般。在那可怕的一刹那，她看见尤恩高中的整个体育馆侧楼已成了烈焰熊熊的废墟。

爆炸的冲击波传过来，把她撞得直打踉跄。路上的垃圾飓风般从她身边卷过，随之而来的是一股热浪，使她一下子想到

（地铁的气味）

去年去波士顿的旅行。比尔家庭药房和克利果品店的窗户叮当响了一阵，然后向里陷了进去。

她侧身倒在地上，火光像正午耀眼的阳光，照亮了街面。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得很慢，但她的思绪却按照自己的节奏飞驰

（死了他们都死了凯丽为什么要想到凯丽）

很多汽车向火场疾驶，身穿各式睡衣的人们在奔跑。她看见一个人从镇警察局和法院的前门出来。他走得很慢，汽车开得很慢。甚至人们的奔跑也很慢。

她看见站在警察局台阶上的那个人把手放在嘴上拢成喇叭状，高喊着什么。在尖叫的镇警笛声、救火车笛声和火焰穷凶极恶的呼啸声中，她听不清他在喊什么。他好像在喊：

“嘿香！别嘿那啤酒！”

整条街都是湿漉漉的。光在水面上跳跃。它是从特迪的加油站射出来的。

“——嘿，那是——”

这时世界爆炸了。

引自托马斯·K. 奎兰在缅因州调查委员会调查缅因州张伯伦镇5月27—28日有关事件时的宣誓证词（摘自《黑色舞会：怀特委员会报告》的节略本，西格涅出版社出版，纽约，1980年）：

问：奎兰先生，你是张伯伦镇的居民吗?

答：是。

问：你的住址？

答：我住在弹子房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我在弹子房工作。我拖地，打扫弹子台，照看机器——就是弹子机。

问：奎兰先生，5 月 27 日晚 10 时 30 分你在什么地方？

答：嗯……其实，我是在警察局的拘留室里。我是星期四发工资。发工资后我总要出去大喝一场。我去了骑士酒吧，喝了几杯啤酒，在后面玩了几把牌。但我一喝酒就脾气不好。觉得脑袋里有人滑旱冰似的。感觉很糟，哼？有一次我抡起椅子砸在一个家伙的头上——

问：每当你感到这种脾气发作时就习惯去警察局？

答：是的。大个子奥蒂斯是我的朋友。

问：你是指本县的奥蒂斯·多伊尔警长吗？

答：是的。他说只要我脾气不好随时可以呆在里面。舞会前一天晚上，我们一帮人在骑士酒吧的后房里玩四明一暗，我觉得快手马塞尔·杜比作弊。我清醒时会更明白一些：法国人认为捉弄人的绝招是看着自己的牌。但在当时这激怒了我。我已经喝了几杯啤酒，所以我打住了，来到了警察局。普利希正在当班，他把我锁在一号拘留室里。普利希是个好孩子。我认识他妈妈，不过这是多年前的事了。

问：奎兰先生，你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27 日晚 10 时 30 分的事吗？

答：我们不是正在讨论吗？

问：我非常希望是这样。接着说。

答：好，普利希是在星期五清晨两点差一刻时把我锁在里面的，我马上就睡着了。死过去了，你可以这么说。我在下午 4 点左右醒过来，吃了三片药，又睡过去了。我有窍门。我要睡到头脑清醒，酒醒为止。大个子奥蒂斯说我应该弄明白这是个什么办

法，然后申请专利。他说我可以减少世上的很多痛苦。

问：我肯定你能行，奎兰先生。那你是什么时候再醒来的?

答：星期五晚上 10 点左右。我饿极了，所以决定到餐厅拿点东西吃。

问：他们让你一人呆在开着门的拘留室里?

答：是的。我没醉时是个规矩人。事实上，有一次——

问：请告诉委员会你离开监房时发生了什么事?

答：火警的笛声响了，发生的就是这事。我的确吓坏了。自从越战结束，我没在晚上听到过这种警报声。于是我跑到楼上，他妈的办公室里没一个人。我对自己说，真他妈有意思，这下普利希可要挨整了。这里应该总有人值班，万一有电话呢。所以我就走到窗前向外张望。

问：从那里能看到学校吗?

答：当然。它在街对面，往南一个半街区。人们大喊大叫，四处乱跑。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凯丽·怀特。

问：你以前见过凯丽·怀特?

答：没有。

问：那你怎么知道是她?

答：这很难解释。

向：你看得很清楚吗?

答:，她就站在路灯下面，在梅因街和斯普林街路口的消防栓旁边。

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答：我想是的。消防栓的帽子向三个方向炸开了。向左，向右，还有一块直直地飞向空中。

问：这个……嗯……故障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答：大约在 10 点 40 分。也许再晚些。

问：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答：她向市中心走去。先生，她看上去真可怕。她穿着一件礼服，应该说是礼服还剩下的碎片，被消防栓喷出的水浇得浑身湿透，上面还沾着血迹。她看上去就像刚从出了车祸的车底下爬出来。但她在咧嘴笑。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笑容。看上去像个象征死亡的骷髅头。她不断看自己的手，不停地在衣服上擦着，想把血擦掉，同时想着她永远抹不掉这些血，所以她要让全镇遭受血光之灾，以血还血。这真是可怕的事。

问：你怎么知道她在想什么？

答：我不知道，我无法解释。

问：奎兰先生，我希望你以后的证词只陈述你的所见。

答：好。在格拉斯广场的拐角处也有一个消防栓，它也坏了。这个消防栓我可以看得更清楚。它两侧的拧手自己绽开了，我亲眼所见。它像另一个一样炸开了。她很高兴。她在自言自语，这会让他们洗个淋浴，这会……哦，对不起。这时消防车开了过来，我就看不见她了。新的水泵被拉到学校，他们开始接这些消防栓，但是它们根本不出水。伯顿队长直抱怨，就在这时学校爆炸了。上帝。

问：你是否离开了警察局。

答：是的。我想去找普莱希，告诉他那个臭婊子和消防栓的事。我向特迪的加油站看了一眼，我看见了一件让我凉了半截的事。六个油泵的管子全脱开了。特迪·德坎普在1968年就死了，愿上帝保佑他，但他的儿子如特迪本人一样每晚都把这些油泵锁上。现在每一把挂锁的搭扣都脱开了，全部散落在地上，自动供油器全都开着。汽油流到人行道和马路上。老天爷，我一看见这些就吓得魂也没了。这时我看见那个家伙抽着烟跑过那里。

问：你做了些什么？

答：冲他嚷。好像是嘿！小心香烟！嘿别抽了，这里有汽油！他根本听不见我的话。是消防车的警笛和镇上的警报，还有街上

往来的汽车声弄的，我一点不奇怪。我看见他想把香烟扔掉，所以赶快缩回屋里去了。

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答：接下来？接下来就是，魔鬼来到了张伯伦……

铁桶落下时，最初她只意识到一声响亮的金属碰撞声切入音乐，接着她全身就浸透在温暖与湿润之中。她本能地闭上眼睛。她身边响起了一声呻吟，她最近才刚刚苏醒的那部分意识感觉到短暂的痛苦。

（汤米）

音乐刺耳、不合谐地停止了，余下的几声似琴弦断裂之声，随后是突然的死一般的寂静，仿佛世界的末日到来了。就在这填充了事件与对事件的意识之间空白的死寂之中，她听见了一个很清晰的声音：

“天哪，那是血。”

又过了一会儿，像是要反复强调那句话的真实性，使大家都能明白，有人尖叫起来。

凯丽闭着双眼端坐着，感到巨大的黑色的恐怖在她的意识里升起。妈妈是对的。他们又捉弄了她，欺骗了她，把她当笑柄。这种可怕的事情本来都是千篇一律的，但这次却不同；他们把她骗到台上，在整个学校面前，然后重复淋浴室里的一幕……只是那声音说

（天哪那是血）

事情可怕得不能想。如果她睁开眼睛，看到事情是真的，哦，那该怎么办？那该怎么办?

有人开始笑了，是一种孤立无助的、恐慌的、歇斯底里的笑声，她真的睁开眼睛，睁眼去看那是谁，去看事情是真的。这是最后一次恶梦，她全身都是红的，那红色还在往下滴淌，他们把

她浸在神圣的血中，在他们全体的面前，所以她的思绪

（哦……我……全身是血）

也被她的愤怒和她的羞耻蒙上了幽灵般的紫色。她能闻到自己身上的气味，那种血的腥臭，那种难闻的潮乎乎的铜腥味。在闪烁不定、变化多端的意象中，她看见血稠稠地淌在她裸露的大腿上，听见淋浴的水柱不断冲击着瓷砖地面，感觉到随着警告她堵上它的声音各种卫生巾和卫生棉塞轻柔地拍打着她的皮肤，品尝着令人作呕的恐惧的痛苦。她们终于按照她们的愿望给她来了一次淋浴。

第二个人的声音加入了第一个，接着又是第三个——是姑娘的尖嗓子发出的咯咯声——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十几个、全部，他们都笑了。维克·穆尼也在笑。她能看见他。他的脸因受惊而完全僵硬了，但他发出的笑声却是一样的。

她依然端坐着，任凭喧嚣声浪涛般冲刷着她。他们所有人依然美丽多姿，这地方依然富有魔力，美妙无比，但她已经越过了一条线，现在童话故事已因堕落和邪恶而变成一片惨绿。在这个故事中，她将要去咬沾了毒汁的苹果，将要遭到巨人的攻击，被老虎吃掉。

他们又在向她哄笑。

于是它突然爆发了。她可怕地意识到自己受了多大的愚弄，一声可怕的、无声的呐喊

（他们正看我出洋相）

就要从她体内迸发出来。她用手捂住脸，跌跌撞撞地离开椅子。她惟一的想法就是跑，跑到没有光的地方，让黑暗拥有她，藏起她。

但这就像在糖浆中跑步。她的不听使唤的脑子已将时间减慢成爬行；似乎上帝已使整个场面从每分钟七十八转变成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甚至连笑声似乎也沉闷下来，减慢成不祥的低沉的轰鸣声。

她的两只脚互相磕绊了一下，她差一点儿从舞台边上掉下去。她镇定了一下，弯下腰，跳到了地上。刺耳的笑声越发响亮，就像一堆石头互相磨擦的声音。

她不想去看，但还是看见了，灯光太明亮了，她可以看见所有人的面孔。他们的嘴、牙齿、眼睛。她还能看见面前自己满是血污的双手。

德斯佳汀小姐正向她跑来，德斯佳汀小姐的脸上堆满了虚假的同情。凯丽能透过表面，看见真正的德斯佳汀小姐正心怀老处女肮脏淫秽的念头在咯咯笑着。德斯佳汀小姐的嘴张开了，发出可怕、缓慢、低沉的声音：

“亲爱的，让我帮助你。哦我真难——”

她猛击她

（发力）

德斯佳汀小姐飞出去，撞在舞台一侧的墙上，缩成一团。

凯丽跑着，她从他们中间跑过，手捂在脸上，但她从指缝中可以看到他们，看到他们多美丽，沐浴在灯光下，穿着鲜亮的、天使般的袍子。锃亮的皮鞋，明净的面孔，美发厅精心做出来的发型，闪亮的长裙。他们纷纷闪身躲避她，仿佛她是瘟疫，但他们还在笑。这时有一只脚偷偷伸了出来

（噢是的这是下一步噢是的）

她摔了个大马趴，开始爬行。她在地板上爬着，被血凝结成一绺绺的头发垂在脸上，就像被光刺瞎双眼的圣徒保罗在大马色街头爬行一样。接下来该有人踢她的屁股了。

可是没人这样做，她挣扎着站起来。事情开始加速了。她从门口跑出去，跑进门厅，然后飞似地跑下楼梯，两小时前她和汤米就是从这个楼梯十分端庄地走上来的。

（汤米死了最大的代价为把一个瘟神带入这光之地付出的最大代价）

她迈着笨拙的大步跑下楼梯，笑声像黑鸟在她周围搧动着翅膀。

然后，是黑暗。

她飞奔过学校宽阔的前草坪，两只舞鞋全掉了，就光着脚跑。仔细修剪过的草坪像一块天鹅绒，点缀着薄薄的露水，笑声被抛在身后。她开始略微平静了一些。

然后她的脚又绊了一下，结果一头栽到旗杆旁。她静静地趴在那里，喘着粗气，把发烫的脸埋在凉爽的草丛中。羞辱的眼泪夺眶而出，就像初潮的经血一样又热又多。他们打败了她，欺骗了她，一而再，再而三，永远如此。现在事情完了。

现在她会尽快打起精神，从僻静的街道溜回家去，躲在阴影中以防别人来找她，她要去见妈妈，承认她全错了——

（！！不！！）

她性格中的刚烈部分——它占有很大比例——突然涌现出来，强烈地呼喊了一声。壁橱？没完没了、心不在焉的祈祷？小册子、十字架，只有黑森林杜鹃钟上的机器鸟记录她生命余下的时时刻刻和日日月月？

突然间，仿佛有一台录像机在她脑中打开了，她看见德斯佳汀小姐向她跑来，她将她的意识施加于她，眼见着她像布娃娃般从她面前摔出去。她当时甚至没有有意识地想这样做。

她翻过身，躺在那里，大花脸上的两只眼睛疯狂地凝视着天上的星星。她忘了

（！！那种能力！！）

现在是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是向他们露上几手的时候了。她歇斯底里地咯咯笑起来。这是妈妈喜欢的一句口头禅。

（妈妈回到家放下她的手包眼镜闪闪发光我想我今天在店里给埃尔特露了几手）

那里有一个消防喷水系统。她可以打开它，那是轻而易举的

事。她又咯咯笑起来，站起身，赤着脚向大厅的那些门走回去。打开消防喷水系统，关上所有的门。往里看，也让他们看见她往里看，大笑着看着水龙头毁了他们的衣服和发型，让他们的鞋子不再发光。她惟一的遗憾是它不是血。

大厅里没有人。楼梯上到一半时，她停住了，开始**发力**，在她集中的力量推动下，所有的门都撞上了，用压缩空气制动的门锁启动了。她听见一些人在尖叫，这声音就是音乐，甜蜜的灵歌。

有一会儿什么事都没发生，然后她能觉察到人们在推门，想把门打开，这点力量根本微不足道。他们被关在里面

（关在里面了）

这个词在她陶醉的意识中回响着。他们都在她的手心之中，在她的能力控制下。能力！多棒的词！

她走上剩下的几级楼梯，向里面看去。乔治·道森被挤得压在玻璃上，挣扎着，推搡着，他的脸因用力而扭曲了。他身后是其他人，他们全都像水族馆里的鱼。

她向上看去，不错，那里确有喷水龙头的管道，纤巧的喷头像朵朵金属的雏菊。管道通过小洞进入到绿色的松木墙中。她记得墙里有许多喷头。这是消防法或什么东西规定的。

消防法。刹那间她想起

（像蛇一样又粗又黑的电缆）

舞台上遍布的电缆。由于舞台脚光照耀的缘故，台下观众席是看不见这些电缆的。但她曾小心翼翼地从它们上面走过，去接受皇冠。那时汤米一直扶着她的手臂。

（火与水）

她汇聚起自己的意识，感觉着那些管道，追循着它们。冰凉的，满是水。她嘴里有了铁的味道，冰冷潮湿的金属，和花园里水管喷头里的水一个味儿。

发力

一时并没有什么事发生。但过了一会儿，他们从门口退了回去，环顾着四周。她走到中间那扇门前，从长方形的小玻璃窗向里望。

体育馆里正在下雨。

凯丽露出了微笑。

她并没有打开全部水龙头，只是部分。但她发现，她抬起眼睛看着水龙头系统时，她的意识能更容易地追循目标。她开始打开更多的水龙头，而且越来越多。但这还不够。他们还没有叫喊，所以还不够。

（那么弄疼他们弄疼他们）

台上有个男孩在汤米身边，疯狂地做着手势，并喊着什么。就在她看的时候，他爬下舞台跑向摇滚乐队的设备。他一抓住麦克风的支杆就被定住了。凯丽看着，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身体进入了一种几乎静止的静电造型。他的脚在水中挪来挪去，头发像钉子一样竖立起来，嘴巴抽搐着张开，活像鱼的嘴。他看上去很滑稽。她笑了起来。

（以耶稣的名义让他们都显得滑稽可笑）

于是在突然和盲目的迸发中，她聚集了能感受到的全部力量。

一些灯扑扑地熄灭了。某个地方一截儿电线触到水洼，发出了眩目的闪光。当电路断路器进入无效操作时，她的脑中产生了沉闷的轰鸣声。一直握着麦克风支杆的男孩，摔倒在一个功放器上，爆出一片紫色的火星，接着对着舞台的绉纸彩旗起火了。

就在王位下面，一条通电的 220 伏电缆在地板上裂开了，身穿绿色绢纱礼服的朗达·赛马德在它旁边跳着疯狂的木偶舞。她的长裙突然变成一团火球，她向前扑倒，身体仍然在抽搐着。

也许就在这时，凯丽完全精神错乱了。她倚在门上，心脏狂乱地跳着，但身体却凉得像冰块。她脸色惨白，两颊上却露出发烧时才有的暗红色腮红。她的头剧烈疼痛，已完全失去了理智。

她摇摇晃晃地离开门边，但仍旧让门关闭着，这时她的所做所为已不加思索和计划了。里面火光闪动，她隐约想到，那幅壁画一定烧着了。

她瘫坐在最高一级楼梯上，把头埋在双膝之中，试图减慢呼吸。他们再次试图冲出门来，但她轻而易举地让门都关闭着——只做这事并不费劲。某种模糊的直觉告诉她，有几个人正在从消防门逃出去，但她没有阻拦他们。她以后会收拾他们的。她要把他们全收拾了。一个不剩。

她慢慢下楼出了前门，但仍让体育馆的门锁着。这很容易。你只要在意识中看见这些门就行了。

镇上的警报突然响了起来，吓得她尖叫一声，用手捂了一会儿脸，

（笛声那只是火警的笛声）

她意识中的眼睛一时看不到体育馆的门，于是有些人几乎冲了出来。不，不，真淘气。她又把这些门撞上了，还夹住了某个人的手指——好像是戴尔·诺伯特——并折断了其中的一根。

她又摇摇晃晃地穿过草坪，像一个凸着眼睛的稻草人，向梅因大街走去。她右面是市中心：百货商店、克利果品店、美发厅和理发馆、加油站、警察局、消防队——

（他们会扑灭我的火）

但他们扑不灭。她咯咯地笑着，这笑声并不正常：夹杂着得意、失落、胜利和惊恐。她走到第一个消防栓旁，试图拧动侧翼油漆过的大耳帽。

（啊喔）

好紧啊。非常紧。拧得很紧的金属耳帽和她较着劲儿。没关系。

她更使劲地拧着，感到它松动了。接着拧另一侧。然后是顶上的。最后她后退几步，同时拧动三个金属帽，它们一下子全开

了，水柱从左右两侧和上方喷射出来，有一只耳帽在她面前以自杀般的速度飞出了五英尺。它撞在马路上，又高高地弹到空中，然后不见了。白哗哗的水柱在压力下呈十字架状喷射着。

尽管她每分钟心跳二百多下，但她仍然面带笑容，步履蹒跚地向格莱斯广场走去。她不知道自己正像麦克白夫人一样不停地在衣服上抹着血污的双手，也不知道自己笑的时候同时也在哭泣，她意识中被掩遮的一部分正在为她最终的彻底毁灭而恸哭。

因为她打算让他们与她一起受难，这里将烈焰熊熊，直到成为一片焦土。

她拧开了格莱斯广场的消防栓，然后开始向特迪的加油站走去。它碰巧是她要去的第一个加油站，但不是最后一个。

引自奥蒂斯·多伊尔警长在缅因州调查委员会的宣誓证词（见《怀特委员会报告》，第 29—31 页）：

问：警长，5 月 27 日晚你在何处？

答：我在被称为老本顿路的 179 号公路上调查一起交通事故。它实际发生在张伯伦镇界之外，在达勒姆界内，但我在协助达勒姆的警察梅尔·克拉格。

问：你是何时得知尤恩高中出了麻烦的？

答：我在 10 点 21 分从无线电中听到雅各·普莱希警官的通报。

问：无线电中说它是怎么一回事？

答：普莱希警官说学校里出了事，但他不知道是否严重。他说那里喧闹声很大，有人拉响了火警警笛。他说他正准备去那里查明事情的真相。

问：他说学校起火了吗？

答：没有，先生。

问：你告诉他向你汇报吗？

答：我说了。

问：普莱希汇报了吗？

答：没有。他后来在梅因和萨默尔交叉路口处特迪加油站的爆炸中身亡了。

问：你是什么时候再次收到关于张伯伦镇情况的无线电通讯的？

答：10点42分。那时我正在返回张伯伦的路上，后车座上带着一个嫌疑犯——那个酗酒驾车的人。我已说过，这案子实际上发生在梅尔·克拉格所管的镇上，但达勒姆没有监狱。于是我把他带回张伯伦，但那时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监狱了。

问：你在10点42分收听到了什么？

答：我收到从莫顿消防队转来的州警察局的呼叫。州警察局的调度说尤恩高中着火了，并显然出现了骚乱，很可能还发生了爆炸。当时没人能肯定出了什么事。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40分钟内发生的。

问：我们理解这一点，警长。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答：我打开警笛和警灯，驶回张伯伦。我试图呼叫雅各·普莱希，但没有成功。这时汤姆·奎兰在呼机那头唠唠叨叨地说全镇都起火了，而且没有水。

问：你知道这时是什么时间吗？

答：是的，先生。当时我一直在记录时间。那时是10点58分。

问：奎兰称加油站是11点爆炸的。

答：那就折中，先生。算是10点59分。

问：你何时到达张伯伦镇？

答：11点10分。

问：多伊尔警长，你到达后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答：我惊呆了。我不相信我所看到的一切。

问：确切说你看到了什么？

答：商业区的北边一半都在燃烧。加油站不见了。沃尔沃斯百货店只剩下冒着火苗的房架子。火势已蔓延到它旁边三个店铺的木结构门面——达菲的烧烤酒吧、克利果品店和弹子房。温度灼热烤人。火星飞上梅特兰房地产公司和道格·布兰的西部汽车商店的房顶。消防车不断开过来，但它们几乎无能为力，因为街道两侧的消防栓全被卸掉了。惟一能工作的是来自韦斯托弗的业余消防队的老式水泵，但它也就是湿润一下周围建筑的房顶而已。当然还有学校。它就是……不见了。当然，它的位置相对隔绝——周围没有什么离得很近的建筑物被引着——可是上帝，所有那些在里面的孩子……所有那些孩子……

问：你进镇子时碰见苏珊·斯耐尔了吗?

答：碰上了，先生。她挥手让我停下。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就在我进入镇子的时候……11 点 12 分，不会比这晚。

问：她说什么?

答：她心慌意乱的样子。她刚出了一点儿交通事故：打滑，说话颠三倒四的。她问我汤米是不是死了。我问她谁是汤米，但她没有回答。她问我有没有抓到凯丽。

问：多伊尔警长，委员会对你的这部分证词非常感兴趣。

答：先生，我知道。

问：你对她的问题做何反应?

答：据我所知，镇上只有一个凯丽，是玛格丽特·怀特的女儿。我问她是不是凯丽与火灾有关。斯耐尔小姐对我说是凯丽干的。她的原话是：“是凯丽干的。是凯丽干的。”她说了两遍。

问：她还说了别的什么吗?

答：说了，先生。她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伤害凯丽。”

问：警长，你肯定她不是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伤害凯丽?”

答：我很肯定。

问：你真肯定？百分之百？

答：先生，当时镇子正在我们身边燃烧。我——

问：她喝了酒吗？

答：对不起，我没听清。

问：她喝了酒吗？你刚才说她撞了车。

答：我相信我说的是打滑这个小事故。

问：那么你不能肯定她没有说*我们*而是说*他们*？

答：我想她也许是的，但——

问：斯耐尔小姐接下来干了什么？

答：她哭了。我打了她一记耳光。

问：你为什么这样做？

答：她好像有些歇斯底里。

问：她最后平静下来了吗？

答：是的，先生。就她的男朋友很可能死了这一点来说，她平静下来了，并较好地控制住了自己。

问：你盘问了她吗？

答：是的，但不是审讯罪犯的方式，如果你说的盘问是这个意思。我问她对发生的事是否了解什么情况。她重复了她的话，只是以平静一些的方式。我问她出事时她在哪里，她告诉我她一直呆在家中。

问：你更深入地盘问了她吗？

答：没有，先生。

问：她还对你说了别的什么吗？

答：说了，先生。她让我——求我——去找凯丽·怀特。

问：你对此有何反应？

答：我告诉她回家去。

问：谢谢，多伊尔警长。

维克·穆尼咧嘴笑着，从银行家信托公司“免下车服务”办公室附近的阴影中溜了出来。这是一种夸张、别扭的笑容，呲牙咧嘴的笑容，在烈焰冲天的黑夜中梦游般地漂动着，就像疯狂的脑电图波迹。他那为充当司仪而精心梳理过的头发，现在已成了根根参起的鸟窝，几滴血印在额上，记不清是疯狂逃离舞会时摔的哪个跟头留下的。一只眼睛成了乌眼青，只能眯成一条缝。他钻进多伊尔警长的巡逻车，又像台球一样反弹出来，然后探头向在后座上打盹的醉鬼傻笑着。然后他转身面对刚打发走苏·斯耐尔的多伊尔。火光给一切投上了飘忽的阴影，将世界蒙上一层干涸血迹般的褐紫色。

多伊尔刚转过身，就被维克·穆尼抱住了，那架式就像热情的情郎在跳贴面舞时搂抱自己的女人一样。他双臂紧紧搂着多伊尔，并使劲地挤压他，眼珠向上翻着，直勾勾地看着多伊尔，脸上还堆着那疯狂的傻笑。

“维克——”多伊尔说。

“她拧开了所有的龙头，”维克咧着大嘴轻声说。“拧开了所有的龙头，放水，扑哧、扑哧、扑哧。”

“维克——”

“我们不能让它们。哦不。不不不。我们不能。凯丽拧开了所有的龙头。朗达·赛马德烧成了焦炭。哦耶耶耶……稣稣稣……”

多伊尔打了他两记耳光，他那长满茧子的手掌清脆地落在那男孩的脸上。他在突然受惊之后停止了喊叫，但笑容依旧留在脸上，像是拙劣的模仿。难看又可怕。

“出了什么事？”多伊尔粗暴地问。“学校里出了什么事？”

“凯丽，”维克结结巴巴地说。“凯丽就在学校。她……”他的声音减弱了，朝着地面呲着牙。

多伊尔又给了他第三记清脆的耳光，维克的牙像响板似地磕碰着。

“凯丽怎么了？”

“舞会皇后，”维克还是结巴着。“他们用血浇她和汤米。”

“什么——”

这时是11点15分。萨默尔街上托尼开的加油站突然爆炸了，发出剧烈连续的吼声。街上顿时亮如白昼，他们两人不得不踉跄着退后几步，倚在警车上捂住眼睛。一朵夹杂着油烟的巨大火云从法院公园里的树梢上升起，将池塘和小联赛棒球场映得通红。在随后噼噼啪啪无力的爆裂声中，多伊尔能听见玻璃、木头和加油站的大块煤渣砖沙沙落地的声音。第二次爆炸接踵而来，他们不得不又退后了几步。他依然不相信

（我的镇子这发生在我的镇子）

这事发生在张伯伦镇，天哪，**张伯伦**。就在这里，他曾坐在妈妈家的阳台上喝冰茶，给 PAL 篮球赛当裁判，每天清晨 2 点 30 分经过骑士酒吧去 6 号公路做最后一次巡查。现在，他的镇子正在变为焦土。

汤姆·奎兰走出警察局，沿着人行道向多伊尔的巡逻车跑来。他的头发全都立着，身穿肮脏的绿色工装裤和一件汗衫，鞋也套错了脚，但多伊尔觉得自己一辈子也没有因为看到什么人而这样高兴过。汤姆·奎兰就像是张伯伦的代表，他在这里——毫发未损。

“神圣的上帝，”他喘着气说。“你看到了吗？”

“发生了什么事？”多伊尔简短地问道。

“我一直在监听无线电，”奎兰说。“莫顿和韦斯托弗想知道他们是不是要派救护车，我说他妈的要，什么都要。包括棺材。我做的对吗？”

“对。”多伊尔把双手插入头发里。“你看见哈里·布洛克了吗？”布洛克是镇公用局局长，当然也管水。

“没有。但是戴汉队长说他们在镇那头的瑞纳特老街区找到了

水。他们正在铺管子。我抓来了几个小孩，他们正在警察局里设一个医院。他们是好孩子，但他们肯定把血弄在你的地板上了，奥蒂斯。”

奥蒂斯·多伊尔感到幻觉冲击着他。这种对话肯定不可能发生在张伯伦。不可能。

“很好，汤姆。你做得很好。你回去给所有电话簿上列出的医生打电话。现在我要去萨默尔街了。”

“好，奥蒂斯。如果你看见那个疯婊子，可要小心。”

“谁？”多伊尔平时不是大叫大嚷的人，但现在却大声嚷起来。

汤姆·奎兰退了一步。“凯丽。凯丽·怀特。”

“谁？你怎么知道？”

奎兰慢慢地眨着眼。“我不知道。只是……我觉得是这样。”

引自美联社总部自动收报机晚 11 时 46 分收到的消息：

美联社缅因州张伯伦镇电：一场大范围的灾难今晚降临缅因州张伯伦镇。据信源于尤恩高中一场舞会的火灾已蔓延到镇中心，导致多起爆炸事件，这些爆炸已将镇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据报告，镇中心西部的住宅区也在燃烧。然而，此时关注的重点仍是那所中学，当时那里正在举行毕业舞会。据信大部分参加舞会的人被困在里面。一位奉命赶赴现场的韦斯托弗消防官员说，已知的死亡总人数达67人，多数为该校学生。当被询问可能的死亡总人数时，他说：“我不知道。我们不敢猜。可能会糟到极点，比越南的椰子林还糟。”据最后的消息称，镇上已有三处地点的火势失去控制。关于蓄意纵火的传闻尚未得到证实。结束。

美联社 8943F　5 月 27 日晚 11 时 46 分。

再也没有美联社从张伯伦发来的电报。午夜 12 时 6 分，杰克逊大街上的煤气总管被打开了。12 时 17 分，从莫顿开来的一辆救护车在驶向萨默尔街时经过此地，车上的一位护理人员抛下了一个烟头。

爆炸一下子就摧毁了几乎半个街区，包括张伯伦《号角报》的办公室。12 时 18 分，张伯伦镇与沉睡中的国家的联系不知什么原因中断了。

12 时 10 分，在煤气总管爆炸前七分钟，电话局经历了一次相对轻微的爆炸：所有仍能工作的电话线路都发生了故障。三位当班的姑娘仍坚守岗位，但却无能为力。她们面带因受惊而木呆的表情，试图接通那些已不存在的电话。

于是张伯伦的镇民都涌到了街上。

他们仿佛来自位于贝尔斯圭兹路和 6 号公路交汇处三角地带的墓地；他们穿着白色的睡衣或睡袍，活像一群裹着裹尸布蜿蜒前进的鬼魂，还有人穿着睡衣睡裤，头上带着卷发器（道森太太——她刚刚死去的儿子就是个非常爱逗乐的家伙——脸上还敷着美容泥膏，像是要去剧团扮演黑人）；他们来看自己的镇子出了什么事，是否真是四处燃烧和血流遍地。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将死去。

卡林街上挤满了这些人，这时凯丽正在卡林街公理会教堂里祈祷。她出来时，浩荡的人流正在天上暗红色火光的照耀下向镇中心涌去。

她是在五分钟前，也就是在她打开了煤气总管（这很容易；只要她想象它在地下躺着的画面，就很容易打开它）之后，进教堂去的；但这五分钟却像几小时。她沉重地祈祷了很长时间，有时很大声，有时是默默地。她的心脏突突地跳动，她感到非常疲惫。她的脸部和颈部青筋毕露。她满脑子都是强烈的**力量**和**地狱**的意识。她跪在祭坛前祈祷，潮湿的血迹斑斑的破裙子包住了她的膝

盖，她的光脚很脏，因踩到了碎玻璃瓶而流血。她一边喘气一边呜咽，当她发出她的心理能量时，整个教堂都在呻吟、摇晃，好像要被一分为二了似的。长椅翻倒了，赞美诗在空中飞舞，一套银餐具静静地飞过中殿拱形的黑暗空间，嵌入了对面的墙上。她祈祷但没有得到回答。这里没有人，即便有，上帝他也在躲着她。上帝已经背过脸去，为什么不？这恐怖与其说是她的作为，不如说是他上帝的。于是她离开了教堂，离开它回家，去找妈妈，让毁灭更完整。

她走下台阶，停在最下面一级，看着成群的人们涌向镇中心。畜牲们。那就让他们被烧死吧。让街道充满他们这些供品的味道。让这个地方变成一钱不值、呜呼哀哉的痛苦之地。

发力

路灯杆上的变压器绽开珍珠般的紫色亮光，吐出转轮烟火似的火星。高压线乱成一团落到街上，有些人跑起来，这对他们可没好处，因为现在整条街都散落着电线，焦味起来了，火苗也起来了。人们开始尖叫，后退，有些人碰到了电线，因触电而痉挛、手舞足蹈起来。那些已经倒在地上的人，他们的袍子和睡衣也冒起了烟。

凯丽转过身，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刚刚走出的教堂。沉重的大门突然关闭了，像是被一阵飓风刮的。

凯丽转身向家走去。

引自科拉·赛马德太太在州调查委员会的宣誓证词（摘自《怀特委员会报告》），第 217—218 页：

问：赛马德太太，委员会明白你在舞会之夜失去了女儿，我们对此深表同情。我们将使这一听证尽可能简短。

答：谢谢。当然我愿尽力相助。

问：凯丽塔·怀特大约是在 12 点 12 分走出位于卡林街的第

一公理会教堂的，那时你在那条街上吗?

答：在。

问：你为什么在那里?

答：我丈夫出公差不得不在波士顿过周末，而朗达又去参加春季舞会了。我独自一人在家里看电视，等她回来。警笛响时，我正在看周五午夜电影节目，我并没有把警报与舞会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传来爆炸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给警察局打电话，但只拨了三位号码就是忙音。我……我……就……

问：不要着急，赛马德太太。你有足够的时间。

答：我越来越紧张。这时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现在我知道是特迪的加油站——所以我决定去镇中心看看出了什么事。外面火光冲天，可怕的火光。正在这时，希乐斯太太来敲门了。

问：是乔吉特·希乐斯太太吗?

答：是。他们就住在拐角。柳树街 217 号。离卡林街不远。她擂着门喊：“科拉你在吗？你在家吗？”我打开门。她穿着浴袍和拖鞋。她的脚看起来很冷。她说他们已给韦斯托弗打电话，问那边是否了解情况。那边说学校失火了。我说：“啊上帝，朗达正在舞会上。”

问：就在这时你决定和希乐斯太太一起去镇中心?

答：我们没做任何决定。我们就是去了。我套上一双拖鞋，我想是朗达的。上面有白色的小绒球，我应该穿自己的鞋，但我当时脑子已不好使了。我猜我现在脑子也不好使。你们干嘛要听我的鞋子的事呢?

问：你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赛马德太太。

答：谢——谢谢你。我顺手给希乐斯太太拿了一件旧夹克，然后我们就走了。

问：有很多人在卡林街上走吗?

答：我不知道。我太担心了。也许有 30 人。也许更多。

问：发生了什么事？

答：我和乔吉特手拉手向梅因大街走去，就像天黑后穿过草地的两个小姑娘。我记得乔吉特的牙一直在打战。我想让她别这样；但又觉得这不太礼貌。在离公理会教堂一个半街区的地方，我看见教堂的门是开着的，我想：有人进去请求上帝帮助。但马上我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问：你怎么知道了你最初的推测是符合逻辑的，对不对？

答：我就是知道。

问：你认识从教堂里出来的那个人？

答：认识、是凯丽·怀特。

问：你以前见过凯丽·怀特吗？

答：没有。她不是我女儿的朋友。

问：那你见过凯丽·怀特的照片？

答：没有。

问：那么无论如何，当时天很黑，而你离教堂有一个半街区远。

答：是的，先生。

问：赛马德太太，那你怎么知道她是凯丽·怀特？

答：我就是知道。

问：这种“知道”，赛马德太太，它是不是像一道光在你脑海中闪过？

答：不是，先生。

向：那它像什么？

答：我没法回答你。它就像梦似地渐渐消失了。你起床一小时后，只能记得做了个梦。但我当时就是知道了。

问：有什么感觉伴随这种识别力吗？

答：有。是恐惧。

问：然后你做了些什么？

答：我转身对乔吉特说："她在那里。"乔吉特说："对，是她。"她又说了些别的什么，这时整条街都被一道明亮的光照得雪亮，还有噼噼啪啪的声音，接着电线开始落在街上，其中一些还冒着火花。有一根电线击中了我们前面的一个男人，他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大火球。另一个男人刚跑了几步就踩到一根电线上，他的身体……后仰成弓形……就像他的后背成了橡皮筋。然后他倒在地上。其他的人尖叫着撒腿就跑，四处乱窜，越来越多的电线落下来。它们像蛇一样落满四周。而她对此很高兴。**高兴！我可以感觉到**她很高兴。我知道要保持冷静。四处乱跑的人都触电而死。乔吉特说："快，科拉。哦上帝，我可不想活活被烧死。"我说："住嘴。我们要用脑子，乔吉特，否则就再也用不上了。"大概就是这类傻话。但她不听。她松开我的手向人行道跑去。我喊她停下——有一根断了的粗电缆就在我们前面——但她不听。于是她……她……，我能闻见她被烧着的气味。仿佛烟是从她的衣服里喷出来的，我想：人触电身亡时肯定都是这个样子。那气味很香，像猪肉。你们有人闻过这种气味吗？我有时在梦中闻到它。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乔吉特·希乐斯化为焦炭。这时西区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我想那是煤气总管——但我甚至没有注意它。我看看周围，就剩我一个人了。他们不是跑了就是烧死了。我可能看到了六具尸体。他们就像一堆堆破抹布。一条电缆落在左面一座房子的门廊上，那房子烧着了。我能听见老式的圆木椽子发出爆米花似的声音。我好像站在那里很长时间，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好像有好几个钟头。我开始害怕自己会晕过去，倒在一根电线上，或者失去理智狂奔起来，就像……就像乔吉特。所以我开始走。一次一步。因为房子烧着了，所以街上更亮了。我跨过两条通电的电线，绕过一具差不多是一摊泥的尸体。我——我——我必须看看我是在向哪儿走。一具尸体的手上有一只结婚戒指，但已成黑的了。全**黑了**。**耶稣**，我当时想。哦，老天。我又跨过一根电缆，

然后那里有三根，都在一起。我站在那里看着它们。我想要能跨过去当然就没事了……但是我不敢。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想小孩子时玩的游戏。大步跳。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科拉，一大步跳过街上的电线。可我想*我行吗*？*我行吗*？其中一根还在冒着火星，另外两根看来没有电。但天知道。给电气机车输入电流的第三轨看上去不是也没有电吗？所以我站着不动，期望有人来，但根本没有人。那房子还在燃烧，火苗已窜到邻近的草坪、树和篱笆上。但没有救火车来。它们当然来不了。这时西区已成一片火海。我觉得*天旋地转了*。最后我知道我要么跳过去，要么晕倒在地。于是我跳了，尽我所能跳远一些，结果拖鞋的后跟离最后一根电线只差一丁点。我定定神，又绕过一根电线的顶端，后来就跑起来。我就记得这些。早晨醒过来时，我已躺在警察局里的一条毯子上，周围还有许多人。他们中有些——只有几个——是还穿着舞会礼服的孩子，所以我问他们是否看见朗达。他们说……他们说……

（短暂休会）

问：你个人肯定是凯丽·怀特干的？

答：是的。

问：谢谢，赛马德太太。

答：如果允许，我想提个问题。

问：当然可以。

答：如果还有其他像她这样的人，会发生什么事？世界会发生什么事？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151 页：

到 5 月 28 日零时 45 分，张伯伦镇的情况已到了危急关头。位于相对偏僻地点的学校已化为灰烬，但整个镇中心区仍是一片火海。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市区用水都已被放掉，但从戴甘街总管引

来的水（水压很低）够拯救梅因大街和橡树街十字路口南面的商业建筑。

位于萨默尔街北部的托尼加油站爆炸了，它引发的大火直到早晨 10 点才得到控制。萨默尔街有水，但根本没有消防队员和消防设备利用这些水。救援的消防车此时已从列文斯顿、奥伯恩、里斯本和布朗斯维克出发，正在路上，它们直到一点才到达。

在卡林街，由电线坠落造成的电火已经开始。它最终将吞噬该街的北部，包括玛格丽特·怀特的女儿降生的那幢平房。

在镇的西区，就在通常所谓的布里克雅德山下，最糟糕的灾难降临了：煤气总管的爆炸和由此引发的火灾在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中仍在肆虐。

我们通过市区地图（见下页）上标出的这些火点，可以发现凯丽的行动路线——随意通过闹市区的环形路线，但这条路线有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目的地：家……

起居室里有什么东西翻倒了，玛格丽特·怀特直起身子，把头歪向一边。屠刀在火光的映照下，发着暗淡的光。电已停了一会儿，屋子里惟一的光线来自街上的火光。

墙上的一幅画砰的一声落在地上。过了一会儿，黑森林杜鹃钟也掉了下来。那只机器鸟发出一声小小的窒息的怪叫，就悄然无声了。

镇上的警笛没完没了地呜呜叫着，但她仍能听到突然拐上人行道的脚步声。

门开了。门厅里有脚步声。

她听见起居室里的石膏像（耶稣，看不见的客人；耶稣会怎么做；时辰将近：如果今夜成为审判日，你是否做好了准备）一个接一个地炸裂了，就像射击场里的石膏鸟靶一样。

（哦我到那里去过看见婊子们在木头舞台上扭屁股）

她端坐在凳子上，活像已成为全班首脑的聪明学者。但她的眼睛却是六神无主的。

起居室的几扇窗户都飞出了窗外。

厨房门砰地一声开了，凯丽走了进来。

她的身体似乎扭曲了，萎缩了，像个干瘪的老太婆。舞会长裙已成了破布条，猪血开始凝成一绺一绺的。前额上沾着一块油腻腻的东西，双膝被划得皮开肉绽。

“妈妈，”她轻声说。她的双眼异常明亮，像鹰一样，但嘴唇却在哆嗦。如果现在有人在场看到她们，会为她们之间的相像吃惊不已。

玛格丽特·怀特坐在厨房的板凳上，切肉的刀就藏在腿部的裙褶里。

“当他把它放进我的身体里时，我真该杀死自己，”她清晰地说。“第一次以后，那是在我们结婚前，他保证过，再也不那样做了。他说我们只是……偶然疏忽。我相信了他。我摔了一跤失去了那个孩子，这是上帝的判决。我觉得罪已经赎了。用血。但是邪恶从未消失。邪恶……从未……消失。”她的眼睛发着光。

“妈妈，我——”

“开始一切正常。我们过着无罪的生活。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有时肚子贴着肚子，哦，我能感到魔鬼的存在，但我们，从没有，干过，直到。”她开始诡笑，这是一种可怕的诡笑。“可是那天晚上，我能觉察到他用那种眼神看我。我们跪下来祈求上帝给我们力量，可是他……摸我。摸那个地方。女人的那个部位。于是我把他赶出房子。他出去了好几个小时，我为他祈祷。我在心里可以看见他在午夜的街上蹓跶，像雅各和上帝的天使搏斗一样与魔鬼搏斗着。他回来时，我心中充满了感恩之情。”

她停了下来，咧着干得没有一点唾液的嘴，对着房间里变化不定的阴影笑着。

“妈妈，我不想听这些！”

碗柜中的盘子像飞靶一样炸开了。

“直到他进来，我才闻到他的呼吸中有威士忌的气味。他占有了我。占有了我！他嘴里喷出令人恶心的小旅馆里的威士忌酒味儿，他占有了我……而我却喜欢这样！”她最后几句话是冲着天花板喊出来的。“我喜欢这样哦那肮脏的性交还有他的手摸我把我摸个遍！”

“妈妈！”

（！！ 妈妈！！）

她像被掴了一记耳光似的突然住了口，冲她女儿眨着眼睛。“我差点儿杀了自己，”她用一种比较正常的声音说。“可是拉尔夫哭着说要赎罪，所以我就没自杀，后来他死了，我以为上帝让我长了癌：他让我的女性器官变得和我的罪孽灵魂一样又黑又烂。但这结果未免太便宜我了。上帝用神奇的办法显示他的神奇。我现在明白了。阵痛开始时，我去拿了一把刀——就是这把——”她把它举起来“——等你出来时我可以做出我的祭祀。但我因软弱而退缩了。你三岁时我又拿起这把刀，但我又退缩了。所以现在魔鬼进家了。”

她举起刀，双眼像在催眠状态下似地盯着闪光的弯刃。

凯丽慢慢地、沉重地向前迈了一步。

“我是来杀你的，妈妈。而你却在等着杀我。妈妈，我……这不对，妈妈。这不……”

“让我们祈祷，”妈妈轻柔地说。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凯丽的眼睛，彼此的目光中都有一种狂热、可怕的怜悯之情。现在火光更亮了，像精灵一样在墙上跳着舞。“让我们最后一次祈祷。”

“哦妈妈帮帮我！”凯丽叫起来。

她前倾下跪，低下头举起手开始祈祷。

妈妈探过身，刀向下一砍，闪现一道明亮的弧光。

凯丽也许是从眼角瞄到了，于是向后猛一扭身，刀子没有砍到她的背部，而是扎进肩膀，只露出刀把。妈妈的脚绊在椅子腿上，摔了下来，伸开四肢坐在地上。

她们对视着，谁也没说话，好似一个静止的画面。

血开始从刀把四周涌出来，溅到地上。

这时凯丽轻声说："妈妈，我要给你一件礼物。"

玛格丽特试图站起来，但踉跄了一下又趴下了。"你要干什么？"她声音凄惨、嘶哑。

"我正在画你的心，妈妈。"凯丽说。"脑子里看东西比较容易些。你的心是一块巨大的红色的肌肉。我使用我的力量时，我的心就跳得快些。但你的心会跳得稍微慢一些。慢一点点。"

玛格丽特又试图站起来，仍然不行，她那怨毒的眼神直射她的女儿。

"慢一点，妈妈。你知道这礼物是什么吗，妈妈？就是你一直要的东西。黑暗。和上帝在那里所拥有的一切。"

玛格丽特耳语道："我们的圣父，他在天堂中——"

"再慢一点儿，妈妈。再慢一点儿。"

"——因你的名字而荣耀——"

"我可以看见血回流进你的身体。再慢一点儿。"

"——你的王国降临——"

"你的手脚像大理石，像雪花石膏。白色的。"

"——你的意志将变成——"

"**我的**意志，妈妈。再慢一点。"

"——于地上——"

"再慢。"

"——就像……像……像它……"

她向前瘫倒在地，双手抽搐。

"就像它在天上一样。"

凯丽轻声说："完全停止。"

她打量着自己，虚弱地将手放在刀把周围。

（不不疼太疼了）

她试着站起来，不行，只能靠着妈妈的椅子勉强撑起身来。她感到全身晕眩和恶心。她能觉出嗓子下面的血，鲜艳而润滑的血。现在辛辣呛人的烟从窗外飘进房间。隔壁已经起火了；也许现在火星已悄悄点燃很久很久以前被石头凶猛地砸穿过的房顶。

凯丽从后门出去，踉踉跄跄地穿过草坪，靠在

（妈妈在哪里）

一棵树上。她还有一件什么事应该做。关于

（小旅馆的停车场）

执剑天使的事。燃烧的宝剑。

别担心。会实现的。

她穿过后院，来到柳树街，然后爬上路基来到 6 号公路。

这时是凌晨 1 时 15 分。

克丽丝汀·哈根森和比利·诺兰回到骑士酒吧时是 11 点 20 分。他们从后楼梯上楼，穿过走廊。她刚打开屋里的电灯，他就一把抓住她的衬衫。

"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解开扣子——"

"让它见鬼去吧。"

他一把从背后撕开她的衬衫，布撕裂的声音突兀刺耳。一粒纽扣脱落了，在光秃秃的木地板上眨着眼。楼下酒吧的音乐隐隐绰绰地传了上来，楼房在农夫、卡车司机、工厂工人、侍女和理发师笨拙而热情的舞步中轻轻晃动，跳舞的人中还有一些从韦斯托弗和列文斯顿来的小流氓和他们在本镇的女朋友。

"嘿——"

"别说话。"

他给了她一记耳光，打得她脑袋向后一仰。她的眼里闪出一种刻板、恶毒的光芒。

“比利，该结束了。”她从他身边退开，乳罩下的乳房挺立着，平坦的腹部上下起伏，牛仔裤裹着的长腿线条均匀，但她却是向床退去。“一切都结束了。”

“当然，”他说，向她扑去，她给了他一拳，出乎意料的重拳打在他的腮上。

他直起身，轻轻晃了一下头。“你把我的眼睛打青了，你这母狗。”

“我还有更厉害的。”

“你他妈的肯定有。”

他们气喘嘘嘘，怒目而视。他开始解开自己衬衫的扣子，同时一丝诡笑出现在脸上。

“你真让我情欲亢奋，笨蛋。我们真来劲了。”每当他喜欢她时总叫她笨蛋。她多少有些冷面幽默地想，这好像是好婊子的代名词。

她觉得自己轻松了一些，脸上也出现一丝笑容，但就在这时，他抡起衬衫狠狠抽在她的脸上，‘并且不动声色像山羊一样一头顶在她的肚子上，把她顶翻在床上。弹簧吱嘎乱响。她用拳头捶着他的后背，但无济于事。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这该死的浑球，放开我！”

他咧着嘴朝她笑着，突然使劲一扯，她裤子的拉链绷开了，她的臀部露了出来。

“给你老爹打电话? ”他嘀咕着。“这是不是你想做的? 啊? 啊? 是吗，老鸡婆？打电话给你那搞法律的狗爹？啊？我要干了你，你知道吗？我要塞满你那烂玩艺儿。你知道吗？啊？知道吗？猪就要用猪血来对付，对吗？就对着你他妈的烂玩艺儿。你——”

她突然停止了抵抗。他停下来，俯视着她，她脸上露出一种

诡怪的笑容。"你一直想用这种方式干，是吗？你这可怜的渣滓。不错吧，是吧？你这个恶心的一根筋的阳萎的不信教的王八蛋。"

他的笑是迟钝和古怪的。"没关系。"

"是的，是没关系。"她说。她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她后仰着，大声咳嗽时脖子上的青筋突了出来——一口痰飞到了他的脸上。

他们沉浸在激烈的无意识的扭打中。

楼下的音乐还在砰砰地响着，喘息着（"我扑扑地吃着白色的药丸／我的眼睛张得很开／上路已有六天，今晚我要回家转"），组成乐队的五个人都穿着缀着金属片的牛仔衬衫和镶着明亮铆钉的新潮牛仔裤。按顺时针方向依次站着主吉它手，节拍器手，小号手，多布洛琴手和鼓手；他们演奏得很卖力气，声音很大，但并不高明，还不时地擦掉眉梢的汗水。没人听见警报声，甚至连第一和第二次爆炸声也没听见；当煤气总管爆炸时；音乐停了下来，有人驶进停车场，大声嚷着着火了的消息，这时克丽丝和比利还在睡着。

克丽丝突然醒了，床头柜上的钟指向 12 点 55 分。有人在砸门。

"'比利！"那个声音声嘶力竭地喊着。"起来！嘿！嘿！"

比利动了一下，翻了一下身，把廉价的闹钟碰翻到地上。"老天，怎么了？"他含混不清地说着，坐起身来。他的背很疼。被那婊子抓的全是长道。当时他没有感觉到，但现在他打定主意要让她弓着腿回家。要让她知道比……

寂静使他打了个机灵。寂静。骑士酒吧到两点才关门；而且透过阁楼满是灰尘的窗户，他可以看见霓虹灯还在闪着亮光。除了坚定的砸门声

（出事了）

这地方就像坟场。

"比利，你在里面吗？嘿！"

“是谁呀？”克丽丝在他耳边问道。在忽明忽灭的霓虹灯光中，她的眼睛闪动着警觉的光芒。

“杰基·塔尔伯特，”他心不在焉地答道，然后抬高嗓门。“什么事？”

“让我进去，比利。我有话要对你说！”

比利站起来，光着身子走到门口，打开老式插销，开了门。

杰基·塔尔伯特冲了进来。他的眼神十分慌乱，脸上满是烟灰。当 12 点差 10 分消息传来时，他正和史蒂夫和亨利一起喝酒。他们坐着亨利的老式道奇敞篷车回到镇上，从布里克雅德山上看见了杰克逊大街煤气总管爆炸的情况。当杰基在 12 点 30 分借了道奇车开回来时，镇子已成了恐怖的废墟。

“张伯伦正在燃烧，”他对比利说，“他妈的整个镇子。学校完了。镇中心完了。西区炸飞了——是煤气。卡林街也着火了。他们说是凯丽·怀特干的。”

“啊上帝，”克丽丝说着从床上爬起来，手忙脚乱地摸索着衣服。

“闭嘴，”比利轻声说。“否则我踢你的屁股。”他又看看杰基，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他们看见她。很多人看见她。比利，他们说她浑身是血。她今晚也在那他妈的舞会上……史蒂夫和亨利没有拿那东西但……比利，是你……那些猪血……是它——”

“是的，”比利说。

“哦，不。”杰基脚下一软，靠在了门框上。在走廊一个灯泡的光线照耀下，他的脸色枯黄难看。“哦，上帝，比利，整个镇子——”

“凯丽灭了全镇？凯丽·怀特？你满嘴废话。”他平静，甚至是宁静地说。在他身后，克丽丝正在快速地穿着衣服。

“去看看窗外，”杰基说。

比利走过去向外张望。东边整个地平线一片血红，天空也被照亮了。就在他张望的时候，三辆消防车呼啸而过。在标记骑士酒吧停车场的街灯映照下，他能看清印在车上的名字。

“婊子养的，”他说。“这些车是从布伦斯威克来的。”

“布伦斯威克？”克丽丝说。“离这儿 40 英里。这不可能……”

比利转向杰基·塔尔伯特。“好吧，发生了什么事？”

杰基摇摇头。“没人知道，还不知道。是从学校开始的。凯丽和汤米成了舞会的帝后，后来有人把两桶血倒在他们身上，她就跑了出去。然后学校就起火了，他们说没人逃出来。然后特迪的加油站爆炸了，然后是萨默尔街的那个莫比尔加油站——”

“斯特各，”比利纠正说。“是斯特各。”

“谁他妈的还管这些？”杰基喊叫起来。“是她，出事的地方都有她！那两个桶……我们当时都没带手套……”

“我会处理的，”比利说。

“你不明白，比利。凯丽是——”

“出去。”

“比利——”

“出去，要不我卸下你的胳膊塞进你嘴里。”

杰基小心地退到门外。

“回家去。别告诉任何人。我会处理这一切。”

“好吧，”杰基说。“行。比利，我只是想——”

比利摔上了门。

克丽丝马上跟了过来。“比利我们怎么办那婊子凯丽哦上帝我们该怎么——”

比利抡圆了胳膊给了她一记耳光，一下子就把她掮倒在地。克丽丝懵了，安静地在地上趴了一会儿，然后捂着脸抽泣起来。

比利套上裤子、T 恤和靴子。然后走向墙角有缺口的瓷洗脸

池，打开电灯，弄湿头发，开始梳理起来，他还弯下腰打量那满是斑点、有年头了的镜子里的自己。在他身后，紧张不安的克丽丝·哈根森坐在地板上，擦着从嘴唇的破口流出的血。

“我来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做，”他说。“我们进城去看看大火。然后回家。你去告诉你老爸，出事时我们正在骑士酒吧喝啤酒。我也对我老娘这样说。明白了吗？”

“比利，你的指纹，”她说。她的声音很压抑，但透着尊重。

“他们的指纹，”他说。“我戴了手套。”

“他们会说出来吗？”她问。“假如警察抓住他们审问他们——”

“当然会，”他说。“他们会说出来。”他的卷曲的头发几乎梳好了。它们在沾满飞虫的灯泡的暗淡光线下发着幽光，就像深水中的涟漪。他的表情很平静，从容不迫。他用的梳子是把有多年历史的爱斯牌梳子，已很破旧，沾满了污垢。这是他父亲在他 11 岁生日时送给他的，至今居然一个齿都没有折断。一个齿都没少。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铁桶，”他说。“即便发现了，指纹也可能烧掉了。我不知道。但只要多伊尔抓住他们中的一个人，我就到加州去。你想干什么随你的便。”

“你愿意带我去吗？”她问。她坐在地板上看着他，嘴唇肿得像黑人。她的眼睛在恳求他。

他笑了。“也许吧。”但他不会那样做。不再有下一次了。“快。我们到镇上去。”

他们下楼，穿过空无一人的舞厅，那里的椅子依然堆在边上，桌上尽是喝到一半的啤酒。

当他们从消防门走出去时，比利说：“这地方真讨厌。”

他们上了他的车，他开始启动车子。当他打开前灯时，克里丝的手一下子捏成拳头抵在腮边，大声尖叫起来。

比利同时也感觉到了，他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喊，

（凯丽凯丽凯丽凯丽）
一个幽灵般的声音。

凯丽就站在正前方大约 70 英尺远的地方。

汽车大灯的远光照在她身上，那诡异的场景就像黑白恐怖影片。她浑身是血，但现在流的是她自己的血了。那把刀仍插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裙子沾满了污泥和草汁。她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下，基本上是从卡林街爬到这里来的，为的是摧毁这座街边小旅馆——也许她的诞生这一悲惨命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她摇摇晃晃站在那里，双臂像老式的催眠术士一样伸向前方，然后她开始一拐一拐地向他们走过来。

一切都发生在刹那之间。克丽丝的第一声尖叫还没有消失。比利的反应能力非常好，他的反应是立即的。他挂上低档，合上离合器，注油。

雪佛莱车的轮胎擦着沥青路，发出尖利的呼啸声，汽车像古代恐怖的食人兽一般弹射出去。挡风玻璃前的人形一下子涨得很大，就在这时那幽灵般的声音越来越响

（**凯丽凯丽凯丽**）
越来越响。

（**凯丽凯丽凯丽**）
就像收音机的声音被拧到最大。时间似乎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框架，一瞬间他们甚至被凝固在动作之中：比利

（**凯丽**就像狗**凯丽**就像臭狗**凯丽**我他妈希望是**凯丽**是**凯丽**你）
和克丽丝

（**凯丽**老天别杀死她**凯丽**并不是要杀死她**凯丽**比利我不**凯丽**到**凯丽**当心**凯**）
还有凯丽本人。

（看见轮子汽车轮子油门轮子我看见**轮子**哦上帝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

而比利突然感到他的车背叛了他，它活了起来，在他手中打着滑。雪佛莱车冒着烟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在地上蹭出一条沟，直排排气管发出噪声，骑士酒吧的护墙板突然不断地变大变大变大

（这是）

他们以时速 40 英里并且仍在加快的速度一头扎了进去，木板在霓虹灯光闪烁的爆炸巨响声中向四处飞散。比利被抛向前方，转向柱戳进了他的身体。克丽丝撞到了仪表盘上。

油箱裂开了，汽油洒在汽车的后部。一截直排排气管落在汽油中，冒出了火苗。

凯丽侧身躺在地上，双眼闭着，粗重地喘着气。她的胸部起火了。

她开始无目的地拖着身躯爬过停车坪。

（妈妈对不起全错了妈妈哦别哦别我要疼死了妈妈我该怎么办）

突然间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只要她能翻过身，翻过身来看看星星，翻过身来再看上一眼，一切就都无所谓了，死而无憾了。

这正是苏在凌晨两点发现她时的情景。

苏在离开多伊尔警长后，沿着街道走到张伯伦洗衣店，在台阶上坐下。她心不在焉地凝视着燃烧的天空。汤米死了。她知道这是真的，并以一种可怕的轻松感接受了这一事实。

是凯丽干的。

她并不知自己怎会知道这一点，但这一信念就像算术一样纯粹和正确。

时间过去了。这没关系。麦克白谋杀了睡眠而凯丽谋杀了时间。真不错。一句警句。苏凄惨地笑了笑。这会是我们的女英雄，16 岁的小甜妞的结局吗？现在不用操心富人俱乐部和白人居住区

了。永远不用了。全完了。烧光了。有个人从她身边跑过，嘟囔着说卡林街起火了。这是卡林街应得的报应。汤米死了。凯丽回家去杀她的妈妈。

（？？？？？？？？？？）

她笔直地坐着，呆呆地凝视着黑暗。

（？？？？？？？？？？）

她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这和她读过的有关心灵感应的书一点关系也没有。她脑子里没有画面，没有神示的强烈白光，她只是明明白白地知道，就像你知道春天之后是夏天，癌是致命的一样，她知道凯丽的母亲已经死了，还有——

（!!!!!）

她的心脏在胸中剧烈地跳动。死了？她审省着自己对这一事件的了解？试图摆脱这种没有根据的执拗的古怪知觉。

是的，玛格丽特·怀特死了。和她的心脏有关。但她砍伤了凯丽。凯丽伤得很严重。她——

再没有了。

她站起身跑回她妈妈的车。10 分钟后，她把车停在布兰奇街和卡林街的拐角处，那里正在燃烧。还没有消防车来救火，但在街两端都放上了木障，冒烟的油洼照亮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电线带电！危险！”

苏穿过两家的后院，从正在生长的树篱中硬挤出一条路，以致身上被那些坚硬的短刺划出很多口子。她在离怀特住宅一个院子远的地方钻了出来，然后穿了过去。

怀特家的房子正喷着火苗，房顶也烧着了。上前去看个究竟是连想也不用想的。但强烈的火光使她看清了一样东西：地上凯丽的血迹。她低着头循着血迹，经过凯丽休息时留下的较大的一滩血迹，穿过另一道篱笆，再穿过柳树街的一个后院，又穿过一道尚未长好的松树和橡树篱。然后是一条短短的荒径——一条人

行小路——蜿蜒地向右侧攀升，与 6 号公路形成一个夹角。

她突然止步不前，感到一种强烈的怀疑。假定她能找到她，那又怎么样？心力衰竭？纵火？被强迫走到疾驶而来的汽车或消防车前面？她特殊的知觉告诉她凯丽什么都能干出来。

（找警察）

她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于是坐在了铺满银色露珠的草地上。她已经找过警察了。即便奥蒂斯·多伊尔相信她的话，那又怎么样？她的脑海中闪过一幅图画，上百个铤而走险的追捕者包围了凯丽，要她缴械投降。凯丽顺从地举起双手，并从脖颈上摘下了头颅，把它递给多伊尔警长，他庄严地把它放进一个柳条筐中，上面标着“人展一号”。

（但汤米已经死了）

行了，行了。她开始哭泣。她用手捂住脸抽泣着。一阵微风刮过小土岗上松林的树梢。更多的消防车沿 6 号公路呼啸而过，在夜色中像一只只巨大的红色猎狗。

（镇子正在化为焦土哦天哪）

她不知自己在那里坐了多久，即便在极短暂的半昏睡状态中，她仍在哭泣。她甚至没有觉察到，她开始沿着凯丽的路线向骑士酒吧走去，就像她不知自己在呼吸，除非她想到呼吸一样。凯丽伤得很厉害，此时正以惊人的决心独自爬着。即便穿过田野抄近路，这里离骑士酒吧还有三英里。当凯丽跌入一条小溪并挣扎着爬出来，水很凉，她浑身颤抖时，苏

（看见了吗？想到了吗？无关紧要）

她还能坚持行走真是惊人。这当然是为了妈妈。妈妈希望她成为天使的利剑，去消灭——

（她也要去消灭）

她站起身，开始笨拙地跑起来，不再费神去追循血迹。她已用不着追循它了。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164—165 页：

不管我们对凯丽·怀特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毕竟它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了。正如迪安·麦格芬在其载于《科学年鉴》的杰出文章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拒绝向前看，我们肯定会付出代价，而且是高昂的代价。

在此出现了一个恼人的道德问题。科学进步已能做到完全分离 TK 基因。在科学界，已多少有人假定（例如，见伯克和汉尼根的论文《论 TK 基因的分离及对控制参数的具体建议》，载于伯克利 1982 年出版的《微生物学年刊》），一旦测试程序建立，所有学龄儿童都将接受常规测试，就像他们现在接受肺结核免疫皮下注射一样。然而 TK 并不是病菌；对感染者来说，它有如他的眼睛颜色一样，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明显的 TK 能力出现在青春期，如果这种假设的 TK 测试在儿童上一年级时进行，我们肯定会较早地了解情况。但就此事而言，早了解情况就等于有所戒备吗？如果结核病的检验结果显示阳性，那孩子可以得到隔离治疗。但如果 TK 的检验结果是阳性，我们除了给他脑袋上一枪外，又有什么治疗办法呢？而且我们又怎么可能去隔离一个最终有能力摧毁所有墙壁的人呢？

况且，即便有可能进行成功的隔离，让一个如花似玉、刚步入青春的小女孩就离开父母，被关进银行的金库度过余生，美国人民会允许这样做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尤其是怀特委员会已经十分卖力地想让公众相信张伯伦镇的恶梦纯属偶然。

确实，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引自苏珊·斯耐尔在缅因州调查委员会的宣誓证词（摘自《怀特委员会报告》，第 306—472 页）：

问：斯耐尔小姐，现在委员会想审查一下你所谓的在骑士酒

吧停车场与凯丽·怀特相遇的证词……

答：你们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问同一个问题呢？我已经对你们讲了两遍了。

问：我们希望确保记录是正确的，每一个……

答：你们想抓住我在撒谎，这是不是你们真正的用意？你们认为我没说真话，对吗？

问：你说你见到凯丽是在——

答：你先回答我好不好？

问：——5 月 28 日凌晨两点左右，对吗？

答：在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之前，我不打算回答任何更多的问题。

问：斯耐尔小姐，如果你以宪法规定之外的任何理由拒绝回答问题，本委员会有权控告你犯有蔑视罪。

答：我不在乎你们有权做什么。我已失去了我所爱的人。把我关进监狱吧。我不在乎。我——我——哦，见鬼去吧。你们所有的人，都见鬼去吧。你们试图……试图……我不知道……迫害我。你们别再烦我了好不好！

（短暂休会）

问：斯耐尔小姐，现在你想继续作证了吗？

答：是的。但我不想被纠缠个没完，主席先生。

问：当然不会，小姐。没有人想纠缠你。你说你两点左右在那个酒吧的停车场遇见了凯丽，是这样吗？

答：是的。

问：你当时知道时间？

答：我当时就戴着你们现在看见我腕上的这块表。

问：当然。但骑士酒吧离你停车的地方不是有六英里远吗？

答：沿着公路走有这么远，但直穿过去就近多了，只有三英里。

问：你走了这么远？

答：是的。

问：你以前作证时曾说你“知道”你正在接近凯丽。你能解释一下吗？

答：不能。

问：你能闻见她的气味？

答：什么？

问：你是根据你的鼻子？

（听众席上一片哄笑）

答：你是不是在捉弄我？

问：请回答问题。

答：我不是根据我的鼻子。

问：你能看见她？

答：不能。

问：听到她？

答：不能。

问：那你怎么可能知道她在那里？

答：汤姆·奎兰是怎么知道的？还有科拉·赛马德？还有可怜的维克·穆尼？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问：小姐，回答问题。这可不是你傲慢无礼的地方和时候。

答：可是他们确实说他们“就是知道”，不是吗？我在报上看到赛马德太太的证词了！消防栓自己打开又是怎么回事？还有油泵的锁自己打开，油泵自动开启？电线自己从电线杆上落下来？还有——

问：斯耐尔小姐，请——

答：这些事情全都收录在这个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

问：这与本次听证无关。

答：那么什么*有关*？你们是在查明真相还是在找替罪羊？

问：你否认你预先知道凯丽·怀特在什么地方吗？

答：当然否认。这是荒唐的想法。

问：噢？为什么荒唐？

答：如果你是在指这其中有某种阴谋的话，这就是荒唐的，因为我发现她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这可不是一种轻松的死法。

问：可是假如你不是预先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你怎么能径直就去了她所在的那个地点？

答：哦，你们真傻！你们听没听到这里来的人所说的话？每个人都知道是凯丽！他们只要用心，就都能找到她。

问：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找到了她。你找到了。你能解释为什么人们不是蜂拥而至，就像铁屑被磁铁吸引一样？

答：她衰竭得很快。我想也许是……她的影响范围在缩小。

问：我认为你会同意这是一个相对没有根据的假设。

答：当然，确实如此。在凯丽·怀特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相对来说都是瞎猜的。

问：随你怎么看吧，斯耐尔小姐。现在我们不妨转到……

当她爬上亨利·德雷恩牧场和骑士酒吧之间的路堤时，她的第一印象是凯丽已经死了。她的身体正在停车场的中央，看上去怪异地变成了萎缩的一团。苏想起了在 95 号公路上看见的被飞驶的卡车和客货两用轿车碾死的动物——旱獭、土拨鼠、黄鼠狼等。

但那幽灵仍在她脑中顽固地震颤着，不停地重复着凯丽·怀特的人格呼号。凯丽的本体，格式塔*。它现在沉默了，不再用小号尖利地宣告自己的存在，而是稳定地抑扬起伏。

无意识的。

* 格式塔：心理学名词。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整体不是其组成部分的相加，而是有其本身特性的。——译注

她翻过停车场边上的围栏，感到火焰的酷热扑面而来。骑士酒吧是一座木结构建筑，所以燃烧得很快。火光清晰地勾勒出后门右侧一辆烧焦的汽车残骸。那么，这又是凯丽干的。她没有走过去看看里面是否有人。这不重要，现在不重要。

她走到凯丽侧身躺着的地方，在火焰贪婪的爆裂声中，她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 她满怀迷惘和怜悯，俯视着那蜷成一团的身体。刀把样子很残忍地凸立在她的肩上，她躺在小小的血洼之中——有些血是从她嘴里流出来的。看上去她在失去知觉之前曾努力想翻过身来。仅凭意识就能杀人放火、拉下电缆的人，现在却躺在地上翻不过身来。

苏跪下来，抓住凯丽的一只手臂和未受伤的肩膀，轻轻地把她的身体翻过来。

凯丽剧烈地呻吟着，眼睛不停地颤动。在苏的意识中，对她的感知能力锐利起来，就像是一幅意识中的照片对上焦距了。

（是谁在那里）

苏不加思索地用同样的方式说：

（是我苏·斯耐尔）

其实不需要想到自己的名字。她想到自己时既没有语言也没有图像。领悟到这一点突然使一切变得近了，真实了，于是对凯丽的同情冲破了受惊之后感到的麻木。

而凯丽则恍惚而麻木地责备道：

（你骗了我你们都骗了我）

（凯丽我甚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汤米）

（你们骗了我就出了这事骗人骗人骗人卑鄙的欺骗）

形象和情感以令人吃惊和不可置信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血。悲伤。恐惧。一系列恶作剧中的最后一次恶作剧：它们以令人晕眩的速度重新闪现在眼前，苏感到头昏眼花和绝望无助。它们各是可怕事件的全景画面的一部分。

（凯丽别别别伤害我）

现在姑娘们开始掷卫生巾，有节奏地叫喊，哄笑，苏的脸出现在她自己的意识中：丑恶，滑稽，一张大嘴，显出残忍的美丽。

（看看这些下流的玩笑看看我的一生就是一场下流的玩笑）

（看呀凯丽看看我的内心）

于是凯丽看了。

这种感觉是恐怖的。她的意识和神经系统成了一个图书馆。一个处于绝望之中的人正在其中跑着，手指轻轻拂过书架上的书本，抽出一些，浏览一番，又把它们放回去，任凭一些书掉在地上，书页在记忆的风中

（看一眼那是我一个小孩恨他爸爸哦妈妈张大嘴巴哦牙齿警察推我哦我的膝盖汽车想去开车我们要去看塞西莉姨妈妈妈快来我尿裤子了）

疯狂地簌簌作响；这个人不停地跑着，最后来到标着“汤米”及小标题“舞会”的书架旁。书翻开了，种种经历闪过，脚注全是表示感情的象形文字，比罗塞塔石碑*的文字复杂得多。

看。发现的东西比苏本人察觉的还多——对汤米的爱，妒忌，自私，在邀请凯丽一事上迫使他服从自己的需要，对凯丽本人的厌恶，对德斯佳汀小姐的憎恨，对自己的憎恨。

（她本可以把自己的事管得更好，她确实就像一个讨厌的癞蛤蟆）

但对凯丽本人没有恶意，没有将她置于大庭广众面前羞辱的计划。

在她最隐秘的隧道中被奸污的焦虑不安感消退了。她感到凯丽已苏醒，但仍然衰弱和疲惫。

---

* 1799 年在埃及罗塞塔镇附近发现的古埃及石碑，其碑文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文字以及希腊文字刻成。——译注

（你那时为什么不饶我一回）

（凯丽我）

（那样妈妈也许还活着我杀了我妈妈我要她哦我的胸口疼我的肩膀疼哦哦哦我需要妈妈）

（凯丽我）

这念头无休无止，没有办法结束。苏突然被恐怖所淹没，更糟糕的是她无法找到一个词形容它：这个躺在油迹斑斑的沥青路上流血的怪人，在痛苦和死亡面前，似乎突然变得毫无意义和可怕起来。

（哦妈妈我害怕妈妈妈妈）

苏试图离开，让意识解脱出来，以便让凯丽至少拥有独自死去的隐私，但她却欲罢不能。她觉得自己也正在死去，所以不想看见她自己可能的结局的预演。

（凯丽让我走）

（妈妈妈妈妈妈哦…………）

意识中的尖叫声达到了一种炫耀的地步，它难以置信地渐强，然后突然消失了。一时间苏好像看见一点烛光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漆黑漫长的隧道中。

（她要死了哦我的上帝我在感到她的死亡）

就在这时，灯光熄灭了，最后一个有意识的念头是

（妈妈对不起在）

然后它中断了，苏被抛入身体末梢神经无思想、近似白痴的悸动，这种状态要持续数小时后才会消失。

她跌跌撞撞地挣扎出来，像瞎子似地双手伸向前方，朝停车场的边上走去。她在齐膝高的护栏上绊了一下，滚下路堤。她站起身，又跌跌撞撞地走进了田地，那里弥漫着一片神秘的白色薄雾。蟋蟀漫不经心地唧唧叫着，一只夜莺

（夜莺有人要死了）

在清晨的寂静中鸣叫。

她跑起来，胸部深深地呼吸着，躲开汤米，躲开火焰和爆炸，躲开凯丽，但主要是躲开那最终的恐惧——那最后闪亮的念头被迅速带入永恒的黑暗隧道，接踵而来的是乏味电流的单调愚蠢的嗡嗡声。

残留的影像很顽固，但还是开始消退，在她无意识的脑海中留下一片愉快、清爽的黑暗。她放慢了脚步，停下来，开始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已经发生。她站在雾蒙蒙的广阔田野中，等待着它的完成。

她急促的呼吸变慢了，越来越慢，像是突然被荆棘丛挂住了——

然后在一声嚎叫、一声受骗后的呐喊中，沉郁的闷气一下子排空了。

因为她感到暗色的经血正在她的大腿上慢慢地往下淌。

第三部　破　　灭

韦斯托弗仁济医院死亡报告

姓名 怀特　凯丽塔　N.　　经办人 RM
(姓)　(名)　(中间名)

地址　缅因州张伯伦镇卡林街 47 号　邮政编码 02249

急诊室　无　　救护车　16 号

治疗　无　　送达医院当即死亡　是√　否

死亡时间　1979 年 5 月 28 日凌晨两点（大约）

死亡原因　出血　休克　冠状动脉闭合暨／或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可能）

死者指证人　苏珊·D. 斯耐尔　缅因州张伯伦镇后张伯伦路 19 号　邮政编码　02249

直接亲属　无

尸体去向　缅因州政府

经办医师　医学博士哈罗德·凯布勒　（签名）

病理学家　TM　（签名）

引自美联社总社自动收报机 1979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收到的电文：

美联社缅因州张伯伦电：州政府官员称张伯伦镇死亡人数达 409 人，尚有 49 人被列在失踪名单内。有关凯丽塔·怀特和所谓的“TK”现象的调查仍在进行中，不

断有传言称对怀特姑娘的尸检发现其大脑及小脑结构均有异常。该州州长已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整个悲剧。结束。

美联社 0303N　6 月 5 日最后报道。

引自《列文斯顿太阳日报》9 月 7 日星期日版第 3 页：

TK 的遗产：焦土与焦心

张伯伦电——舞会之夜如今已成历史。俗话说时间能愈合所有的创伤，但缅因州西部这个小镇遭受的伤害却是致命的。镇东部的居民区依然如故，街上有二百年历史的橡树依然优雅地挺立着。莫林街和布里克雅德山上漂亮的坡顶小楼房和牧场式平房整洁无损。但与这幅新英格兰田园风光相毗邻的是焦黑残破的闹市区。许多整洁住房的前草坪都立起了“出售”的招牌。只有门上挂着的黑纱表明哪些房子仍有人居住。这些日子，张伯伦街上最常见的就是联合搬家公司的淡黄色卡车和大小不一的橙色拖车。

镇上主要的企业张伯伦染织厂依然存在，五月那两天肆虐镇上的大火没有殃及它。但自 6 月 4 日以来它就只能开工一班，据厂长威廉·A. 钱伯利斯称，还很有可能进一步缩减。“我们有订单，”钱伯利斯说。“但你总不能经营一个没有工人来上班的工厂。我们没有工人。8 月 15 日以来我已收到 34 人准备离职的通知。我们现在能看着办的事只有关掉染房，把活转包出去。我们不愿意让工人走，但这事已关系到经济上的生存问题。”

罗杰·费伦已在张伯伦住了 22 年，在染坊中也工作了 18 年。这期间，他从每小时挣七角三分的打包工升为领班；但他对自己现在可能失业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无动于衷。“我会失去不错的收入，”费伦说。“这不是你能轻易接受的事。我和妻子谈过多次。我

们可以卖掉房子——它至少值两万元——尽管我们可能连一半钱也卖不到，但我们可能还会这样做，卖了它。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真的不想再在张伯伦住下去。无论如何，张伯伦已不适于我们居住了。”

这样想的绝不只是费伦一人。亨利·克利是一家名叫克利果品店的业主，这家店兼营香烟和汽水，舞会之夜它被夷为平地，但他并不想重建它。“孩子们都不在了，”他耸耸肩。“如果我重新开张，这里一定是鬼影憧憧。我打算拿了保险金，退休到圣·彼得堡去。”

1954 年时，曾有飓风给伍斯特市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损失。但一周之后，四处就响起了锤子的敲打声，空气中弥漫着新木头的清香，以及乐观和充满人类活力的气氛。而今年秋天的张伯伦却全然不同。主要街道上的瓦砾已被清除，但仅此而已。你所遇见的人，脸上堆满了绝望的麻木神情。男人们在沙利文街拐角的弗兰克酒吧一言不发地喝着啤酒，女人们在后院里谈论着彼此的悲哀和损失。张伯伦已被宣布为灾区，政府提供了资金，帮助重建镇子，并已开始重建商业区。

但近四个月来张伯伦的主要生意是葬礼。

现在已知有440 人死亡，另有18 人下落不明。死者中有67 人是即将毕业的尤恩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也许正是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原因，都更使张伯伦人失魂落魄。

这些学生是在 6 月 1 日和 2 日举行的兰次公祭中被安葬的。追悼仪式于 6 月 3 日在镇广场举行。这是笔者见到的最感人的仪式。出席者有数千人。当原有 56 人现减少到不足 40 人的学校乐队演奏校歌和葬礼号时，全场一片寂静。

一周之后，在邻近的莫顿学院举行了沉闷的毕业典礼，仅有 52 名学生幸存得以毕业。致毕业告别词的亨利·斯坦佩尔在说到一半时泪流满面，不能自已。仪式之后没有举行毕业晚会；毕业

生拿了证书就径直回家了。

随着夏天的流逝，有更多的尸体被发现，于是灵车依然在奔驶。对一些居民来说，伤疤每天被揭开，伤口不断在流血。

如果你是上周在张伯伦镇漫游的众多猎奇者之一，你看到的是一个在精神上患了不治之症的镇子。有几个失魂落魄的人在连锁商店的走道上走来走去。卡林街上的公理会教堂没有了，被大火焚毁了。但砖结构的天主教堂依然耸立在埃尔姆街上。位于梅因大街外围的漂亮的卫理公会教堂，尽管被火燎过，却没有损坏。然而上教堂的人寥寥无几。老人依旧到法院广场的长椅上坐坐，但对下棋甚至谈话都丧失了兴趣。

人们总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正在等死的城镇。就这些日子而言，说张伯伦永远不会重现往昔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接近真实的说法，是张伯伦根本就不会再存在了。

摘自亨利·格雷尔校长6月9日给教育局总监彼得·菲尔波特的信：

……所以我感到我已不能再继续担任现在的职务，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我更有远见的话，这样的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您和您的同事同意，我希望您能接受我从7月1日起辞去现职……

摘自体育老师丽塔·德斯佳汀小姐6月11日写给亨利·格雷尔校长的信：

……现在我将我的聘约退还给您。我觉得如果继续任教我会杀了自己。夜深人静时我总在想：如果当时我能伸出手帮助那姑娘，如果……如果……

在曾是怀特家的房基前，草坪上用油漆写着：

凯丽·怀特因她的罪孽而烈火焚身基督不会坐视不管

引自迪安·D. L. 麦格芬的《心灵致动：分析和后果》(载于1981 年《科学年鉴》)：

作为结论，我想指出，当局用官僚主义的做法——我这里特指所谓的怀特委员会——掩盖凯丽·怀特事件，实在是如同玩火。政客们似乎极想把 TK 作为一个千载难逢的现象。尽管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却是不能接受的。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再次发生的几率是 99%。现在是我们未雨绸缪的时候了……

引自约翰·R. 库姆斯著《俚语精解：父母指南》(纽约灯塔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第 73 页：

欺骗凯丽：引起暴力或毁灭；伤害；混乱；(2) 纵火（源自凯丽·怀特，1963—1979 年）

引自《爆发的潜能》第 201 页：

本书上文曾提到，在凯丽·怀特的一本笔记本中，有一页上反复抄着六十年代著名摇滚诗人鲍勃·迪伦的一句诗，她好像是在绝望中抄的。

那么用鲍勃·迪伦另一首歌的几句词来结束本书也不会是不恰当的，这几句词或许能作为凯丽的墓志铭：*我希望能为你写一曲平淡的旋律/它能拯救你，亲爱的女士，不去发疯/它能让你轻松，冷静/止住你无用又无意义的知识造成的疼痛……**

---

* 鲍勃·迪伦著《墓碑曲》的歌词。版权所有© 1965 年，M. 惠特马克父子公司。版权所有，翻版必究。使用须经华纳兄弟音乐公司允许。

引自《我的名字叫苏珊·斯耐尔》第 98 页：

现在这本小书写完了。我希望它卖得好，这样我就能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去。我想要将诸事思考一番，以决定从现在到我的光被带入那长长的黑暗隧道之间的这段日子，我要做哪些事情……

引自缅因州调查委员会关于缅因州张伯伦镇 5 月 27—28 日事件的结论：

……所以我们必须断定，尽管有关的尸体解剖显示了某些细胞的变化，这也许说明某种超常力量的存在，但我们认为没有理由相信这种事情会再次发生或可能发生……

摘自住在田纳西州罗亚尔诺布的阿米莉亚·詹克斯 1988 年 5 月 3 日写给住在佐治亚州梅肯的桑德拉·詹克斯的信：

……你的小外甥女正在疯长，年仅两岁，她的个子可太大了。她长着和她爸爸一样的蓝眼睛和我一样的金头发，但它很可能变深。而且她长得真漂亮，有时她睡着时我想她真像我们的母亲。

有一天她在屋旁的泥地玩耍，我躲在旁边看见一件最好玩儿的事。安妮和她的哥哥们玩石子，那些石子自己会动，跑来跑去，安妮咯咯笑着，但我有点害怕。有些石子上下跳动。我想起了奶奶。你还记得那次法院的人追捕彼特，奶奶笑着笑着他们的枪就从手里飞出去了。她还经常让她的摇椅摇动，而她并没有坐在上面。我一想到这事就情绪不好。我希望她别像奶奶一样得心脏病，记得吗？

好了我要去洗东西了，问候里奇，有空时写几个字寄来。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安妮漂亮极了，她的眼睛亮得像扣子一样。我打赌有一天她会把世界给震了。

爱你的

米丽亚

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小镇上，十七岁的高中女生凯丽过着悲惨的生活。在学校，她受尽同学的欺辱，在家则生活在宗教狂母亲的阴影中。她不知自己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毕业舞会上，这力量爆发了，倾刻间将学校、甚至小镇化为灰烬……

美国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的这部作品将让你毛骨悚然。

ISBN 7-5001-0432-4

9 787500 104322 >

封面设计：常燕生

ISBN 7-5001-0432-4/H·152

定价：　8.00　元

書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霏凡论坛
BBS.CRSKY.COM

观者 OCR、一校

2010 年 5 月 9 日星期日

09:53:32

观者邮箱：ljctt@263.net

观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eeseasee

观者 QQ：1139496397